

冥淪滄長九壤之悲至於三十六社士番被髮文身型化未沐含生質性覆被同章爲衣而肉爲食猿鹿是伍何知布粟之積巢斯處而穴斯居
 風雨飄零不解宮室之美鹿射打牲以饗爲未結亦男騾女無葬娶與室家唯々々々乃始以市買而通漢繼因土地而交爭戰鬪靡繼
 信漢人果有神助福原日警疑番衆殆是天亡生雖愚陋無知白刃可蹈死亦沈寃莫釋碧血難消更有黃髮少年白衣壯士奮孤忠而討賊識大義
 以勤王當孫恩猖獗之時亦度循縱橫之會咬吞鯨鯢思破卵營巢大施樓船尙待焚維拔幟乃父老深明順逆士女爭饋靈粟生擒醜類投醜
 效前驅破敵功成聖海身喪黃泉莫敢姓名未蒙卹典忠誠不滅義魄何安方今天子懷柔澤周海外嘉章番之惡義負籍歸誠憫絕域之初通設官
 布化授地分田隄諒有截利食免稅鱗册無煩十二年教養涵濡七萬戶謳歌鼓舞漢庶則成家安族都忘鋒鏑之艱番製亦鑿雨動雲漸有衣冠之
 象生人安矣受福方長死者哀哉含悲何極萬衆膏燭之鬼不爲餒而類年疫癘之災良有以也榮等共贊此土保赤爲懷番民番之錯處日久而安
 念冥漠之沈淪心悲以側發廣安民之惠更修祀典之壇建旛招魂設屋爲主傳集三籍各社香長消吉致祭俾知忘身保衆死事無別乎公私木本
 水源此日猶申其禮祀節禮既置足以栖靈生籍雖殊何妨共食齋身以爭地身亡地喪命復何爭爲漢以怨番漢陸番和可以無怨如果贊兩釋
 自能厲氣滄滄漢乘風而內渡速返疆閩番超脫於沈淪各登善地從此人鬼相安民番永樂殊方異域皆成舜日幾天滯魄冤魂盡化和風甘雨豈
 不休哉尙鑒

同治年間に於ける現状

斯くの如くにして風俗の支那化は加速の勢を以て進みしもの、如く同治の初年に成れる淡水廳志には左の如くに言へり

風俗之移也、十年一小變、二十年一大變、淡水番黎、較四邑爲多、今自大甲至雞籠諸番、半從漢俗、即諳通番語者、十不過二三耳、誘而馴之、罔不遵禮義化也、

又放繚社の口碑によれば鳳山方面に在る土蕃は原と輕舸を茫洋に放て屢々小呂宋（乃ちマニラ）地方に往來せしも清政府は斷然航海を禁じ竟に其の風を絶てりといふ

第三節 生蕃の教育及び化育

第一項 臺東の蕃人教化

光緒元年臺灣史上の一維新たる後山開撫の議を決行せらるゝや之と共に蕃學を設け蕃童を教ふるの畫策を立て撫墾委員をして教育の事宜を兼掌せしめたり當時船政大臣沈葆楨及び福建巡撫王凱泰の鑒定を以て「訓番俚言」一篇を編し支那の初學の教科書なる三字經に倣ひ體を五字句として綴り蕃俗の陋を改め文明の化に向ふべき要旨を諄々細説せり其の文に曰く

天地生萬物	惟人爲至貴	鳥獸與昆蟲	均皆有其長	鳳凰長羽族
百鳥聽約束	麒麟長毛族	百獸羣悚惕	中國有皇帝	萬邦咸悅服
爲民設官府	爲民謀衣食	內有六部官	外分十八省	兩省一總督
省各設巡撫	宣政有布司	理刑有按察	鹽道管鹽務	糧道督糧米
巡道與兵備	分巡各外府	知府轄一府	知縣管一經	二府與三府
督捕竝水利	撫民兼治民	理番專理番	上下有等級	皆爲朝廷官
上宣天子德	下理百姓情	愛民如赤子	使皆爲善良	惡民爲盜賊

擊究不容寬	殺人者受刑	搶擄者治罪	無分番與漢	一體敷教化
鳥獸有毛羽	人當有衣冠	番在邊野中	苦無綿與絲	所以男與婦
豈無羞恥心	豈無衣冠志	奈處荒僻地	官長難兼顧	今逢聖主朝
為爾籌長計	兩宮皇太后	為女中堯舜	內有良股肱	外有賢疆吏
欽派有大臣	和衷期共濟	道臺與知府	臺防同縣令	網繆思保衛
籌餉兼籌兵	冒險赴爾境	曉諭費苦心	賜爾衣與帛	開闢樺莽路
南北可相通	東西無阻礙	教爾通言語	得為中華人	為爾設義學
讀書識理義	當知君王恩	在家孝父母	有兄當敬兄	有弟當愛弟
男女當有別	隣里要相親	切勿思殺人	殺人要償命	切勿好爭鬪
爭鬪傷和氣	田地勿荒蕪	各宜勤耕種	荒地廣開墾	積糧防歲饑
多植棉與麻	緝績學紡紗	漸教機織布	不愁無衣褲	多求松杉秧
隙地儘栽種	不過六七年	即能成大樹	材可架屋宇	枝葉炊爨用
牛車甚有功	惜不利山徑	更求單輪車	仿式依樣製	可以用手推

可以代肩負	沙地難蓄水	更應開溝渠	或多穿沙井	桔槔汲灌溉
種稻當去莠	耘耔不可廢	糞土當儲備	不可任拋棄	疾病當用藥
不可信符咒	藥宜講泡製	醫局擬官置	痘症多奇險	代設牛痘師
可以保生命	可以無憂虞	男宜薙頭髮	女學梳頭髻	臉宜常洗淨
日日不可間	身不宜刺紋	脚須穿襪履	雨宜戴箬笠	不可聽淋漓
烈日戴草帽	不可任曬曝	人有人裝扮	豈可同禽獸	但須從儉樸
不可務華飾	華飾要錢財	徒動盜賊心	番俗亦有理	各設笆樓館
莊中有公事	會議於此間	男未娶婦者	住在此樓中	犯罪有定例
罰不過酒食	但無答與責	恐不知警戒	男女相歡悅	無有父母命
不須媒妁言	似非匹配禮	欲達聖主情	當通番人意	聊譏鄙俚句
俛與番童歌	爾等從今後	當改曩日習	恪聽長官訓	洗心為好儂
爾無害人心	自無人戕害	何必持鏢鎗	何必佩刀劍	劍可賣買牛
刀可賣買犢	永為良農氓	歡聚慶長生	酒是儀狄作	本可為禍胎

番人多喜飲	亦難全禁絕	但當隨量喫	不可過於醉	一醉多生事
禍起於俄頃	殺人與犯上	憫不畏於死	可惜七尺軀	死於一甌酒
爾等當醒悟	爾等當戒謹	番地多溪港	水深涉不易	何不造小橋
或結竹排渡	竹木番中多	可無沈溺慮	路長結茅亭	可以庇風雨
隨處做好事	自有天眷顧	各社相往來	不必懷猜忌	彼此結婚姻
喜慶常聚會	敬老與慈幼	心田不要壞	長作太平民	豈不共稱快
無分番與漢	熙々億萬世			

次で光緒五年南路撫民理蕃同知袁開柝は卑南より新開園及び成廣澳に至る間に十八所、璞石閣より花蓮港に至る間に二十六所の義學を設けることを計畫し是歲卑南、馬蘭坵社、璞石閣、水尾、拔仔庄、花蓮港等の要地に實施し蕃童を招徠して教育を施せしが越て二年には蕃童にして臺灣支那語を解するもの多かりしと云ふ

光緒七年通事張芳茂といふものをして蕃童の優等なるもの數十名を率ひ臺灣府に至り臺灣に於ける文物の盛況を目撃せしめ以て其改化の基礎となせり

當時蕃學堂に施設せし教科目は讀書習字にてし讀書には「訓番俚言」を用ゐる習字には漢字を模寫せ

蕃童の生活

しめ時に通事をして蕃語を用ゐて其の大意を講解せしめしが渾て教授に興味なく加ふるに蕃童にして其の教る所を理解せず或は無味の教授に倦怠して作法を失ふものあれば教師は嚴酷なる呵責を加へ甚しきは之を毆打する等の所爲ありしより多數の蕃童來り學ぶを好まず教師も亦多くは其の職に忠實ならず概ね在職一年内外にして去り光緒十年の頃には殆ど名ありて實なきの姿を爲せり

要するに臺東に於ける撫墾の施設は先づ平地を主としたるを以て其の教育を及せる蕃人も重に「プユマ」及び「アマミス」の二族にして他の「ペイボ」(中央部の平埔及び北部の加禮宛)族の如きは之を支那人と同一視し特別なる教育を施すに至らざりしもの、如し

其の一般蕃人の教化に就きては光緒五年時の統領中南北三路諸軍辦理撫蕃事務たりし吳光亮は「化番俚言」三十二條を制定し通事をして其の趣旨を蕃語に譯し各社蕃人に宣講せしめんことを期せり其の訓條縷々數千言蓋し支那に於ける教育の綱領として認めらるゝ聖諭廣訓に擬せしもの、如し

化番俚言

化番俚言

常戴花翎當 記名提督軍明統領臺灣後山 中南北三路諸軍辦理開墾撫蕃事務鎮守福建臺灣等處地方水陸
穿黃馬褂 掛印總鎮誠勇巴圖魯帶尋常加三級吳爲、曉諭事、照得、爾等番衆、分聚臺灣後山、未歸王化、未
通人道、已數百餘年於茲矣、本鎮奉命統領中南北三路各軍、開山撫番、已歷五載、所有後山各路
番社、罔不加意撫循、廣爲教導、其有兇殘頑梗、抗拒官軍、不受招撫者、亦皆親統大軍、嚴加痛

劉、以張天威、如何棉山、納々、加禮宛等社、均經掃穴搗巢、擒渠斬壤、爾等番衆、或得之目擊、或得之耳聞、可爲殷鑒、上年番情大定、本鎮會商總理全臺營務處臺澎提學道夏、稟咨、福建巡撫部院 閩浙總督部堂 設立招墾局、委員經理、爲爾等制田里、教樹畜、以冀爾等化番爲民、第有養不可無教、復設立番學、延請蒙師、招置番董、教之以讀書識字、使爾等沾染聖教、沐浴皇仁、盡爲熙朝赤子、惟念爾等番衆、於人情物理、懵然無知、即蒙師手示口言、亦恐不能詳盡、因擬立化番俚言三十二條、刊刷成本、頒發爾等各社各學、以便日逐觀覽、並令蒙師於授學之餘、講而指示之、俾知人情、而通物理、合行諭飭、爲此示、仰爾番衆人等、務將後開條款、時常誦讀、默記於心、中間所列者、皆人倫日用之常、使爾等易行、所言者、皆淺近鄙俚之語、使爾等易明、爾等務須逐一遵守、將見蠻夷僻陋之俗、轉成禮義廉讓之風矣、各宜慎遵、毋負厚望、切々特示、

計開化番俚言三十二條

右諭後山各路衆准此

光緒五年五月 日示

一、設局招撫、以便民番。現在中路璞石閣、北路岐來、南路卑南、均已設立招撫局委員、爲管理地方起見、爾等或因庄內滋事生端、或恃強爭佔欺凌等事、或營中勇丁強買強賣、籍端訛索等弊、許即告知該庄頭目、先行理論、倘係判理不清、即行邀同頭目、赴就近招撫局、具實稟報、定必

拘傳被告之人、分別是非、秉公懲辦、爾等素屬愚蠢、切不可有事、不敢見官、不敢稟告、以致自己吃虧、今後各庄務須遵照辦理、毋得生畏、

一、舉委頭目、以專責成。蓋頭目係爲一社一庄之主、即官府亦皆信任之、爲頭目者務行正道、學習規矩、講求禮貌、公正辦事、約束衆番、倘有不服教訓、仍敢爲兇作惡、該頭目聞知、即傳該庄小頭目、傳知長者、帶同犯事之人、嚴行儆戒、倘仍頑梗、即鳴衆細綁、送官究治、若頭目辦事不公、爲出結擔保之頭目是問、長者縱容子弟、滋生事端、由頭目稟官、即將縱容之長者究辦、蓋朝廷以莫大之恩、招撫爾等爲民、無非欲爾等知禮識義、改惡從善、將來或讀書通達、入學中學、以及做官、或務農勤墾、積蓄富有、豈非家庭之樂、爾等頭目戶丁、務須激發天良、匪勉圖之、是爲至要、

一、首訓頭目、以知禮法。爾既爲頭目、通庄社丁番衆所共仰望之人、查各庄男女老幼、大庄數千人、小庄或數百人不等、皆賴該頭目公正管束教訓、倘頭目不好、則破庄滅族、皆爲此一人所累、爾頭目無事、亦要常川謁見官府、學習禮儀、以廣見聞、回家教訓社中子弟、互相傳習、久則惡習、不期化而自化、居然盛世之良民矣、

一、分給工食、以資辦公。蓋設立正總頭目及副總目、以爲各庄之主、別又選各庄正副小頭目、以爲一庄之主、各戶番丁有事、須稟告本庄正副小頭目、如正副小頭目辦理不清、即轉告正總副頭目

調停、不得自作自爲、凡各庄小頭目、務要遵總頭目之訓、各戶番丁、亦須遵本庄小頭目之戒、其各總副大頭目、及各庄正副小頭目、均歸官府約束、倘有何名頭目辦事不公、亦由爾番戶告知總副頭目責辦、如總副頭目判理不公、遂稟告官府、究責開革、別舉公正者補充、惟計各頭目、原不能枵腹辦公、本軍門酌量、如係該庄內已耕水田、一甲種谷者、每年抽谷一石五斗、按甲抽收、如係旱地埔園、播種雜糧者、十分抽一、或遇水旱風災、荒歉無收、請官酌量減抽、以爲各頭目工食、每年議給正總頭目二十石、副總頭目十六石、各庄正副小頭目每名十二石、以爲辦公食用之資、除給各頭目之外、如有餘存、留爲通庄公費、每年收到多少、支用多少、由總副頭目開列清單、貼在公廳、俾衆人共知共見、別照列數單、發交各該庄正副小頭目收存、以備存查核算、俟三五年後、耕種已成、田地已好、其起稅升科、由官照例辦理、爾各頭目既受衆人工食、則當勉爲衆人秉公辦事、至通事抽收番貨、嗣後永遠禁革、

一、改社爲庄、以示區別。蓋內地百姓、所居之地、均稱某村某庄、未有稱爲社者、茲本軍門恩准、爾等安居故土、其社名改名爲庄、爾等將來置買田業、立契書券、一切皆照現改庄名辦理、以歸畫一、

一、約束子弟、以歸良善。爾等番衆少年子弟、皆不明理、好勝生事、恃惡爲非、爾各頭目、若不隨時教訓、多方責、則在庄不免欺壓良家、在外不免行兇作惡、鬧出大事、連累全庄、爾等頭目

番長、務必隨時嚴行約束、隨時教訓、倘有恃蠻不遵、合衆細鄉懲治、或送官究辦、以儆兇橫、而安良善、

一、禁除惡習、以重人命。恭查大清例載、故意殺人者斬、幫同加刃者絞、知情不報者治罪、律有明條、罪在不赦、查爾番社向以所殺人頭割取回家、各番出酒相賀、敬羨其能、以酒灌入死人口中、從喉嚨流出、用器盛其血酒、羣相歡飲、牽手長歌、兇番即將人頭懸在門前、並將死人頭髮、繫在標鎗桿上、再次殺人亦如是、番俗以殺人多者爲好漢子、試問他人將爾本身或父母妻兒無辜殺害、照樣施爲、問心何如、今爾等既受撫向化、自當遵守國法、洗除惡習、勉爲良善之人、速將此項人頭髮記收埋在外、嗣後永遠不得擅殺民番、如再故犯前事、該社頭目即將起意殺人及幫手之兇番、鳴衆細送到官、審訊情實、立將兇手斬首示衆、以爲逞兇殺人者戒、頭目出首細送兇犯到案者、給予賞犒、如該社頭目知情容隱、不將兇犯送案者、革除治罪、仍勤限親屬交兇、務獲懲辦、方能完案、自此次告誡之後、如若查出爾等仍有舊日人頭、不行收埋者、即將該兇番重責一百板、仍勒令收埋、並將不職頭目責革不貸、以重人命而彰國法、

一、禁止做賽、以免生事。查爾等不肖少年、嗜好飲酒、三五成羣、聚飲一處、挽臂歌舞、听々呵々、社中婦女、嘻笑唱和、以此爲樂、名爲做賽、酒闌醺醉、角口稱強、互相鬪毆、因而生事者甚多、今與爾約、嗣後不得如前飲酒生事、社番頭目不禁、一同做責、願爾等同爲安分良民、不

犯王法、豈非樂事乎、

一、保護商旅、以廣貿易。現在後山中南北一帶地方、業經開闢、招民墾種、通商貿易、設官招撫教訓、爾等改除陋俗、學習生財之道、從此可護無究之利益、將來更受不盡之福澤、查爾等從前不知耕稼、野處窮荒、以畋獵為生涯、終日露宿風殫、跋涉奔馳、不知所異禽獸幾何、出山與民易換食物、幸遇風平浪靜、有船裝載貨物到境、與爾易換鹿皮鹿筋、所得又不值幾何、若遇風帆不順、欲換酒鹽、尙不可得、今自開山以來、兵勇雲集、商民繹絡不絕、百物齊備、任意交易、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即挑柴運木、舂米洗衣、婦孺亦得資財飲食之益、較之昔年、何等利便、其通事頭目、邀賞頂戴衣冠、何等榮耀、況將來做官食俸、世受皇恩、上而榮宗耀祖、下及子々孫々、何等清高貴重、受福無究、豈不勝爾日前之奔逐無休乎、可見商旅到境、宜實力保護、公平交易、切勿欺凌生客、以致商賈畏懼不來、不獨利益無由而得、而且有干朝廷法紀、難保身家性命、爾各凜之、

一、遣風船隻、丞宜救護。查臺灣孤懸海外、風浪最為猛烈、中外商船過其地者、常有打破之虞、爾等如遇船隻遭風、漂流到境、如船已破壞沈水、尙有生人喊救者、則先駕艇、撈救生人上岸、負回家中、予之飲食、妥為款待、一面飛報、就近防營、將此難民、交官照料、不准撈取船上貨物、如係失事船主客商、僱倩爾等、打撈船上貨物、爾等既受人所僱、必須盡心竭力、逐件撈起、

點交船主客商查收、毋得偷竊分毫、顧全他人血本、如若船沈人沒、即當報知防營、聽候官長辦理、亦不可匿報、擅行打撈船上貨物、致干重咎、如敢乘機撈搶、與及殺害難民、一經查獲、就地斬首、懸竿示衆、並將該社頭目通事革除、嚴加懲治、以儆效尤、

一、安分守己、以保身家。爾等已經歸化、自應凜遵天朝法紀、屏除一切惡習、真心向化、以農事為根本、勤耕廣種、所得谷米薯芋、瓜菓菜蔬、柴草竹木、山禽野獸、百貨可以易換衣物、遇有口角微嫌、告訴頭目、自能為爾排解、縱使被人欺凌毆打、稟告到官、有官為爾公斷責罰、不用自己動手報仇、如爾等不聽告誡、任性妄為殺人放火、毆傷人、與及藐視官長、凌辱軍民、干犯前事、便是不法之人、一經頭目拿獲送案、定必按法懲治、如該社頭目番丁不肯緝送兇犯、以致官軍到社拘拿、該社番衆、膽敢奪犯拒捕、致傷官軍者、悉照上年烏漏阿棉^{オロアン}、加禮宛等社糾衆反撫故事、一體嚴加懲創、決不姑寬、前車可鑒、爾各戒之、切々勿踏喪身滅社之罪、

一、彼此各庄、宜相和睦。爾等番衆、平日殺戮成風、強橫成性、偶有小事不合、遂至互相尋殺、禍無了期、實屬可憫、自今以後、倘偶小事相爭、該庄頭目當力為排解、如或不能和解、則再請鄰庄總頭目分辦道理、誰是誰非、務為勸息、否則稟官、為之分斷、切勿恃血氣之方剛、混行鬪殺、自取殺身之禍、後悔莫及矣、

一、分別五倫、以知大體。何謂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君為至尊、為臣者當盡忠、臣

係朝廷命官、爾等叨見官府、必須恭敬、肅靜侍立、毋得亂講亂笑、肆無忌憚、爲父當慈愛子女、不可使之饑寒、子女稍長、則教之以禮義廉耻、不可任其妄爲、爲子須孝順父母、盡心奉養、不可忤逆、至爲兄長者、須友於弟、如弟年幼、則提携撫養、稍長則隨時教訓、不可妬忌、不可嫌棄、爲弟者更要恭敬兄長、聽從教訓、不可恃權干瀆、夫婦須要和順、勿因小過反目分離、朋友相交、須以信義、凡係公正之人、最宜親近、其兇惡之輩、切勿與交、此乃五倫之要道、爾等須分別遵從、切勿違忽、

一、奉養父母、以報深恩、查爾番民等、不惟無孝順父母之心、時見忤逆父母之事、幼少則侍養於父母、長大則自養而不顧、此等心腸、甚於禽獸、自今以後、若父母在堂、無論幼少、以至於長大、皆當盡心奉養、不可違拂父母心意、菽水承歡、務盡爲子養親之道、如父母大故、則葬之以禮、祭祀勿失其時、以報父母鞠育之恩、方不愧爲人子、

一、夫妻和順、以成家室。蓋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所謂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也、嗣後爾等番民、一經結爲夫婦之後、彼此須要和順、以期室家興隆、妻不賢、夫當訓責、夫不良、婦當勸諫、不可以小疵小怨、爾我相鬧、嫌怨不休、甚至男圖別娶、女別嫁入、有乖倫常之道、

一、學習規矩、以知禮義。爾等每逢飲食、均於地坐、男女不分、偶遇外人到家、遂相喧嘩、不曉避嫌、男女共器、竝飲竝食、殊屬可醜、今後有力之家、須置椅桌、數人聚食一桌、男有男行、

女有女行、不得同坐一席、晚間睡臥、分別房間、夫妻方許同床、如係子女兄弟叔姪、則別床鋪、乃不紊亂、至講話須要謙恭、行坐須循規矩、禮義不可不知、

一、嚴禁淫亂、以維風化。蓋男女有別、千古大綱、若五倫失序、男姦女淫、即與禽獸無異、嗣後各庄、除明婚正配之外、有男女通姦之事、該庄頭目尊長、即將通姦之人細綁、割耳遊庄、或從重鞭打示辱、使各知懼畏、以重廉耻、

一、雜髮打辮、以遵體制。爾等番衆、既經受撫、係爲天朝百姓、但爾等從前、無論男女、俱留長髮、殊無分別、實屬可耻、茲已化番爲民、婦女當蓄留長髮、男女須雜髮打辮、方見爾等真心歸順、是爲遵制良民、

一、穿衣著褲、以入人類。蓋人無衣褲、形同牛馬畜牲、爾等向來赤身露體、上不穿衣、下不著褲、實屬可羞可耻、自今以後男女須學民人、一體穿著衣褲、毋得如前醜陋、

一、分別姓氏、以成宗族。爾等從前、父有父姓、子有子姓、數傳之後、就不知誰是祖宗、誰是子孫、血脈紊亂、實與野類相同、茲本軍門將爾等各庄、分別姓氏、嗣後兒女須從父姓、一脈相傳、庶免錯亂宗支、

一、分別稱呼、以敘彝倫。大凡親戚、有父族母族之分、何謂父族親戚、如父之姊妹、稱爲姑母、

之夫、即爲姊夫妹夫、姊妹之子、即爲外甥、此所謂父族之親戚也、何謂母族親戚、母之父母、稱爲外公外婆、母之兄弟姊妹、稱爲舅父姨母、舅父之妻、稱爲舅母、姨母之夫、稱爲姨丈、舅父姨母之子女、亦稱曰表兄弟、表姊妹、此所謂母族之親戚也、何謂妻族親戚、妻之父母、曰岳父岳母、妻之兄弟、曰舅、稱之曰內兄弟、妻之姊妹曰姨、稱之曰大姨小姨、內舅之子、曰內姪、姨之子曰姨甥、此妻族之親戚、爾番衆與親戚往來、務要分別、

一、分別姓氏、以定婚姻。娶妻不娶同姓、恐其亂宗族也、查爾等番俗、無論同姓異姓、牽扯過門、就爲夫婦、有亂大倫、惟天朝民人、凡娶妻者託媒人、擇異姓年紀相稱者、須用三書六禮、父母主婚、俱要過禮受聘、謂之明婚正娶、不得糊亂強配、臨娶之時、又要擇吉日、到門夫妻同拜天地、再拜祖宗父母、然後夫婦之道乃成、男家娶婦之後、彼此兩家即爲親戚、女之父母、謂女之夫爲婿、男稱女之父母、爲岳父母、婦稱男之父母、爲翁姑、作婦者、須孝順翁姑、作婿者、須要敬禮岳父母、此理宜辦、

一、禮宜祭葬、以安先靈。蓋人老必死、既死骸骨必須歸土、乃一定道理、爾等番俗、父母死後、皆不用衣棺收殮、就將屍身藏於屋內、或埋之隴畝、不知祭拜、天倫滅絕、莫此爲甚、此後爾等如遇父母兄弟妻子死亡、須用衣棺收殮、埋山岡之上、堆土爲記、每年清明祭拜一次、世代相傳、勿忘父母鞠育之恩、如父母死、男子用白線打辮、女子用白繩束髮、不可穿紅著綠、以表哀慕之

誠、三年後始行除去、再從吉服可也、

一、殷勤攻讀、以明道理。蓋人無論賢愚、有子弟者、必須讀書、便可明理、理明則愚亦變爲賢、大如忠孝節義廉耻、自然通曉、小如交易書券數目、自然明白、本軍門現延請教讀師長、廣設學堂、爾等各處番庄、無論漢番民人、一體悉准入學、其書紙筆墨、及先生學金、均由官府給發、至內地民人子弟、則惟自辦、本軍門爲爾等無知起見、凡有子弟者、務須踴躍送學讀書、以期明理、不可視爲等閑、有負厚望焉、

一、分記歲月、以知年紀。如每逢一年爲一歲、每歲係分十二個月、每月大建係三十日、小建係二十九日、自初一日起至初十日、係爲上旬、十一日起至二十日、係爲中旬、二十一日起至三十日、係爲下旬、合三十日、謂之大建也、若二十九日、謂之小建也、是爲一個月、如正月初一日爲元旦、俗呼爲新年、十五日爲元宵節、此半個月內、各家男婦、穿新衣、備酒肉、焚香燭、虔拜神明、以迓麻祥、二月爲春分節、三月爲清明節、是節家家備酒肉香燭、登山祭掃先人墳墓、名曰春祭、爲不忘根本、四月初八日爲鬼門關節、凡陰人自春分起、開門受享子孫祭拜、至四月初八日止、遂關閉鬼門、其無子孫者爲孤魂、孤魂之鬼、無人祭拜、即耐於異姓就食、是以四月初八日、俗燒衣紙、設酒菓、使孤魂之鬼亦有食、地方遂無作祟之事、五月初五日、爲端午節、家家門戶、懸艾旗、掛蒲劍、以除不祥、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焚燒紙衣、澆奠酒醴、敬拜祖先、及

無祀之鬼、爲送寒衣、八月十五日、爲中秋節、家々備時物賞月、九月初九日爲重陽節、是節家々備酒肉香燭、祭拜祖先、十月初一日爲牛王誕節、十一月冬至、是日爲過冬、名爲長至節、十月二十四日爲少年節、各家竈君登天、將各家善惡、上奏玉皇、爲善者、錫以百祥、爲惡者降之百殃、到三十日仍回家、查察善惡、十二月爲歲終、月大建係三十日除歲、月小建係二十九日除歲、度年之後、次日名爲新年、即上所謂正月初一元旦是也、人若過此一年、便爲一歲、過十年便十歲、均照年換算、爾等各宜趕緊學習、庶年月之多寡、不至茫無所知、

一、宜戒遊手、以絕盜源。凡人無常業者、必至無所不爲、大而殺奪、小而竊取、原其故、總爲衣食二字所累、蓋人不專務一業、則爲遊手、々々則衣食無資、所以有盜取之事、爾等各庄爲父兄者、務宜訓戒子弟、或讀書、或耕田、或做生理、務宜各就一業、則衣食有資、盜心自不萌矣、

一、嚴禁偷盜、以安閭閻。凡一村一庄、家中衣物牛畜、以及栽種五穀薯芋菜蔬、在家物件固多、即生植田園、亦復不少、若不嚴禁偷竊、皆爲盜賊所有、以後各庄如有遊蕩無賴之徒、專偷竊人家物件者、即由本庄頭目細細打嚴責、並勒其賠還贓物、交回失主、倘有恃惡不遵責罰者、立即送官究治、以警效尤、以正風俗、爾等務宜隨時查察、

一、疏通水圳、以便耕種。查爾番民不辭辛苦、終日栽種雜糧、雖有萬頃田場、不知集力開圳築陂、引水灌溉田園、以致旱澇失收、殊爲可惜、此後亟宜會商總目、量地分工、開通圳道、築立

高陂、著涉得宜、荒地變爲良田、栽種穀麥黍苳隨地所宜、定獲無究之利、爾等務宜合力爲之、以期一勞永逸、

一、出獵以時、免妨耕種。爾等番人、日事遊獵、以致田園荒蕪、此後或當插田耘耨、收割農忙之時、務宜停獵、待田事既畢、然後修器械以博取、庶不至有妨農事、是爲至要、

一、撙節食用、以備饑荒。緣天時不盡皆和、年歲亦常遭歉、無論種禾種麥、以及黍苳瓜菓、今年豐熟、明年失收者、往々有之、爾等番民務宜儉儉、如禾麥等物、當收成時、即計算所得多寡、復計一年所食幾何、所用幾何、量入爲出、務必計到禾麥復出時、仍有餘積、由是年々積蓄、不惟可以備荒、並可以致富、上如父母得所養、下如妻子得以育、一家豐衣足食、何樂如之、

一、宜設墟市、以便交易。蓋衣食器皿等項、非一家所能盡具、惟立墟市、則諸貨可以聚集、有無可以相通、不至積有穀粟、無地消售、至立墟之地、以十里爲準、赴市之期、以三日爲率、交易之時、務要公平、不得恃強買賣、如有此弊、一經稟控、即問該庄頭目、嚴拿究辦、

一、建立廟祠、以安神祖。爾番衆現已歸化、凡一村一庄、或幾村幾庄、共建廟宇一坐、安設關聖帝君、或天后聖母、或文昌帝君、及各位正神身像、合衆虔誠供奉、又各庄各建祠宇一坐、安設全庄祖宗牌位、每逢年節、及每月初一日十五日、衆備香燭、虔心叩拜、必獲保佑、人口平安、五穀豐熟、獲福無究矣、

第二一頂 南部生蕃の化育

略順約條

光緒元年三月清國淮軍の南部生蕃即ち瑯嶼及び率芒^{スギヤン}方面の山蕃を討伐するあり蕃目勢窮して降を乞ふに及び提督唐定奎は約七條を示して歸順を准ずの條件と爲せり曰く薙髮に違へ曰く戸口を編せよ曰く兇犯を交せよ曰く仇殺を禁せよ曰く總目を立てよ曰く蕃地を墾せよ曰く蕃塾を設けよと蕃目約を奉じて遵行することを誓へり乃ち各蕃社を統總する總目を置き各社頭人の上に立たしめ所統蕃社にして若し人を殺す者あれば總目は該行兇者を官府に交致するの責を負ふべく又三年の内各社に殺人の滋事なきときは總目に優賞を給することとし剃頭師を置きて風俗を改めしめ又簡易の曆書を分ちて正朔を奉じ月日を記せしむるに便せり而して該曆書の首めに其の要を解示すらく

曆書の頒給

爲照、御製時憲通書、頒行天下、乃古今不易之定理、其間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紀算、週而復始、循環無窮、每以十二個月爲一年、遇閏則多一月、一年之中、以三個月爲一季、內正二三等月爲春季、四五六等月爲夏季、七八九等爲秋季、十冬臘等月爲冬季、至冬盡則春來、家々辭歲賀年、以爲界限、此一年之大觀也、月有大小建之分、大建以三十日爲一月、小建以二十九日爲一月、一月之中有節、有氣、譬如正月、以立春爲節、雨水爲氣是也、餘皆倣此類推、如有節無氣、即爲閏月、然節氣亦有遲早、不同、此月分之大概也、日有十二時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以日中爲午時、日有長短、隨節氣轉移、故復分辨時刻、以考晝夜之長短、如逢春分秋分、則晝夜

長短相同、十二時各居其六、夏至以後、晝短夜長、冬至以後、晝長夜短、長之極占七時、短之極占五時、晝夜皆以此定、又每逢初一爲朔、十五爲望、值朔望之日、普行慶賀、祭祀之禮、一月兩次、官民皆同、此日行之大概也、凡人之初生、無論男女、其父母即記其當生之年月日時、至次年當生之日、爲一歲、餘以例推、以考年紀之長幼、歲數之多寡、謹序於首、以便查照奉行、其の曆書の一例左の如し

月建大小
大清光緒 年歲次 時憲通書便覽
一體遵行

正月 大建	
初一日 (此空位に隨時必要の注意を記入するに便せり)	初二日
初三日	初四日

初五日	初六日
初七日	初八日
初九日	初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二十日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	三十日

條教

光緒十二年更に教化の趣旨を擴張し「條教」を發して乘蕃に頒行せり其の條教の目五教及び五禁令

せて十條乃ち

五 教	五 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正朔を教ふ 恒業を教ふ 體制を教ふ 法度を教ふ 善行を教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傲讒を禁ず 仇殺を禁ず 争估を禁ず 佩帶を禁ず 遷避を禁ず

にして其の全文（南本社に現存するもの）左の如し

條 教

欽加總領銜統領海軍各營兼統各路屯軍閩浙儘先補用協領商張 同知銜特授鳳山縣正堂張 爲、謹遵憲章分設社長壯丁以伸禁令事、照得、南本社合社男女二百壹拾餘人、現當雜髮效頂之初、賜姓別族之始、亟應頂選明理服衆者、以爲董率、庶足以資約束、而專責成、茲查陳龜力、馭衆有方、奉公守法、堪以立爲南本社社長、爲此頒發條教、仰該社長敬謹收執、遵照得開各條、家諭戶曉、詳細講明、務使一一聽從、同遵教禁、痛改從前惡習、永爲華夏良民、倘敢違玩不遵、爾社長即嚴加督責、抑或送官究辦、不准徇情容隱、所有賞給爾社長口規銀七元洋伍元、及春秋兩季本人衣褲二套、即由爾社長、依時親至招撫總局、照章請領、以勵勞果、其教約有方、能使合社之人、一年之內不滋一事者、再請加賞頂戴、三年之內不滋一事

者、竝請加賞職銜、以示優異、若其奉行不力、仍有違犯教禁情事、除查明究辦外、竝治爾社長約束不嚴之罪、其即懷遵貫本統領教化生成之至意、切々毋違、須至條教者、
條教列左、

○教正朔。得照、年有四時臨闔之分、月有大小朔望之別、日有早晚晝夜、又有十二時支、必須遵照流年憲書、以知四時寒暑之往來、爲天道循環之究理、每逢朔望之日、文相慶賀、敬禮神明、

○教恒業。照得、士農工商、乃四民正業、讀書之外、當以務農爲本、或樹熟五穀、或種植茶桑、則衣食財用之需、可以給而人足、總要勤耕力作、以收地道有恒之利、其次則學習手藝造作各項器具、亦可變換粟布、以禦飢寒、不得專以游獵爲生、不務恒業、

○教體制。照得、人萬物之靈、不可赤身露體致與禽獸無異、此後無論男女老幼、務要常穿衣服、順四時之冷暖、以厚薄、庶有爲人體制、不與禽獸相同、

○教法度。照得、體制已備、更要整理容裝、以昭潔淨、此後男人剃頭辮髮、按十日一次、女人梳頭挽髮、按一日一次、均不准其過遲、爾該社長社丁、必須教尊遵行毋得始勤終怠、其越乎法度之外、有負責任、

○教善行。照得、人有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務要敬愛君親、善事父母、兄弟有長幼之序、夫婦有內外之分、朋友貿易往來、相交以信、不可以下犯上、使詐欺凌、如其子弟聰明、即令

其請讀書識字、習知禮義、自能去惡歸善、久遵化成、

五教既詳、再申立禁、

○禁做饗。照得、人生疾厄、本于天災、死生由來於數定、如遇地方多病、急應焚香叩禱、多做善者、或可轉禍爲福、若殺人解厄、則厄必加重、徒將己身陷於罪度、自取滅亡、須知天地好生、斷無殺人、可以求福之理、應嚴禁做饗惡習、違者立斬不赦、

○禁仇殺。照得、爾等各社人衆、均係生長於斯、非親即鄰、應敲和好、倘有言語口角、務向社長社丁理論、抑或稟明官長、剖斷明白、自有以服其心、若殺則結怨漸深、雖勝亦必抵命、違者按律究辦、決不姑寬、

○禁爭佔。照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以爾等住址處、所即作爾等固有地方、一經界限分明、即由爾等墾種納糧、不得彼此爭佔滋生事端、倘敢故違重究不貸、

○禁佩帶。照得、爾等既務恒業、農夫各有農器、手藝各有匠器、至於刀銃槍箭類、則盡屬兵器、行軍營講武之具、非民間所得執持、此後爾等除在山打獵之外、不准將前項兵器、佩帶身旁、違者拿獲究公從重、治以違禁之罪、

○禁遷避。照得、疾病乃人事之常、何地蔑有、全賴調養皆治、以冀起死回生、查爾等前逢家有病人、輒合家避居、別置病人於不問、親情骨肉、於心何安、爾後如有抱病之人、務要在家人服事、不

得仍前遷避、違者查究、

光緒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

右給南本社陳姓社正長陳龜力准此

教善歌

其の他「教善歌」一篇を編し平易の語句を用ひて漢風の俚語を綴り説くに蕃の陋俗を改めて文化に向ふべき要旨を以てし之を蕃學に在る子弟及び撫墾局に來り到るの衆蕃に口授し一は以て之によりて支那語に慣熟し一は以て之によりて習性を養ふの方便となせり教善歌の一例を示せば左の如し

勸番不必要劊郎	劊郎不能當衣糧	劊得郎來無好處	是福是禍要思量
百姓劊你兄共弟	問你心傷不心傷	一旦大兵來勦洗	合社男女皆驚慌
東逃西走無處躲	房屋燒了一片光	官兵大砲與洋槍	番子如何能抵當
不拿兇首來抵償	看你跪到何處藏	若是你們不肯信	問問蘇魯馬那邦
莫如歸化心不變	學習種茶與耕田	剃頭穿衣爲百姓	有衣有食有銀錢
凡好劊郎兇番子	那能到老得保全	你來聽我七字唱	從此民番無仇冤

第三項 恒春の蕃人教育

光緒元年瑯嶼の蕃地を開きて恒春縣を設くるや之と同時に撫墾委員を置き一方には遠く管外の支那人を招き資を給して曠地の墾拓に従ひ一方には近く内部の蕃人を撫化し以て歸附の民と爲すに力め

是歳義學を設けて民蕃の教育に従へり當初義學の數總て十六所にして其の蕃童を教育せしは左の八所なりき

蚊 蟀 埔	最初就學の蕃童數	二名(支那人)
虎 頭 山	同	十二名
射 蔴 里	同	九名(支那人) 七名
龍 鑾	同	十三名
喻 林	同	三名
四 重 溪	同	七名
平 埔 厝	同	八名
荊 桐 脚	同	七名

右の義學中尙蕃童のみならず支那人をも併せて教育せしもありしが特に蕃童には毎月筆紙及び膏飲の費として一名毎に五百文を給與せり

其教科は讀書及び習字にして其方法は臺東地方に實行せるものと同一なりしかば教授に興味なくして蕃童多くは逃れ歸りて來學せず十六七年の頃には總數僅に十三名の蕃童を存するのみに過ぎず斯の如くにして恒春地方に於ける生蕃教育も終を克くせずして止り然れども今日尙此方面の「パイ

ワン」族中稍々漢字を解し得るものあるは蓋し此當時の教育によりて得たりし餘影といふべし

第四項 鳳山の蕃人教育

光緒元年臺灣道夏獻綸は鳳山縣下の蕃界に義學を設け蕃童を招徠して教育を施せり其の位置は

港西里杜君英庄

港西里加納埔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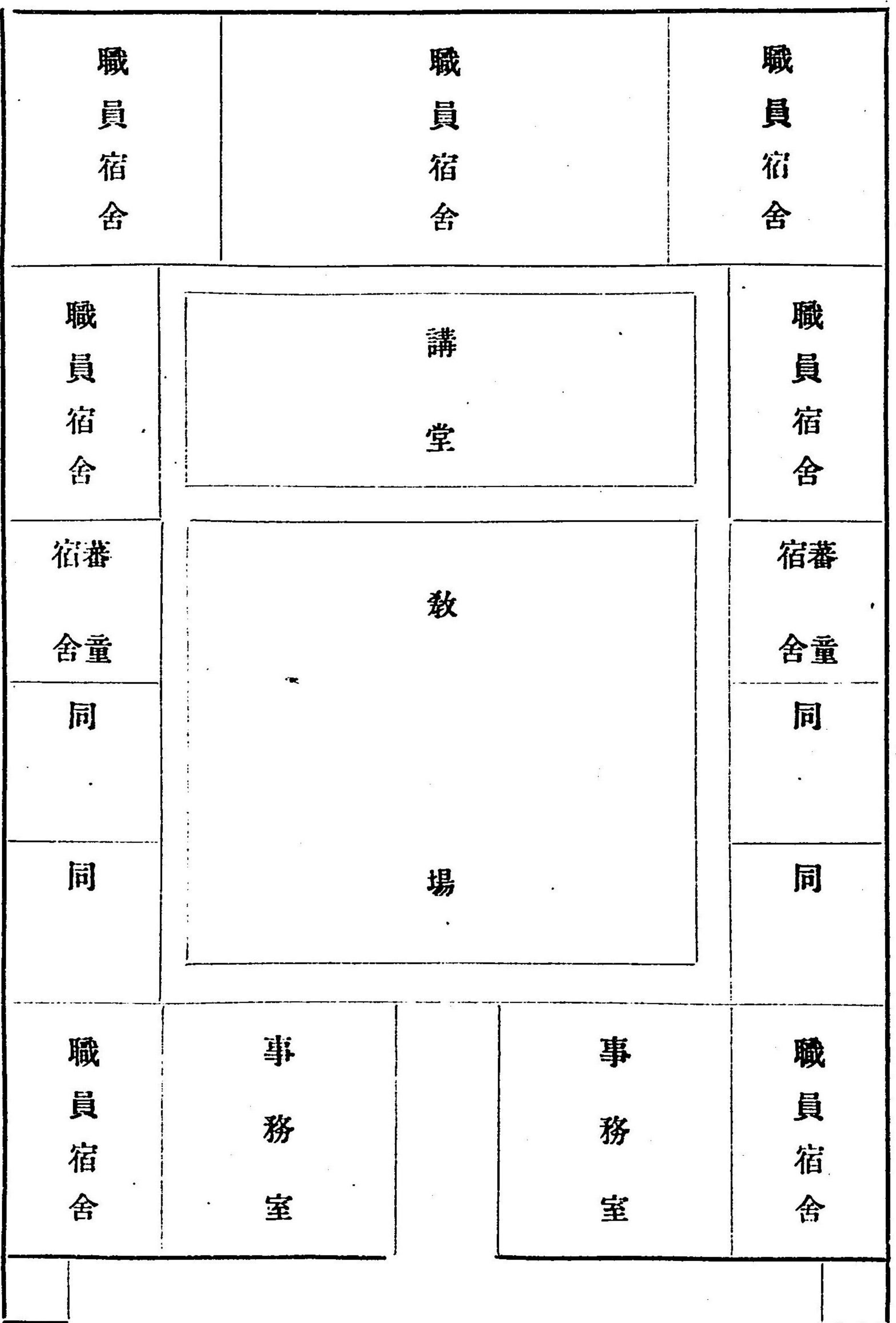
港東里北勢寮庄

港東里枋寮庄

港東里糞箕湖庄

港東里赤山庄

の六所にしてツァリセン及びバイワン二族の子弟を教育せり教科及び程度は臺東恒春と大同小異とし蕃童は悉く校舎内に寄宿せしめ若し蕃童一人山を出づるを厭ふものは其の兄或は弟を同伴し以て同宿するを准せり其中規模の大なりしは枋寮の義學にして最初就學の蕃童數十四名(大社三名、龜仔籠雅社二名、胆知社二名、南屏社二名、率芒社三名、大卯々社二名)とし各蕃童一人に學費二兩を給し其の他の義學に於ては一人に一兩及び米三斗を給し總べて粟米蕃薯を常食とし二年を以て在學の期となせり教師は一人或は二人を定員とし外に通事あり通譯を掌り膳夫あり蕃童の炊事に從へり而して屢々蕃童の父兄をして義學に來りて現況を實視せしめ以て獎勵を示せしが亦不適當なる教育の結果は幾ならずして廢絶に歸せり今當時の記録により枋寮義學の平面圖を示せば左の如し



第五項 南仔脚蔓社蕃學堂

光緒十二年撫墾施設の擴進に伴ひて各蕃界に撫墾局の設立あり而して「ツォオ」族に屬する蕃人蕃地の撫墾の爲に林圯埔に一局を置き且撫蕃の一手段として同方面なる「ナマアカマ」社内に生蕃教育の學堂を設立せり是れ時の雲林知縣にして兼て撫墾局委員たりし陳世烈の創設に成りしものにして當時中路の開通と共に宛も此社は最初の沿道に當りしを以て先づ此沿道蕃社の生蕃を撫化するの必要を認めたりしによる即ち一學堂を「ナマアカマ」社外數町の地に建て陳國安（廣東人）といふ人をして教官たらしめたり斯くて通事をして就學を勧誘せしめし結果開學の當初は蕃童の來り學ぶもの二十餘名に上りしといふも其教る所の科目は支那風の讀書習字にして蕃童をして理解し難からしめ而も其理解する能はざるに際り教官は嚴に叱責鞭撻を加へしより一年ならずして全く就學蕃童を絶つに至り教官亦其任に耐へざるを稱して職を去り終に其施設を中止したり初め該學堂を創設するや之により支那的文明の感化を蕃社に及さんが爲め其建物の如きは支那の書院に擬し規模宏壯を極めたりしといふも教官去るの後蕃人等は之を破壊し其用材を取り去りて今は少かに殘礎の茅荊中に存するを見るのみ。

第六項 臺北城内の蕃學堂

最初の臺灣巡撫たりし劉銘傳は實に撫墾の施設を認めて臺灣經營の一となし即ち撫墾局を設けて蕃

人の撫化蕃地の開墾を爲すと同時に蕃童を教育するの模範的學堂を臺北城内に設置したり蓋し其主要なる目的は

一、各蕃社會長の子弟を招徠し之を支那化するの方針を以て教育を施し成業の後歸山せしめ他日酋長となるに及び其感化を衆蕃に及さしめんとせし事

二、從來支那人を通事として彼我の意を通ずるは撫化上隔靴の憾なきにあらざるを以て支那語を解する蕃人を養成せんとせし事

の二項に在りて大嵙崁方面の蕃地を討伐せる翌年乃ち光緒十六年三月七日を以て開校したり其招徠せる蕃童は大嵙崁方面を中心とし屈尺、馬武督^{マブツ}方面の各社に諭し先づ二十名を募り其翌十七年又十名を募れり左に項を分ちて其方法の概要を略記せん

(イ)場所 初め臺北城内天后宮二廊酒樓の上に於てせしが次で大南門内參將府衙門の左畔内進に移し後西門内西學堂に移せり

(ロ)教官 教頭一人、教師三人、通事一人とす

教頭は羅步韓（福建省汀州府上杭縣の秀才）、教師は吳化龍（芝蘭堡の人）、簡受禧（擺接堡の人）、外一名之に任せり

(ハ)學童の資格 招徠せる蕃童は凡十歳以上より十六七歳に至るまでとし酋長及び有力者の子

弟にして資質慧敏なるものを選択せり

(ニ)學童の待遇 蕃童は渾て髪を辮にし支那風の衣褲帽鞋を用ゐしめ及び飲食起臥等渾て支那風に模せしむ(初め髪を辮にするとき蕃童皆之を厭忌し涕泣して之を肯せざりしも強制して之を辮にせしめたりしと云)又固有の名を改めしめ新に漢姓漢名を附したり
衣食文具等は渾て官給とし衣褲は一年夏冬二季に各二領、帽鞋等之に準し食物は普通食事の他毎五日に一回豚肉を給せり又衣服の洗濯に注意し常に清潔を保たしめたり
(ホ)教科 専ら清國の私學(書房)に倣ひ左の如くに分課教授せり

時間	科		科目	要旨
	正	餘		
午前	復讀(背誦)	授讀(讀書)	支那音にて句讀を授く	早晨朝食後より初め前日の教科を復讀せしむ
	習字(模寫)	漢字の模寫を爲さしむ		
午後	復讀(背誦)	畫食後より午前授くる所を復讀せしむ		午前と同じく日暮に至て止む
	習字(模寫)			
官話及臺灣土語		隨時授讀の時間に於て會話を授く		

餘科		科目	要旨
詩	蕃語	固有蕃語を忘れざる爲之を演習せしむ	
文	語	學業の熟せるものに簡易の詩文を課す	

(ハ)教科書の種類は左の如し

三字經 初學者に課す

四書

五經の内、詩、書、易

(ト)躰方 教師は常に支那風の禮法習慣に化するに務め起寢梳洗等百般の作法に注意し且毎三日一回統導して市街に出で其風俗人情を視察せしめ觀感興起の念を起さしむるに力めり

(チ)經費 教官の俸給は教頭一月三十圓、教師一月各十二圓、通事一月六圓とす
蕃童の給費は文具費一月十錢、食費一日八錢とし勉勵の優劣により一月三十錢以内の賞與をなせり其他跟丁一名一月三圓、厨房工一名一月五圓を給せり

以上の方法を以て之を實施し十八年には第一期の卒業者を出すに至りしが是歲巡撫の交代あり新任巡撫劉友廉は百事退縮政策を取れる結果其六月を以て蕃學堂の廢止を議定し在學の蕃童をして任意に蕃地に歸還せしめたり

而して此三年間に於ける教育の結果は支那的感化を受けたる卒業者を出し大料埃方面なる「ブリーチン」の如き屈尺方面なる「シロン」の如き殊に學力優等を以て卒業せしといふも如何せん其教育の本旨は支那風の模古的教育なりしを以て蕃人の日常生活に須要なる智識の啓發に資けること少く其在學中の所得は歸還の後之を實地に應用するに由なく其教育を受けたる蕃童の蕃地に歸還せるものは嘗て受けたる支那的文明の感化を悉く棄却し再び舊俗に復原するに至りつゝあり

第七項 宜蘭に於ける生蕃教化

光緒十四年宜蘭の叭哩沙撫墾局は其の蕃人化育の手段として溪頭蕃と稱せらるる「アタイヤル」族の一部を招徠し叭哩沙平原の一方なる月眉庄の月眉山附近及び天送埤庄の拳頭母山中草山の麓に移住せしめ壯者には耕作を授け幼童には文字を教へしが會々疫病流行し蕃人の死するもの多かりしより其移住を凶とするの傾あり依て更に頂破烏庄附近に移せしも彼等は先入の迷信を破り難く殆ど生息を安んぜず幾ならず盡く逃れて山中に入り此化育事業の施設も半途にして中止に歸せり

第八項 埔里社の生蕃教化

光緒十二年埔里社撫民理番同知王九齡（北路協屯兵營管帶官にして之を兼ね）は撫蕃章程八條を擬定せり曰く招撫局を設けて其の事を綜べん曰く招撫局を分設して蕃の闘を杜がんに曰く各蕃を歸化して善く待すべし曰く薙匠を設けて化蕃と別たんに曰く義塾を設立して教化せん曰く教化堂を設けて以て

鄙俗を移さん曰く民の私換を禁じて蕃に濟するを杜がんに曰く蕃丁を酌派し其の工作を教へん而して左の二條の事項の如きは終に實施に至らずして中止に歸せしも當時の方針を見るべきものあり

一、義塾を設立して以て教化せん 査するに生蕃は深く岩穴に處り民と通ずる無くして見る所習ふ所皆榛蠻狽悍の事に係る惟禽獸に異なる所のものは人形を具するに過ぎざるのみ然れども其詩書禮節握算權量は概ね素未だ悉ざる所に係る蕃童は斯に生れ斯に長じ習慣性を成し遂に相沿ふて俗を成さしむるなり誠に生蕃は撫に難からずして化に難し即ち附近社寮の所に在りて先づ義塾一所を設け通事をして已に撫せる近社につき其蕃童の年紀較々軽く資質聰秀なるものを選びしめ蕃目をして送りて入學せしめんとす蓋し初め蕃童を教ふるは字を辨ひ音を識らしむるに過ぎざるのみ將來能く行ひて效を成すあり漸く課程を進むることを得ば蕃童の智識漸く開けて自ら能く相習ひて俗を成さん

一、教化堂を設け以て鄙俗を移さん 査するに生蕃は野性未だ馴れず俗兇悍を尙ふ其をして性情を改易せしめんと欲せば堂を設けて開導するに非れば未だ其氣質を變じ易からず況や教化の道は原王政の先とする所たり尤宜く時に隨ひ事に隨ひ心を悉して勸諭し其惡を悔めて良と爲すは撫蕃の要策なるをや古人云習善なれば善となり習惡なれば惡となると生蕃は人形を具有す豈天良無らんや若能く教化法を得ば地方漸く安謐に臻るべきに近からん即ち社寮に在りて教化堂を

設け若し生蕃の山を出で、交易し瘞に駐りて宿泊するものあらば隨時に以て開導すべし惟責に任ずる義塾の學師先づ試辦を行ひ倘成效あらば自ら當に永久に易らざるべし

第四節 賜姓政略

古來支那人の理想として姓を以て血統を正すの方法とし之を重要視すること深く蕃人の熟化を表する要件即ち清治の下に歸附せる表示として漢制に倣へる姓を與へたり此賜姓政略は乾隆二十三年令して髮を辮にし清俗に倣はしめし時に次ぎて當時の熟蕃即ちペ、ボ族に向ひて實行せしを初めし其の一定せる姓の字號中に就き重に左の種類を用ゐしめたり

- 潘 (Hoan) 陳 (Tan)
- 劉 (Rau) 戴 (Tai)
- 李 (Li) 王 (Ong)
- 錢 (Chien) 斛 (Hak)
- 蠻 (Ban) 林 (Lim)

而して事實に於て「潘」の姓を最も多しと爲す

(參照) 今熟蕃、皆昔生蕃、因歸化後故名、然猶守其土風、雖久遠弗變、其族本無姓、近亦臆造

漢制に倣へる姓を與ふる姓の文字の種類

名を漢風に改む

姓氏、若漢人然、相傳土番未得姓時、有黠者、欲用夏變夷、而未得其方、漢人給之曰、姓未易討好也、唯潘字、有水、有米、有田、姓莫如潘宜、番大喜、此與胡廣託胡蘆爲姓相類、(吳士興一肚皮集)

之と同時に漢風の名に改めしめしが中には單に蕃名を同音の漢字に譯せるに過ぎざるものあり又公姓名私姓名ともいふべき二種を生じ其の漢制に倣へる姓名は官府に對する關係に於てのみ使用し各自私人間の關係に於ては依然舊慣に據りたる固有名を襲用し繼續して今に及びつゝあるものありペ、ボ族中のンゼ、(Pazzehe)部族の如きは即ち是れにして其の現在の事例を擧ぐれば左の如し

公 姓 名	私 姓 名
潘 永 安	Bahara Biaraha.....(バハラ。ピアハラ)
潘 寧 輝	Yama Parahut.....(ヤマ。パラウト)
潘 打 字	Tau Mane.....(タウ。マナ)
潘 打 比 里	Tabilite Kuruteu.....(タビリ。クルテウ)
潘 文 明	Tawan Amatat.....(タワン。アマタト)
潘 純 照	Danuri Tagru.....(ダムリ。タグ)

番	阿	穆	Abuk	Hausung(アブク。ハウスン)
番	阿	老	Asilo	Rakusai(アシロ。ラクサイ)
番	維	川	Tahilhe	Irawai(タヒルヘ。イラワイ)
番	阿	敦	Tull	Randun(タール。ランドン)
番	頭	番	Tahawan	Gisu(タハワン。ギス)

其の他往々熟番(ペイボ族)に遺存する康熙乾隆間に於ける土地給出契字中ローマ字を用ひ蕃語にて書したるもの及び漢文契字の對譯となしたるものあり此のローマ綴契字の中に見ゆる蕃名は概ね固有稱呼にして其の漢文契字には漢風の姓名を書しローマ綴契字には之れと異なる固有稱呼を記するが故に同一證書にして異なる姓名を記載するかの疑ひあるものなきにあらず

而して清國政府は爾來之を以て蕃人の歸附に對して取るべき表示の手段としたり中に就き著しき一例は道光六年淡水廳下南庄地方一帶の開墾設隘となり其の土蕃即ちサイシネット(Saisieth)部族を以て隘丁となし他の未化山蕃を防禦せしむるに至りしとき亦漢制の姓を與へて之を呼びたり元來此部族には一定せる表家名を有しつゝあるを以て當時乃ち概ね之を意譯し(一二の除外ありたる外)其の該當の漢字を以て姓と爲さしめたり蓋し亦賜姓の一新例に屬せり今之を一表の下に示せば左の如し

賜姓の一新例

漢姓	蕃族表家名		漢姓	蕃族表家名	
	蕃	語		蕃	語
高	Kaivanuao	高	Taolaowarai	豆	類
朱	Tevutevunon	慧	Sarawan	?	?
夏	Hayawan	?	Varuvai	風	風
壽	Mennakesi	壽	Kannurani	壽	壽
豐	Karakaran	豐	Toritarishe	麻	麻
口	Tanibera	口		糸	糸

尙ほ光緒元年瓊嶠蕃地に恒春縣を置ける時主として投誠の實を表せるパイワン族バリザリザオ(Parizariao)部族の大酋長に特に姓「潘」を與へ名を「文杰」(Banki)と改めしめ同十二年東勢角方面なるアタイヤル族を討伐せし時獨り老屋峨(Boyokego)社の酋長が中立を守り清官の爲めに盡す所ありしより姓「白」(Pai)を與へし如き事例少なしとせず

光緒十二年理蕃政策刷新の結果従前の賜姓政略を復行せんとすると同時に既往に於ける蕃姓の混冒を更めんとし理蕃當局者をして特に諭示する所あらしむ其の大意は(一)蕃人にして已に漢人の姓

を襲用するか若くは「潘」の字を以て姓と爲す者は姓の下に更に「新」の字を加へ以て雙字姓と爲すべし(二)漢人の姓を襲用する者は更に字典中「金玉邑」三部内に在る字を加ふるも苦しからず(三)姓なき者に對しては千字文内の美字即ち「露結爲霜」又は「玉出崑岡」等の一字を取り以て姓と爲すべし(四)姓の外に尙堂名を有すべきものとし而して堂名は居住社名にして字義の平善なるものを取りて之に名づけ且つ「新」の字を添付すべしといふに在りき今其の諭示の例文を擧ぐれば左の如し(臺灣舊慣調査會調査報告書に據る)

第一例

中路理番分府蔡諭土目新日升、悉茲將編定新港社各番丁姓字郡名堂名、開列於後、仰飭各番一體遵照、毋違特諭

計開

- | | | | | | | | | | | | |
|---|-----|---|-----|---|-----|---|-----|---|-----|---|-----|
| 致 | 新亭堂 | 雨 | 新隆堂 | 露 | 新吉堂 | 結 | 新澤堂 | 爲 | 新寵堂 | 霜 | 新父堂 |
| 金 | 新 | 懷 | 堂 | 生 | 新慶堂 | 麗 | 新笏堂 | 水 | 新附堂 | 玉 | 新輝堂 |
| 崑 | 新 | 續 | 堂 | 岡 | 新猷堂 | 劍 | 新謨堂 | 號 | 新勳堂 | 巨 | 新麻堂 |
| 珠 | 新 | 範 | 堂 | 稱 | 新錦堂 | 新 | 寶港堂 | 蔡 | 新 | 寶 | 石 |
| 穀 | 寶 | 臣 | 堂 | | | | | 詠 | 興 | 國 | 堂 |
| | | | | | | | | 朝 | 方 | 山 | 堂 |

其有襲用唐人之姓、及以潘字爲姓者、均於姓下添一新字、爲雙姓、以新字爲堂名、其襲用唐人之姓者、或加^金玉三部內所有之字、亦可、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給

第二例

賞戴五品拔補竹塹屯防廳潘、爲轉飭遵照事、案、奉中路分府蔡札飭、查得、各社屯番未有姓名、或有則襲漢人之姓、至於名字、輩祖若父併己之名、至有五七七八字之多者、殊屬不合、自古以來、民皆有姓、或以官、或以國、或由在上者之所賜、該番等歸化日久、自應革除番習、齊與良民、毋得固陋自安、本分府職司理番、援上古賜姓之例、就于千字文內、編取美字、分賜各社、仰該外委分給各社、子々孫々、繼々繩々、永保宗祧克昌、厥後該屯番定姓之後、命名准以一字爲派、同輩公共、各人再擇一字名、毋得仍蹈前轍、累墜不堪、致貽荒謬之誦、至各姓均有堂名、此次定姓之後、其堂名現以所居之社名字義平善者、取爲該姓堂名、已定之後、永遠遵奉、不得更改、將來遷居別處、仍將屯名屯名貫入、以誌木本水源、其番社內、倘有以漢人已之姓、襲用爲姓者、即宜加添一字、作爲雙姓、其以潘爲姓者、亦應于潘字下、加入一字、以作雙姓、以示分別、而杜混冒等語、奉此合行轉飭爲此札、仰該土目知照、務須認真開導、寔力舉行、慎勿陽奉陰違、致干未便、須至札者、

光緒拾參年四月初十日札

蓋し元と支那に於ては姓を以て血統を正だすの一方法として之を重要視するが故に此姓に於て民蕃同一なるは混冒の甚だしきものとし嘗て乾隆の往時同化の政略より漢制に倣へる姓即ち一定せる姓の字號中の或るものを稱せしめたる慣習を改易せんとせしなり而して既に舊慣に染むの久しき其の漢人已有の姓を以て襲用して姓と爲せる者は一字を加添して双姓と爲すべしとの制限は終に行はれずして止みしもの、如し

第五節 民蕃結婚の禁

支那人の蕃地に入りて拓墾に従ふ者多きに及び蕃婦を娶りて妻と爲す者ありしは固より勢ひの免かれざりし自然の現象にして當初實に熟蕃又は之に近き歸化生蕃に對して行はれき乾隆年間に成れる臺灣府志に其の現状を記して曰く

近日、番女多與漢人牽手者、媒妁聘娶、文又加煩矣、(パイ、ボ族、マカタ、オ部族)、
歸化番女、亦有與漢人爲妻室者、往來倍親密(ツアリセン族)、
榔嶼一社、喜與漢人爲婚、以青布四疋、小鐵鐺一口、米珠斤許、爲聘、臨期備牲醴、白之所親及土官、成婚、(パイワン族)、

當時當局者の之に對する方針如何一は蕃人保護の見地より、一は蕃地政務の必要より共に民蕃の結

蕃人支那人との結婚

民蕃結婚に對する當局者の方針

婚を不可とするの議を立てられたり乃ち其の意見の要は

- (一) 蕃女を納れて妻妾と爲す以て蕃民老いて妻なく各社の戸口日に衰微に就くを致す(康熙六十年の巡臺御史黃叔瓚の「番俗雜記」の一節)
- (二) 已に業を立て、臺灣に在る者其の田業を棄つる能はず亦家眷を携ふる能はず別に蕃婦を娶るとせんか恐らく擾害を滋くせん(大學士鄂爾泰等臺民の家眷を招致するを准さんことを請ふ議の一節)

といふに在りき次で乾隆二年に及び巡臺御史白起圖等の奏疏により民蕃結婚の禁例を發するを裁可せられしは要するに之れ等の結果にして大清律例に記する所に據れば左の如し而して是れ實に支那本土に於て漢人と苗族との結婚を禁止する法例即ち民苗結親例に準じて規定せるものなりき

福建臺灣地方民人、不得與蕃人結親、違者離異、民人照違制律、杖一百、土官通事減一等、各杖九十、該地方官如有知情故縱、題參交部議處、其從前已娶、生有子嗣者、即安置本地爲民、不許往來番地、違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戶律婚姻嫁娶違律主婚媒人罪條例)

(參照) 乾隆二年巡臺御史白起圖等奏、准、嗣後漢民不得擅娶番婦、々々亦不得牽手漢民、違者即行離異、漢民照民苗結親例、杖一百離異、土官通事照民苗結親媒人減一等例、各杖九十、地方官照失察苗民結親例、降一級、調用、其從前已娶、生有子嗣者、即行安置、爲民、不許往

來番社、以杜煽惑生事之端、

(附記) 民苗結親例は大清律例中に規定する所にして其の明文は「湖南省所屬未雜髮之苗人、與民人結親、俱照民俗以禮婚配、(中略) 其商賈客民、未經入籍、苗疆踪跡無定者、概不許與苗民結親、如有私相連結滋事者、按例治罪云々」といふに在り

蓋しメロラ、ダ、ソレントの曰へる如く「雜種の場合に於て父は殆ど常に優等人種なり」とは人類の雌雄擇配の先天性として女子が常に理想上の優者を選択すること殆ど普通の事實なるを示めせるものにして或る開化國民が他の未開土人の地を占有するに際し固有土人の男子をして多く配偶を失はしめしは其の實例少なしとせず此雌雄淘汰の結果として該未開土人の生齒日に衰微に就くの要素をなすも免かれざる所なり故に純粹なる蕃人保護の見地よりすれば此仁惠の目的の爲めに其の禁例を布くの必要なきに非ず然れども刻下必然の須要として忽にすべからざりしは蕃地政務の履行の上に在りき詳言すれば元來支那人に企てられし蕃婦との結婚は單に情慾の爲めに出づるにあらざる亦實に利慾の爲めにせし方便にして一種の政略結婚たりしも多かりき現時熟蕃といへる稱呼を與へられつゝあるべし、ボ族中の多くの部族は女系統の家族制に成りしは事實にして蕃社采風圖考に所謂

番俗以女承家、凡家務悉以女主之、故女作而男隨焉、

民蕃の結婚
を禁ずる必
要

番重生女、贅婿于家、謂之有賺、男出贅、謂之無賺、蓋以女配男、承接宗支也、

とある是れなりされば支那人にして蕃婦と結婚するは即ち其の家の入夫たるを得るが故に隨て家務を左右するの便宜を得べく終に蕃婦の性僕にして愚なるに乗じ百方之を籠絡し土地の占奪を遂ぐるに至れるなり是れ蕃地侵佔の禁止を厲行するの必要上本禁例を發するの已むべからざりし所以なりしなり

故に其の實禁例の旨趣の存する所は支那人の蕃地に入りて贅婿の關係を結ぶを禁止するの一事に在りて其の蕃婦を娶りて妻と爲すが如きは不問に措けるのみならず寧ろ通事の如き民蕃の中間に立ち彼此の事情を疏通するの務めに當る者に在りては一の機關として必要なりしを以て官も亦隱然認許の姿あり而して實際には蕃界に入りて婚を結ぶ者に向ひても竟に厲行の實を擧ぐるを得ざりしもの如く中には支那人にして蕃地に入り蕃婦を娶り蕃俗に従ひ自ら立て酋長たるに至りしものもありき彼の乾隆末年に於て吳沙といふ者の臺北方面なる三貂社サンシャヤに入り嘉慶末年に於て黃祈英といふ者の南庄方面なるサイシェット部族の地に入りし如き其の例なり殊に嘉慶の頃以來無頼の奸民蕃界に越入する者あり中には蕃社に於て最も重き制裁ある慣習を犯し有夫の蕃婦を姦佔し以て蕃人の激昂を來さしめ或は虚構騙詐蕃婦を一時の妻妾とし以て情慾の犠牲に供し爲めに淳樸なる蕃社の風紀を紊亂せんとするものあり是に於て嘉慶十五年浙閩總督方維甸は蕃政刷新の方針を諭示せる中に左の

蕃婦姦佔の
弊

如く言へり

一、各社蕃婦、各有本夫、或夫故孀守、乃有奸惡社丁、恃強姦佔、尤爲可惡、查姦佔良家妻妾爲妻妾者、律應問絞、茲本部堂申明定例、嚴禁竝飭地方官、嚴密查拏外、嗣後再敢有姦佔蕃婦情事、立即嚴拏、照律治罪、

一、番俗最爲淳樸、乃有無籍游民、竄匿番社、包娼開賭、殊爲風俗人心之害、除飭地方官嚴密查拏外、嗣後如再有前項游民、竄匿番社、包娼開賭、許屯弁屯丁立即擒拏、送官究治、倘敢容留竝將屯弁屯丁治罪、

此の制禁の幾何まで厲行せられしやは知るべからざるも之に依りて其の流弊を甚だしからざるに濟ふを得たるものありしが如く現に北路の臺北方面に在る蜂仔時社に傳ふる左の道光十八年の文書に徴するときは當時に於ける弊慣の影響と之に對する措置の如何とを窺知し得べし

姦拐番婦等事、本年六月二十七日、據蜂仔時社屯目○○等具稟、漢棍王川等、拐匿番婦爭姦、較鬧怒斥兇毆等情、據此除批示外、合行約訊、爲此稟、仰本役協同長保通事、立約後、開有名被稟傳同原稟、各正身刻赴本分縣、以憑訊究去役、毋得玩延干咎、速歸須稟、

計開

被稟 漢棍 王川謝來

被拐 番婦 養娘

具稟 土目 興宗

屯祈仔

道光十捌年柒月初四日差許兵

(附記) 古來支那に於ては姓を以て血族を正すの一方法とし之を重要視すること甚しく隨て同姓相娶らざるの慣習を生じ現に大清律例に於ては之を重罪(凡同姓爲婚者各杖六十、離異、婦女歸宗、財禮入官)に歸せり然るに臺灣に於ける土蕃の歸附せるものに對し漢制に倣ひて姓を與ふるや多くは一族に對し一姓(罕に數姓)を與へしに過ぎずして勢ひ同姓結婚を不問に附せざるべからず是に於て熟蕃に對しては殊に此制裁を加ふるを除外としたりといふ

第六章 討蕃事略

康熙末年巡臺漢御史として其の名を知られし黃叔瓚は其の著「番俗雜記」の中に蕃人の難を作すの因を論じて曰く「内山の生蕃野性馴らし難く慮を焚き人を殺し視て故常と爲すも其の實暴を啓くは多く漢人よりす」と蓋し頭顱戮取(Head-hunting)の風習は臺灣に於ける土蕃の先天的通有性にして彼れ等の本源なるマレイ種族の本質を持續表顯する一現象なりと雖も其の衆を聚めて亂を唱ふる如きに至りては亦實に移植支那人の越界侵佔之が導火を爲せる生存競争上の反動たらずんばならず否管に私民の爾かく禍根を醸せしのみならず當局の官司亦偷安苟且理蕃の施設を度外に措きて顧みざりし者多かりしに因らずんばならず故に蕃亂の起る單に罪を土蕃の兇惡にのみ歸すべからず時の官民亦責なくんばあらずるなり

同姓結婚の
禁を蕃人に
適用せず

第一節 ペイボ族の討伐

第一項 吞霄社討伐

Tonsian (吞霄) 社といへるはペイボ族中 Taokas 部族に屬する一部落にして今の苗栗地方なる吞霄附近に在り康熙三十年代通事黃申といふ者此に賸社し征派虛日なく社蕃之に苦み土目 Tokotovanien (卓个卓霧亞生) 驚にして驍なり陰かに亂を作すを謀る三十八年二月會々社蕃の鹿を捕ふるに當り黃申は約するに先づ錢米を納れて後に出でしむ Tokotovanien 等衆を鼓して大に謀ぎ黃申及び其の夥黨數十人を殺せり鎮道使を遣はして招諭せしめんとせしも入るを得ず乃ち兩標官兵を發し北路參將常泰に委し進剿せしめ南部なる Sinkan (新港) Sianton (蕭壠) Moatan (麻豆) Vakaruwan (目加溜灣) 四社のペイボ族 (Siriya 部族) をして前鋒たらしむ Tokotovanien 等固く拒拒し四社ペイボ族死傷頗る多し既にして計を獻する者あり曰く Ganti (岸裏) 社蕃(ペイボ族中の Pazzehe 部族) は林を穿ち淵を越ゆること飛ぶが如く蕃目を擒にする此れに非れば不可なりと時に該社尙は未だ内附せず乃ち譯者を遣はし入りて其の頭人に説き多く糖烟銀布を致さしむ Ganti 社蕃大に悦び自ら收捕を以て功と爲さんとし八月繞りて吞霄山後に出で日に擒獲あり而して清軍進みて其の前を攻む Tokotovanien 等大に窘み將に逃れて山内に入らんとす Ganti 社蕃伏を設けて之を擒にし臺灣府治に拘致し之を市に尸し首を傳へて以て諸蕃に示せり是の役師を勞すること七箇月清軍の瘡死するもの數百人に上り

みとふ

是より先きペイボ族中 Ketanganan 部族に屬し臺北平原に占居する Pakao (北投) 等の社蕃は地の險固を頼み屢々睡眈を以て支那人を殺し官軍至れば忽ち竄逃し最も治め難しと稱せらる該社土目 Pinrin (氷冷) の姻黨 Mourionhao (麻里郎吼) といふ者に女子あり通事金賢に字す康熙三十八年五月金賢將に娶らんとせしに父は女の幼なるを以て與へず之に告げて曰く長ずるを俟て汝に歸せんと金賢怒りて Mourionhao を樹に縛し之を擡つ Mourionhao 泣て土目 Pinrin に懇々 Pinrin 性兇悍なり衆を率ゐて金賢と其の親善者とを射て之を殺せり時に Tonsian (吞霄) 社蕃の亂を作すあり Pinrin 乃ち使を遣はし與に絡を通じ相應じて固持せんとす適々水師把總の巡哨して至るあり變を聞き潜かに海口に泊せしが Pinrin 未だ之を覺らず依て把總は他社蕃を誘ふに貨物の貿易を以てせしめ壯士を水に伏し次で之を縛し亟に舟を發せり諸蕃の出づる比はひ已に帆を掛けたり Tonsian 社の亂平らげる後諸蕃は首惡の既に誅せらるるを以て乃ち通事に依りて撫を求めり(時の把總の名逸して終に傳はらず)

第二項 大甲西社蕃討伐

康熙六十年七月大風あり臺灣北部の蕃地亦災を被り糶黍歉收す今の彰化方面なるペイボ族中 Upiam 部族に屬する Soria (沙轆) 社蕃素と貧弱なるが爲め間々別蕃の爲めに工に傭はれ以て口を糊せり土

目 Yutaiyasanko (嘜即目雙誓) 能く衆蕃を約束し指揮口授取て違ふ無し社南の地盡く膏腴水田を種ゆべし支那人其の地を買はんとする者あり Yutaiyasanko 即ち佯り許し私に衆蕃に謂て曰く祖公の遺す所祇だ此の尺寸の土のみ耕すべく藉りて以て糞糞を給し課餉を輸す今漢人に售らば侵佔欺弄勢ひ必ず盡く有する所と爲り闔社將に以て自ら存する無からんとす我れ某と素と相識る其の請ひを拒まば將に怨を構へんとす衆爲めに力阻するも傷るなきなりと卒に其の請ひの如くせざりき勢ひ斯くの如し支那人の侵佔峻削其の弊を流すこと甚しく雍正九年十二月發して北路の蕃變を見るに至れり當時の主動者は、ホ族中 Taokas 部族に屬する Taika (大甲) の西社にして社蕃 Rim-Vunak (林武力) といふ者等 Pazehe 部族に屬する Volarie (樸仔籬) 等の八社蕃に結び亂を倡へ衆を鼓し焚殺を恣にせり淡水同知張宏章走りて免れ居民多くは狀斃せられ北路洶々たり是より先き臺灣總兵呂瑞麟北巡して淡水に至り變を聞き回りて猫王に至りて圍まれ身を奮ひて殺し出で、彰化縣治に入りて駐劄し兵を府中に徵し累戰未だ克たず十年五月逆蕃 Soara (沙轆) Tonsian (吞霄) 等の十餘社に結びて反さ圍みて彰化縣を攻む百姓奔逃し道に絡繹せり六月浙閩總督郝玉麟は瑞麟を調して府に回らしめ彈壓し新授福建陸路提督王郡に檄し之を討たしむ七月四日巡臺御史覺羅柏修の師と同じく鹿港に至り參將李蔭越、遊擊黃林彩、林榮茂、守備蔡彬等を遣はし兵を合せて Pavosa 部族に屬する Asok (阿束) 社を圍み火炮齊しく發し軍兵四面人を殺す群逆當る能はず皆潛に逃れ去りぬ王郡乃ち參將斬

光瀚、遊擊黃林彬、守備林世正等を分ちて各隘口を扼し其の去路を絶たしめ八月大甲溪を渡り金門鎮李之棟、遊擊高得志、李科、守備林如錦、呂九如等を遣し各路より追殺せしむ逆蕃逃れ走り復た黨を糾めて險に據り自ら守り鏢箭を亂發して人を傷ふ清軍銳に乗じて進み追ひて大甲より大安溪を歴て大坪山に登り直ちに生蕃の悠吾界イウゴカイに抵り皆殺獲あり逆蕃大に窘み南日内山に走る山は峭壁峻絶にして巢徑僅に一綫を通ず郷民之を探知し魚貫して上りしに逆蕃覺りて高巔に踞し矢石を下すこと雨の如し清軍勇を奮ひて進み鎗砲交々攻め聲山谷に震ひ逆蕃削を負ひて四散せり依て其の巢を搗き其の積を焚きしかば群逆鼠竄し計窮りぬ是に於て各社相繼ぎて渠魁 Tim Vunak 等を獻じ來り降り而して擒獲せる男女一千餘名陣斬の首級四十一、傷死二十一名、軍前の梟首十八名なりき十一月五日脅従を撫し首惡を誅し難に集れる民を還し遂に師を班しぬ此の間四閱月とす乃ち Toika (大甲) 社を改めて「徳化社」とし Guna (牛罵) 社を改めて「感恩」社といひ Soara (沙轆) 社を改めて「遷善」社とすへり

(附記) 十八義民は能く上に親み長に死するを知る民にして而して生を捨て、以て義を取れるなり大甲西社蕃の亂を爲せしとき臺鎮總兵呂瑞麟兵を率ゐて之れを討じ累戰克たず逆蕃勢益猖獗にして恣横焚殺村落多くは蹂躪せられ縣治戒嚴せり淡水同知張宏章適々郷勇を帯びて庄を巡り路阿東社を経たるに逆蕃突出して之れを圍み鎗箭齊しく發し矢石雨の如し宏章帯びたる所の郷勇半

ば皆潰散し幾んど脱する能はず時に阿東近社の村落は皆粵人耕佃の所居なり方に未を負ひて出で遽に官長圍まれたりと聞き即ち庄衆を呼び矢を冒し鋒を衝き逆蕃を殺退しければ宏章乃ち走り免るゝを得たり是の時血戦して陣亡しぬる者は黄仕遠、黄展期、陳世英、陳世亮、湯邦運、湯仕麟、李伯壽、李任淑、賴德旺、劉志瑞、吳伴雲、謝仕德、江運德、廖時尚、盧俊德、張啓寧、周潮德、林東伯、共に一十八人郷人其の死を憫み爲に屍を負ひて諸れを縣城の西門外に葬り其の塚に題して十八義民之墓と曰ふ逆蕃既に平ぎぬれば大憲其の事を以て聞す上深く嘉して賜祭を許し每人卹銀五十兩を予郵し有司に飭して地を購ひ祠を建て春秋に祭享して以て忠魂を慰したりと今は祠已に廢したれども而も塚猶存せり(彰化縣志)

汪門双節は彰化縣民汪家の姑婦なり姑は劉氏、婦は余氏、素より慈孝なり大甲西の蕃の亂に居民を焚殺する甚だし姑劉氏急に婦余氏に告げて曰く義辱しめらるべからず當さに各々計を爲すべしと語り畢りて遂に自刎す余氏方に姑の屍を抱きて泣く時に逆蕃猝に至るや遂に垣に觸れて死せり乾隆三年彰化城の東門に旌表し碑に勒せり(同上)

次で巡道倪象愷は一亭を八卦山(彰化城東門外)に建て山を名けて「定軍」と曰ひ亭を名づけて「鎮番」と曰ひ以て武功を紀せり(後乾隆六十年三月陳周全の滋擾に遭ひ亭は火に燬け遺址を存せず)乾隆元年總督郝玉麟奏可を経て功を論ずる左の如し

乾隆元年、總督郝玉麟題准、臺灣北路大甲西等社兇番、肆逆不法、旋即平定、其陣亡受傷之義民、隨丁壯丁通事人等、照鄉勇之例、賞給冊開一等二等三等、軍功之義民人等、酌量分別、等次賞給、

第二節 ツァリセン族の討伐

ツァリセン族即ち傀儡蕃は舊と兇悍化し難く康熙の末年に成れる「番俗六考」に「負隅蟠踞昔より然りと爲す紅毛僞鄭屢々剷除せんことを思ひしも高きに居り險を負ひ數戰利あらず率ね皆中止しぬ近くは種類漸く多く野性馴らし難く且つ幼より鏢刀を習ひ弓矢を拈り輕禽狡獸も管ならず鏢箭一發すれば逸するなく兇頑にして殺を嗜み實に化外の異類たり」といふものは是れなり其の出で、人を殺すや張湄の所謂る

傀儡山深惡木稠、穿林如虎擢人頭、群蠻社裏誰雄長、茅宇新添金鬪幣。

の状ありき康熙五十年代に其の一部は歸附せしも未だ真に熟化の實あらずしが六十年朱一貴の亂を作すや、匪黨王忠邱、金宣の徒等傀儡の内山に走り山後に遁れんとするの形迹あり總兵藍廷珍は外委辦目を分遣し諸路を訪緝し又外委鄭圖佐、林天成をして通事章旺と共に山中に入り各蕃社を遍査せしめ衆蕃に諭すに嗣後賊匪を嵩留することを許さざる旨を以てせり亂平らぐの後撫蕃の施設漸く廢弛し雍正元年秋 Siwuri (心武里) 社の女土目 Kaurui (蘭雷) とシふもの粵民の爲めに殺さる Pajai (八歹) Katsiapangan (加者勝眼) 社蕃衆數百を率領し暗に東勢庄に伏し粵民三人を殺死し頭顱

を割取し去る依て兵威を宣示し兇蕃を勒緝す兩社遯逃し僅に二鬪略を得て歸れり此の時附近の生蕃
 Katsusan (加走山) Tsiavonkasi (礁網島氏) Heisurya (糸季臘) Mohela (毛糸糸) Vongarip (望仔
 立) Karonga (加籠雅) Vuron'yet (無朗逸) Sanrivok (山里目) Sanritim (山里留)の各社蕃家及び蕃布
 蕃籃蓋を呈送し來り歸化するを願ふ者七百餘名に及びギ々鹿皮五張を輸せり次で二年四月 Sanritim
 (山里留)社の土目 Tannivak'yakatsia (珍里寬挈佳者) Jayup (惹葉)社の公廨 Ranron (蘭朗) Tsokeksakatan
 (則加則加單)社の公廨 Tsiavok'suto (礁鹿子卓) 副土目 Tsaivun (彩文) Kava (柯竟)社の公廨 Ukiyao
 (余其卯)等五十名を擧げ歸附し篋籃蓋八、蕃布四、蕃家二を貢せり

又ツッリセン族中 Santimo (山猪毛)と云へる一社あり殊に人を殺すを嗜むと稱せられしが康熙五十
 四年浙閩總督覺羅滿保の奏疏中 Santimo 等十社の土目 Tsavak (匪目) 等共に四百四十六戸男女三
 千三百八十五名内附せしことを言へり然るに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附近の支那人二十三名を殺
 害せり次年二月浙閩總督高其倬は臺灣道孫國璽臺灣總兵王郡に檄し遊擊靳光瀚同知劉浴を調し兵を
 帶し Santimo 社を攻めしめ諸羅知縣劉良璧を調し後山を堵し内優社蕃 (ツォオ族の一部) を發して
 Pariaonan (八里斗難) を撃ち之を截殺せしめ又北路參將何勉に檄し南仔仙山に入り會同して邦尉
 山下に抵り機を相て擒剿せしめたり是に至りて變全く平げり斯くて十一年下淡水營の兵三百を山猪
 毛に分駐し以て生蕃を堵截せり

第三節 ツォオ及びヴォム族の討伐

第一項 阿里山及び水沙連蕃の討伐

康熙六十年朱一貴の亂全臺の淪没せるに乗じ阿里山蕃 (ツォオ族) 及水沙連蕃 (ヴォム族) の一
 部通事を殺して以て叛す六十一年諸羅知縣孫魯多方招徠示すに兵威火礮を以てし賞するに烟布銀牌
 を以てし十二月水沙連蕃中南港方面の部族の土目 Aten (阿籠) 等撫に就けり次で雍正元年正月水沙
 連蕃中北港方面の部族の土目 Mossiri (麻思來) 等亦撫に就けり

第二項 水沙連蕃の討伐

水沙連蕃 (ヴォム族) の一部は舊と輸餉の歸附生蕃なりしが朱賊の亂に乗じて叛せしより次で撫
 に就けるも遂に賦を供せず其の蕃目 Kutson (骨宗) 等自ら山露の險阻を恃み屢々出で、人を殺せり
 雍正四年復た潜に出沒して殺を肆にし忌むことなし九月浙閩總督高其倬は臺灣道吳昌祚に檄し福建
 省治 (福州) に到らしめ面のあたり情形を詢ひ授くるに方略を以てし委して總統と爲し路を分ちて
 進み攻め首惡を獲るに務めしめ北路參將何勉を以て之に副とし仍は淡水同知王沂を調して協征せし
 む時に巡臺御史索琳も亦親丁を帯びて會々斗六門を巡道し剿撫を酌議せり十月勉等巖を攀ち木を援
 き險を冒して深く入り直に水沙連中北港方面に於ける部族の社蕃に抵りしかば諸蕃震懼して撫に就
 けり數日を越て復た南港方面なる Tsurio (水裏湖) 社に入り Kutson 父子三人を擒獲し藏貯せる

を割取し去る依て兵威を宣示し兇蕃を勒緝す兩社遷逃し僅に二鬪落を得て歸れり此の時附近の生蕃
 Katsausan (加走山) Tsiaovonkasi (礁網曷氏) Heisurya (糸率曷) Mohelie (毛糸糸) Vongarip (望仔
 立) Karonga (加籠雅) Vuron'yet (無朗逸) Sanrivok (山里目) Sanrinu (山里留)の各社蕃豕及び蕃布
 蕃簾蓋を呈送し來り歸化するを願ふ者七百餘名に及び非々鹿皮五張を輸せり次で二年四月 Sanrinu
 (山里留)社の土目 Tenrivakyalakasia (珍里寬掣佳者) Jayap (惹葉)社の公廨 Raron (蘭朗) Tselakelakan
 (則加則加單)社の公廨 Tsiaoroktauto (礁鹿千卓) 副土目 Tsaiyuh (彩文) Koa'ya (柯竟)社の公廨 Ukivao
 (余其卯)等五十名を擧げ歸附し簾蓋八、蕃布四、蕃豕二を貢せり
 又ツァリセン族中 Santimo (山猪毛)といへる一社あり殊に人を殺すを嗜むと稱せられしが康熙五十
 四年浙閩總督覺羅滿保の奏疏中 Santimo 等十社の土目 Tsavak (匝目) 等共に四百四十六戸男女三
 千三百八十五名内附せしことを言へり然るに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附近の支那人二十三名を殺
 害せり次年二月浙閩總督高其倬は臺灣道孫國璽臺灣總兵王郡に檄し遊擊斬光瀚同知劉浴を調し兵を
 帶し Santimo 社を攻めしめ諸羅知縣劉良璧を調し後山を堵し内優社蕃 (ツォオ族の一部) を發して
 Pariaonan (八里斗難) を撃ち之を截殺せしめ又北路參將何勉に檄し南仔仙山に入り會同して邦尉
 山下に抵り機を相て擒剿せしめたり是に至りて變全く平げり斯くて十一年下淡水營の兵三百を山猪
 毛に分駐し以て生蕃を堵截せり

第三節 ツォオ及びヴォヌム族の討伐

第一項 阿里山及び水沙連蕃の討伐

康熙六十年朱一貴の亂全臺の淪没せるに乗じ阿里山蕃 (ツォオ族) 及水沙連蕃 (ヴォヌム族) の一
 部通事を殺して以て叛す六十一年諸羅知縣孫魯多方招徠示すに兵威火礮を以てし賞するに烟布銀牌
 を以てし十二月水沙連蕃中南港方面の部族の土目 A'eh (阿籠) 等撫に就けり次で雍正元年正月水沙
 連蕃中南港方面の部族の土目 Moasini (麻思來) 等亦撫に就けり

第二項 水沙連蕃の討伐

水沙連蕃 (ヴォヌム族) の一部は舊と輸餉の歸附生蕃なりしが朱賊の亂に乗じて叛せしより次で撫
 に就けるも遂に賦を供せず其の蕃目 Kutson (骨宗) 等自ら山谿の險阻を恃み屢々出で、人を殺せり
 雍正四年復た潛に出没して殺を肆にし忌むことなし九月浙閩總督高其倬は臺灣道吳昌祚に檄し福建
 省治 (福州) に到らしめ面のあたり情形を詢ひ授くるに方略を以てし委して總統と爲し路を分ちて
 進み攻め首惡を獲るに務めしめ北路參將何勉を以て之に副とし仍は淡水同知王沂を調して協征せし
 む時に巡臺御史索琳も亦親丁を帯びて會々斗六門を巡道し剿撫を酌議せり十月勉等巖を攀ち木を援
 き險を冒して深く入り直に水沙連中北港方面に於ける部族の社蕃に抵りしかば諸蕃震懾して撫に就
 けり數日を越えて復た南港方面なる Tsunio (水裏湖) 社に入り Kutson 父子二人を擒獲し藏貯せる

頭顱八十五顆を搜せり已にして又兇黨 Avisimotau (阿密氏麻薯) 等二十餘蕃を擒獲し亦頭顱を搜出せること無數なり皆軍前に押回し省に解して誅に伏せしめぬ是に於て南北港方面二十五蕃社畢く服し舊に依り課を輸するに至れり

第三項 ツォオ族の膺懲

光緒元年中路統領吳光亮の八通關を經臺東に通ずる山路を開けると云ふ David (沙米居) 社蕃 Naporon (納吐浪) と云ふ者 Devukun 部族 (ヅキム族) の蕃人一名を殺害せり吳光亮乃ち命じて其の銃を押し其の園藜一所を燒き四箇月の後改悛の情あるを認めて返附せり

光緒十三年の頃 Kanavu (簡仔霧) 社蕃出で、草山庄民六名を殺害す嘉義知縣張星鑄は通事葉陽春に命じ銃二挺を押し六箇月の後改悛の状あるを認め之を返附せり

然れども其の不逞の匪徒を殺害せる如きに對しては曾に措きて問はざりしのみならず反て之を獎勵せし迹あり光緒十年の頃 Tivon (知母勝) 社の土目 Morn 其の蕃丁を率ゐ柑仔宅庄の匪首陳文英及び其の部下九人を殺せり嘉義縣官邱峻南之を賞し布、疋、酒、糖、鹽等を給せし如きは是なり

第四項 水沙連蕃の反

光緒十三年臺灣道陳鳴志 統帶鎮海後軍副將張兆連の建議により彰化縣の集々より臺東の水尾に通

ずる山路を開き蕃地の沿道に塘礮を設け軍兵を派して行人を護せしが七月當路の有司對蕃の處理宜きを待ざりしより忽ち兵蕃の間に衝突を生じ Tevato (水社)、Sinakaki (頭社) Sapiro (猫蘭) Sinrok (驛鹿) の水沙連化蕃四社 Savakan 社 (卓大社) 蕃と連絡して反抗を企て險を恃みて勢ひ優なり是に於て駐留の塘礮支へず自ら兵を撤して去り爾來該山路の往來亦絶止せり

第四節 アマイヤル族の討伐

第一項 眉加臘社の膺懲

雍正十三年十月彰化縣柳樹浦登臺莊に附近の山蕃 (アマイヤル族) 肆出して焚殺せり北路副將斬光瀚、淡水同知趙奇芳は Vatikara (眉加臘) 社蕃 Parihonui (巴里鶴、阿尉) 等を緝獲して法を正せり後柳樹浦に隘を設けぬ

第二項 南澳蕃の反

光緒元年開山撫蕃の議を決行する爲め統領羅大春の蘇澳より菁寮に通ずる北路を開通するや沿道に在る蕃人之を悦ばず屢々抗拒を試みしが兵勇撃ちて之を退く而して大南澳大濁水に至る一帯の蕃人 (Tausai 小部族) 殊に兇暴にして行人を狙殺すること甚だし乃ち南澳山腹に由りて更に一路を開き旁ら新城に通せば一は以て海濱懸崖の險を避け一は以て兇番岐出の途を塞ぐを得べしと十一月月上旬直ちに千總馮安國を派し兵を率ゐ溪を渉ること五回、十一十二日兵丁の路を開くに方り突として蕃

人千餘あり隊を分ちて埋伏し狙撃を爲す清兵力を竭して之を拒ぎ守備黃明厚等蕃四人を擊斃せしかば漸やく退けり清兵陣亡する者四人負傷する者十八人あり次で十五日一高山の麓に至り峽中に在りて開鑿せしに忽ち銃聲四もに起り抵禦すること二時間の久しきに亘り蕃人愈々多し黃明厚、馮國安等料るに該蕃等以爲らく該蕃等社を傾けて至る社中必ず空ならんと隊を分ち繞りて虛を擣きしに果して草寮數百あり聞として人なく惟だ新舊草寮に觸體或は數十顆或は百顆の累々たるを見旋ちに暮風に乗じ火を放ち寮を焼くこと數十軒蕃人始めて散せり是の日陣亡する者四名負傷する者二十餘名哨長祝榮山胸部に銃傷を受けて頗る重かりき

其の他沿道各所に駐劄する兵營亦蕃害を被ること多く其の五月を以て奏疏せる督辦防務沈葆楨の北路の情形に據れば、「大濁水、得其黎、新城一帶の兇蕃尙は不時に出沒し四月初七初八十二等の日或は數十人或は百人途に伏し狙撃し砲を撲て爲めに擒にせらるゝ者あり陣亡する者亦十數名以後安靜を覺ゆ」と曰ひ又十一月十三日濁水溪に駐する清兵數十人小南澳より糧食を運びて歸るの途次石壁を過ぎしに突として兇蕃の要撃に遇ひ陣亡する者二人迫られて海に落ちし者四人重傷する者一人あり守備朱榮彪隊を馳せて赴き援ひ始めて駭散し去れり

是に於て羅大春は蕃人の肆擾して歴し難く且つ山場遼濶にして營勇の布置不足なるを以て増兵を商請す乃ち彰化に駐する宣義左右兩軍を赴かしめ爾來東澳、大南澳、大濁水、大清水、得其黎、新城

三棧、加利宛、米崙、花蓮港、吳全城等に營汛を設けて防衛せり

第三項 太魯閣蕃の討伐

光緒二年北路の開通已に成るの後三棧方面なる東部々族に屬する Taroko (太魯閣) 小部族は屢々兵民に害を加へて已まざるに於て羅大春は兵を擧げて先づ尤仔丹溪流域の蕃社を討伐せり蕃人山上に逃避するに及び進みて社内に闖入し盡く家屋を燒きて退けり時に蕃人山上より大木巨石を投下し抗抵せしが幸に死傷少かりしといふ次で三棧溪畔に兵營を設け順安城といひ守久の計を爲せしが蕃語通事李阿隆其の間に斡旋して和を乞ふ羅大春乃ち李をして其の首惡を求めしめ三人を捕へて臺北に檻送して事止めり

第四項 東勢角方面の蕃社討伐

光緒十年の頃以來東勢角方面のアタイヤル族置蘭地方を初め附近の各庄に出で、殺害を爲すこと甚だし是に於て各庄民屢々情を訴へて討蕃の擧を乞ふ是に於て十一年四月五營の兵(二千)を置蘭庄に屯し示すに勢威を以てせり當時の兵勢は

正營五百人
棟字軍三營 副營三百人 統領林朝棟
副營鄭以金
衛隊二百人

春字軍二營
正營五百人 副營五百人
統領林泰和 副營李某

とし先づ使を Suru (蘇魯) Manapan (馬那邦) の二蕃社に遣し歸順を勸む二社蕃肯んせず而して東勢角及び大湖方面一帯の各蕃社相聯合し頑抗せんとするの情形ありしより五月兵を三道に分ち單蘭庄より進むを正面とし南方中科山より馬那邦山後に進むを右側面とし北方新開庄より大缺山に出づるを左側面とし徐々に攻撃せり相持する數月功を收むること能はざりしかば翌十二年七月更に巡撫劉銘傳は自ら親兵一百及び各兵勇屯蕃を合せて九千五百を督し房裡溪の上流牛蘭坑上なる埋伏坪に大帥營を設け大缺山下に二門、什隻屋山下に十二門の砲臺を築き林朝棟及び吳宏樂、章高元、柳恭和を各軍の統領とし合撃の計を爲せしが蕃人等は常に森林蕪鬱の間に潜み或は兵勇を通過せしめて其の後面より狙撃し或は暗夜に乗じて兵營を襲ひ出沒測られず爲に死傷多きを致せしかば九月一舉剿誅の計を立て深く山中に突進し其の巢窟を擊襲せり然るに到る所蕃人の形迹を認めず空しく歸途に就くに及び蕃人俄に起りて後側三面を合圍し將兵の死傷數百に上れり依て軍議一變し屯兵三百五十名を蕃界の要害に分紮し永久の防守を爲し以て其の糧道を絶たんとし之を左の如くに派撥し提督石成玉之を統轄せり

- 鷓鴣嘴百名 大師營六十名 桂竹林獅潭六十名 南湖竹橋頭八十名 大路把守五十名

此時主として清軍に抗抵せしは Suru, Manapan 二社の他 Yuyon (武榮) Sipsyakvok (什隻屋) Sunahan (司馬限) の各社にして獨り Rovokgo (老屋峨) 社の酋長 Waiyo-mahon 固く中立を守りしが終に清軍の内意を承けて各蕃社の間に往來幹旋し十月下旬互に兵を解散するに至らしめたり此前後二回の攻撃に於て清軍の死傷 (病没を合せ) 總べて一千餘人に上り蕃人の死傷は詳かならざるも清軍の手に獲たる首級少かに二顆に過ぎざりと斯くて Waiyo-Mahon は功を以て六品の官格を授けられ姓を白と賜ひ漢字に譯して白麻鳳と稱せり或は曰く彼は官より一臺の轎を給せられ爾來山を出づる時之れに乗ずるを常としたりと

第五項 屈尺方面の蕃社討伐

光緒十一年九月是より先き屈尺方面のアタイヤル族乃ち Marai (馬來) 社蕃 (當時 Marai といふ者勢力あり附近入社を聯合して總統の位地を占めしを以て名とす) 屢々山を出で、人を殺せしを以て劉朝祐は銘軍三營を率ゐて Aorai (汚來) 社に進み之を討ち遂に蕃人を歸順せしめたり

第六項 太魯閣蕃の膺懲

光緒十二年統帶鎮海後軍副將張兆連は臺東地方の各蕃族を招撫す而して東部々族に屬する Taroko (太魯閣) Vokmi (木瓜) 方面の小部族は衆勢強意抗拒を爲す張兆連以爲らく Taroko は北路最強の蕃人たり若し招撫して歸化せしむれば蕃業蘇澳一帯即ち一同撫に就かしむべしと親しく三營の隊

伍を帯し山口に紮駐し礮を開きて攻剿すと聲言せしに該社酋長威を畏れて撫を乞ふに至れり

第七項 大嵯塚方面の蕃社討伐

光緒十二年正月大嵯塚方面のアタイヤル族を討つ當時巡撫劉銘傳は自ら銘軍三營を督して甘指坪に至り蕃地に進撃し其の蕃人の歸順する者に對しては衣食を給して撫恤せしが四月壹文坪地方の蕃人叛きしを以て三角湧より進剿せり八月甘指坪地方の蕃人又反し騷擾を極め随つて平らぐれば随つて背き叛服殆ど常なかりしより大討伐を擧ぐるに決し乃ち兵を二道に分ち一は水流東より壹文坪に進め砲臺を枕頭山に設け一營は甘指坪より竹頭角に進めたり當時水流東地方なる Ghien (宜興)社の酋長 Taimo-misel は附近各蕃社を聯合して自ら之を率ゐ大に清軍を逆撃し終に其の砲臺を略取せり加ふるに蕃地の到る所山險にして谷深く深叢密林容易く入るべからず而して蕃人輕捷能く此の間に出没して狙撃を加へ殊に瘴烟の爲めに犯され病患に惱める者前後相次ぎ戦死病没の數夥しく相持する四月の間三營の兵勇其の半ばを失ひ終に蕃人に諭し互に和を約し兵を撤するに至れり後十九年昭忠祠を大嵯塚街に建て戦死病没兵勇及び蕃人の死者を合祀し時の巡撫劉友濂は匾して「狙豆同榮」と題せり

第八項 五指山方面の蕃社討伐

光緒十二年大嵯塚方面の蕃地を討伐せる後五指山方面のアタイヤル族も亦素行兇悍屢々良民を害せ

しを以て十二月統領林朝棟をして營官鄭有勤を督し兩營の隊伍前往機を相て五指山方面の蕃地を剿撫せしむ林朝棟正營を率帶し Sipahie (十八駭兒)社より進みて Kinahakul (石加碌)社の南路を攻め鄭有勤は副營を率領し Siegio (西熬)社より Kinahakul 社の北路を剿す乃ち此の方面に分住する Saiket 族即ち化蕃數十名を嚮導とし深く蕃地に進入し Kinahakul 社附近の蕃社十餘を降し次で鄭有勤は Mamulok (馬武督)社より Kinahajie (京駭兒)社に入り附近十餘社を降し事平らげり

第九項 北港方面の蕃社討伐

光緒十二年北港方面のアタイヤル族水底寮附近の各庄に出で、殺害を爲すこと甚しく庄民自ら民壯を設けて自衛を爲せるも殆ど寧日なし統領林朝棟は蕃人に諭すに殺人の不可を以てせしむ之を肯んせず反抗の狀を呈せしより再び巡撫に稟して Aran (阿冷)及び Peino (白毛)の各社を討伐せんことを請ひ十三年八月兵二千五百を率ゐ四道に分ち一は水底寮より抽藤坑を經、一は二拒より、一は三隻寮より、一は北港溪背後よりし三隻寮に二箇の砲臺を設けて攻撃を爲せしも常に茂林の間に潜伏して狙撃を爲し清軍多くは利あらずしかば當時中立せる Saorai (稍來)社の酋長 Yuroo-Laiok 及びふものに諭し亦各社に斡旋し互に兵を解くを勸めしむ當時 Aran (阿冷)各社の如き頑として應せざりしも再三慰諭して十月兵を解くに至れり而して清軍の死傷七八百、蕃人の首級を獲しもの少かに三なりき

第十項 大南澳蕃社討伐

光緒十四年八月統領劉朝帶といふもの兵勇四百を率ゐ宜蘭の小坡塘坑（羅東の西南六清里餘）より山に入り彰化縣下に通ずる道路の探検を爲さんとし凍死人坑（小坡塘を去る四十清里）に至りし時 Rokau（老狗）社蕃（Tasoi 即ち南澳蕃）に襲はれ全軍全く死地に陥り中道にして廢止せり

十五年巡撫劉銘傳は大討伐を爲すに決し援を福建水師に求め蘇澳より火輪船を購し乃ち同安水師副將傅德高を先鋒とし中左右の三軍を統率し大南澳方面に上陸せしめ遊擊都司王冠英をして鎮海の前營を統率し小南澳に上陸せしめ共に Rokau（老狗）社の背後を扼せしめ總兵寶如田をして銘軍の各營を統率し蘇澳の北方澳及び五里亭に駐紮せしめ Rokau 社の前面に備へ又定海永保の二軍艦をして兵器糧餉を運送せしめ軍艦靖遠をして蘇澳港内に泊せしめ緩急に備へ布政使沈應奎糧餉を經理し淡水知縣管元善軍政を處理し劉銘傳自ら全軍を督して蘇澳に在り以て前後挾撃の計を爲す時に傅德高偵察として數名大南澳より山中に入り蕃人の殺す所となりしかば寶如田は兵二千を率ゐて深く蕃地に入り進剿する數日蕃人俄に前後より起りて之を襲ひ死傷甚だ多く空く軍を收めて退き持久二月に亘り彈死病没合せて全軍の半に及び已むなく鎮海前營を北方澳に駐留せしめて餘は撤退したり

第十一項 大嵙崁方面の蕃社討伐

初め撫墾局の設置によりて對蕃の方針を一定せしも局に當る官吏の處理宜きを得ざりしより蕃人の

不平を伴生せしめ光緒十五年九月大嵙崁方面なる Mafon（馬速）社蕃支那の隘勇二三十名を殺せしより端を啓き乃ち巡撫劉銘傳は兵を二道に分ち一は違字營廣勝營をして竹頭角より進ましめ一は銘字三營をして查文及び宏字四營春字三營と合し甘指坪より進ましめ各蕃社を討伐す十月に至り勝敗決せず兵を撤するに至れり此の戦兵勇の病没極めて多く甚しきは一營中其の半に過ぐるに至るものあり止むなく撤兵するに及べりといふ

第十二項 大嵙崁五指山方面の蕃社討伐

光緒十七年大嵙崁五指山方面のアタイヤル族所在駐屯の隘勇營を襲ひ數十人を殺し隘勇統領高楚桁之を防ぎて利あらず銃器彈丸多く蕃人の爲めに掠奪せらるる是に於て定海營統領桃秀芳をして營勇及び土勇四百を率ゐ進剿せしめしも亦利あらず蕃人反て猖獗を極む時の撫墾局總辦林維源、會辦陳石齋と議し定海營を派し進撃せしも功を奏せず依て援を棟字軍統領林朝棟に求め大舉剿撃月に亘りて勝敗決せず終に蕃人と和を約して終局したり

第五節 パイワン族の討伐

第一項 米船ローヴァ號遭難事件（附記）

臺灣の沿海を航行する内外の船舶が其の南岸及び東岸に占居する蕃人の爲めに不測の難に遭遇せしもの少からず同治五年（西曆一八六六）に英國軍艦ドーブ號は臺灣沿海を測量せし際其の端艇は南

岬の附近に於てパイワン族の襲撃に遭ひ次で翌六年（一八六七）に英國軍艦シルヴィヤ號の測員も此の地方に於てパイワン族の攻撃に遇へり同年三月九日米船國ローヴァ（Kover）號は支那の汕頭を抜錨して牛莊に航する途次暴風の爲めに漂はされて南岬の南西九海裡なるベルレット列岩といへる危険なる岩礁の間に入り忽ち岩礁に觸れて沈没したり船長ハントは少かに其の妻及び若干の船員と共に端艇に乗じて死を免かれ臺灣の東南岸なるKeme（龜仔兒）の蕃地に漂著せり該社蕃人は之を見て不意に襲ふて盡く漂著者を殺戮せしが會々一人の支那水夫は身を荊棘の間に潜めて禍害を免かれ晝伏夜行西に走りて打狗に達し其の遭難の狀を清國官吏に訴へたり此の急報は直に臺灣府より英國領事に傳へられ英國領事は北京駐劄の公使に傳へ同公使より更に米國公使バルリンガムに移牒せらる是に於て米國公使は之が處分の交渉に著手しつゝある間に當時安平港に碇泊せる英國軍艦コルモラント號はブロート少佐の指揮により遭難地に回航し若し生存者あらば之を救回せんと企てしが三月二十六日其の端艇の海岸に近づくと再び蕃人の射撃を受け一名の負傷者を出せしより姑らく艇を退けて害を避け更に本艦より激烈なる砲撃を試みて林叢の間に潜伏する蕃人を反撃せしと雖も此の航の目的は生存者の搜索を爲すに在りて蕃人の討伐に従ふに非ざりしより固より十分の水兵を率ゐざりしが故に攻撃を繼續するを中止して打狗に回航し直ちに廈門に向ひて出發せり

四月廈門駐劄英國領事リジャンドルは自ら之が交渉の處理に任せんとしKuaru社の海岸に航行し彼

の加害蕃人の酋長を詰責し將來の航海の無難の爲めに確實なる擔保を得んと期したりしも頑兇なる蕃人の抗拒に遇ひ目的を達するを得ずして引返せり而して清國政府當局者は米國公使の要求に従ひ該兇行蕃人の處分に關し責任を負ふを拒絶し閩浙總督嚴桂は臺灣鎮道をしてリジャンドルに答へしめて曰く「臺灣の蕃地は清國の版圖に隸せざるを以て兵を用ゐて究辨し難し」と是に於て六月米國水師提督ベルは米國政府の命令を帯びハルフォルト及びワヨオミングの二艦を率ひ百八十一人の兵員を搭して來り十九日蕃地上陸せしが少時交戦の後副艦長マッケンヂー之に死し戦隊倉惶艦中に退却し而かも其の自然の地勢は殆ど豫想外なる障礙多かりしより竟に一時之を中止するの已むべからざるに迫れり

此の情形の米國政府に報告せらるゝや當局者及びベルの間に議定せられし意見は頗る強硬なる方針を執るに在りき其の要に曰く

臺灣の永遠なる安全を致し且つ近海に於ける危難を防がんと欲せば蕃族を驅逐して内地に退散せしめ該海岸は有力なる同盟國をして占領せしむるの他なからん

斯くて九月に及び領事リジャンドルは再び兵艦を統べて大舉し自ら蕃人の究辨に向はんことを企つ時に臺灣道張啓煊は急にリジャンドルに照會すらく「本國は直に兵勇を派撥して究辨罪を討すべし必ず遠く客兵を勞するを要せず」と乃ち總兵五元福、臺防同知莊文榮をして兵を整へリジャンドル

と共に到り車城に上陸せり而して支那兵勇の態度は單に軍威を示すに止まり到底其の終局の目的を完ふすべき任務を盡すに足らざりしを以てリジヤンドルは獨力單行之を處置するに意を決し且つ初め威力を以て臨むに在りし手段を變じ全く平和の手段を用ゐる必要なる通譯及び郷導六人と共にバイワン族中一部族(Parizario)の大酋長 Tiasok (猪勝束)社の Tokok と會見したり會見は豫想外なる平穩と友情との中に遂げられ Tokok は蕃俗の禮を以て懇ろに迎ひ Kuaru 社蕃の粗暴を謝し且つ曰く「今回の出来事は嘗て或る往時に於て該社が或る外來の異族の爲めに殆ど撲滅せられんとせる殺戮の不幸に遭遇せり爾來子孫に傳へて其の復仇の念を忘れざりしも如何せん遠く外洋に航行すべき船舶に乏しかりし爲め怨を呑みて手を空しくせしに偶然にも外人の漂著せしより直ちに之を奇貨とし宿望を遂げたるのみ又他意ありしに非ず」と而して此の會見の結果として結ばれし約束は「將來本島の海岸に漂著したる外人の生命財産に相當の保護を加ふべく乃ち外國の船舶にして赤旗を翻へして海岸に到る者あらば是れ平和の上陸を希望するものなるを以て同じく赤旗を翻へして之に應じ其の赤旗の未だ應ぜざる間は上陸を爲さず且つ上陸者は山中竝に村落に猥に入ることなかるべし」といふに在りき

然れども此の和約の効力は實際清國政府にまで及ばざりしは其の屢々沿岸の漂著者に對し依然兇行を肆にせしを以て徴すべきなり而して此の和約の締結に對し清國政府は何等の云爲する者なかりし

は乃ち自ら版圖の外なることを證白するものなりき

第二一項 琉球藩民被害事件(附記)

明治四年乃ち清の同治十年十月琉球の屬島宮古島の民六十九名颶風の爲めに臺東の八碓灣に漂著し(内三名溺死)六十六名 Tojyan (牡丹)社蕃の爲めに拉せられ五十四名屠戮を被り十二名少かに逃れて歸國するを得たり

(参照の一) 當時遭難の事情は漂流生存者仲本某等の具申に詳かなるを以て節略を左に掲ぐ

辛未十月十八日宮古島八重山の船(二艘づゝ)那覇港出帆計羅間島へ潮掛り同二十九日同處出帆翌十一月朔日晝後遙に宮古島を見掛けたれども亥子の風に轉じ港を執ること能はず風に任かせて漂流す(八重山船一艘は臺灣の支那支配内に漂著し府城へ送らる一艘は今に行末相知れず宮古島船一艘は後に生島へ順著し一艘は仲本等が乗組し船なり)同五日臺灣の外山を見たり六日地方近くなりぬれば端船に四十人許乗込上陸す船小に波高くして三人は溺死せり又端船を歸へし残りの人々を運送す本船は間もなく破壊せり六十六人陸に登り人家を求めて徘徊す支那人兩名に逢ひ人家の有無を問ふに兩名の曰く西方に行けば大耳の人ありて頭を斬るべし南方に行くべしと教へ兩人案内にて南方に向ひ行けり(兩人六十六人の携へたる衣服類は己が持てる限りは奪ひ取り餘は山中に投げ入れ標木を格護す同類多からんと思ひ畏縮して手向ひせざりし)日既に暮れんとす兩

人路傍の石穴を指して曰く人家猶遠し今夜は此洞中に一宿すべしと六十餘人宿すべき程の穴にも
 あらざれば皆能はずと答ふ兩人之を強ゆれども承諾せず兩人我言を用ゐざれば何も構はぬとて激
 怒す皆思惟らく此の兩人は盜賊の類にして南方へ行くべしと教へしも詐りなるべしと此れより兩
 人に別れ西に轉じて行く夜も已に更けぬれば此夜は路傍の小山に宿す此の日の朝船中にて食せし
 まゝ何も食せず七日南方に當りて人家ありげに見受ければ之を目的として行くこと三里餘果し
 て茅屋十五六軒あり耳大に肩まで垂るゝ者あり身の長けは並みなる男女住居す暫くありて小器に
 飯を盛り六十六人に與ふ初更頃唐芋に米を雜へ二升焚位の鍋に炊きて二鍋與ふ(支那人兩人の奪
 ひ残りの品は此の家の者皆奪ひ去る)此家に投宿の所夜半頃一人左の手に松明を握り右に長き柄
 ざみ三尺計りなる片刃の刀を携ふ戸を推し開き入り來り二人の肌著を剝ぎ取り去る八日朝男五六
 人各銃砲を携へ宮古人に向て曰く我等獵に行かんとす歸るまでは必ず滞留すべしと皆口を揃へて
 此れより他に轉じて行かんと謝す餘の土人も強めて之を止む宮古人益疑惑を生じ二人三人づゝ散
 りづゝに逃げ出し又一所に合して一里二三合程行けば小川あり此處に休息す男三四人女四人追ひ
 來れり依て川を涉り又逃げ行き路傍に人家五六軒あり此内を窺へば一人の老翁(七十三歳)出で
 迎へ琉球なるべし首里か那覇かと言ふ此詞を頼りに恐るゝ翁の家に憩ふ翁の子(三十歳)曰く
 姓名を記るさば府城に送るべしと仲本等筆紙を乞ひ姓名を書せんとす先に追ひ來りし者ども追々

嵩み三十餘人に及び各刀を携へ庭中に立ちし宮古人の簪及び衣服を剝ぎ取り二人づゝ引き連れ
 門外に出で僅かに二十三人残り一人裸體にて門外より馳せ來り皆殺さると言ふ仲本等さては
 と思ひ立ち出で窺へば刀を以て首を刎ねられたり因りて驚き騒ぎ各四方に散亂す九人は翁の家に
 潜み此夜翁の家に宿す九日午前翁の婿來りて曰く此の地甚だ危し我が家に行かんと九人を誘ひ婿
 の家に到る(路程三里餘山川あり又人家あり)兩日を過ぎ三人翁の教により婿の家に來る三人曰く
 餘は皆山中に於て殺されたりと此家に滞留すること四十日餘り殺されし者都合五十四人なり(此
 地支那管轄にて人家三十五六軒あり支那の書を讀み支那の字を學ぶ滞留の内日々飯を三度づゝ出
 す野菜漬物醬油等あり唐芋を米に入れ炊きて出すこともあり毎に近隣より招請せられ酒肴鶏豚の
 設けあり酒は支那老酒又燒酎に類せるものあり氣候暑く十一月單衣一枚にて寒からざりき)十
 二月二十二日婿同伴にて立出陸行(行程三里山路なれども坂なし)夫より小舟に乗り五六里行き
 又陸行夜三更頃婿の知人の家に投ず(滞留二日千餘の人家あり)二十五日逆旅主人駕籠にて案内
 す(陸行九里餘婿は前宿の所より辭し歸れり)著の日は粥を出し翌日より朝は八椀の菜にて飯を
 出す十二人へ木綿々入一枚づゝを與ふ(滞留二日數千の人家あり支那より兩官詰め居たり西北に
 向ひ來りし故稍寒冷を覺ふ)二十八日陸より護送せられて一大村に宿す(行程六里處々村落あり
 頗る繁華の地なり)二十九日護送人相付き發程臺灣府城へ著す(行程八里村落田圃あり滞留中日

二度づゝの賄八碗の料理あり)八重山の漂流人は護送せられて既に此地に著し居たりき壬申正月十日八重山人と同じく火輪船(臺灣府官船)に乗じ福州河口に二日碇泊の後琉球館に入る六月二日琉球に歸る唐船に乗じ同所出帆同七日那霸港へ著船す

(參照の二) 琉球人救助の顛末に就き當時實地に目撃せし恒春地方の故老の記憶に依り之を總合して記すれば左の如し

此の頃此の方面の蕃地に入出し蕃人との貿易を業とする廣東人劉天保といふ者一日(琉球人被害の翌日)埔力庄に來りて殺人の慘事ありし狀を告げ且つ生存者九名を其の家に救ひあることを言へり庄主楊友旺といふ者之を聞き其の二子阿告及び阿和をして天保と共に赴き見せしめしに石門を入り双溪口を過ぐるに及び頭顱を戮取せられし死屍の疊々たるを認めり是れ實にVojan(牡丹)社蕃の爲めに殺害せられたるなりき此の時近き林中より二人の琉球人出で來り頻りに救助を示めしがVojan社蕃は再び逐ひ至り害を加へんとしたるより楊等三人は詞ばを盡して之を慰解し先きに救ひし九人と合せて十一人を酒牛豚及び布等にて換ふるを約せり然るに尙ほ一人の生存者Kusukus(高士滑)社に在り楊は又同社に赴き酒肉と換へて救出し尙ほ酒肉及び布を與へて被害者五十四名の頭顱を收め屍體と合せて双溪口の邊に葬れり其の墓總べて四塚にて一塚内に十餘人づゝ合葬せり之が爲めに楊の蕃人に與へし品額は酒十瓊水牛一頭豚數頭布十反餘に及べり斯くて生

存者十二名は楊友旺の家に留まり懇切なる待遇を受けしこと四十餘日楊父子に伴はれて車城に出で船にて楓港に上陸し直に枋寮に至り枋寮より東港に東港より鳳山に至り狀を知縣孫幾祖に訴へり孫幾祖は楊の義俠を賞し金若干を給し琉球人を臺灣府に送り府より船にて福建に送りたり當時琉球人の臺灣道夏獻綸に致せし上書に曰く

奉呈、我等琉球人也、屬島太平山年貢納進之使者、爲回山、十月二十九日、那霸起碇、渡海洋中、遇逆風、十一月初六日、漂流貴國、於東方浦、觸暗礁破船、船人共六十有九人、內三人海中失命、五十四人、被瑯嶠內山生番所殺、而受非命之死、餘十一人、生番臨殺刀處、幸保力庄々主楊友旺、入山交易、厚心對生番救命、將十一人引路、走出保力庄、別一人、逃在山林中、遇善心生番不殺、又遇楊友旺楊阿和再入山查尋、用牛豚酒布、多與生番、而救共十二人生命、送回粵庄保力、自到地以來、於楊家中、茶烟飯食日々三度、仁心救命全保、送得府城尊大人之前、誠厚心不淺、浩恩之程、一統感服、合爲請其功勞重々賞給助保我等生命之人、是特叩貴中國大人臺前、體念納貢之邦、中外一理、大發慈悲、配船送我等福建省寓館、早得回國、千萬叩首

辛未十二月 日

琉球國 張謝敷 敬謹奉呈

五百九十三

傳ふる所に據れば生存せる琉球人は故山に歸著せる後謝恩の爲めに二百金を楊に送りしに在臺支那官吏は之を私し楊に交付せし金額は其の十の一に過ぎざりしといふ

時に琉球藩王之を鹿兒島縣に訴ふ是に於て大山鹿兒島縣參事は征臺の議を奏して曰く

大山綱良謹白琉球國昔より本邦に服屬し甚恭順を盡す然れども其國遠く南海の中に在り其俗固陋を免れず皇朝一新の時に至ても其風化及び難さを以て今春縣下士族伊地知壯之亟其他二名に命じ諭すに朝廷の意を以てし陋習を變革せしむ國王亦能く其意を奉體し日々開化に赴く然るに琉球屬島宮古島人去冬臺灣に漂流す船中六十九人の中別紙報告の如く暴殺さる殘虐の罪暫くも容すべからず因て今伊地知壯之亟に命じ入朝して詳に其事を奏聞せしむ伏て願くは綱良皇威に仗り問罪の師を興し彼を征せんと欲す故に謹で軍艦を借り直に彼が巢窟を指し其渠魁を殲し上には皇威を海外に張り下には島民の怨魂を慰せんと欲す伏て願ふ其乞を許されんことを、壬申(五年)七月二十八日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頓首

越て明治六年二月九日副島外務卿は特命全權大使として清國に至り此の事を申理す清國政府答ふるに臺灣の生蕃は化外の民なる旨を以てし我が處置に聽かず時に我が小田縣民四名臺灣の東岸に漂著し蕃人の劫掠に遇ひし事あり乃ち翌七年四月我が廟議斷然征臺の舉を決行するに決し西郷陸軍中將を臺灣蕃地事務都督とし谷陸軍少將(干城)赤松海軍少將(則良)を參軍とし佐久間陸軍中佐(左馬

太)福島陸軍少佐(九成)を參謀とし十八日日進孟春有功の諸艦に搭じて東京を發し長崎に寄港し大に出師の準備を畫せり發するに臨み米國公使の異議あり廟議出師の期を緩ふせんとせしが西郷都督は斷然意を決し二十七日有功艦の發航を命じ之と同時に參謀たる福島九成をして閩浙總督に送るの公書を清官に交付せしめ直に臺灣の南西岸に向ひ五月七日瑯嶼灣の社寮(車城の南なる龜山の下)に上陸し先づ社寮の庄主阿綿といへる者をして我が軍來征の意を附近の人民に傳達せしめたり次で日進孟春の二艦は谷赤松兩少將及び兵士を滿載して長崎を發し十日瑯嶼灣に入り本營を龜山に設け十八日以降斥候を蕃界に派して地形を偵察せしめしが蕃人と數回の衝突あり二十二日佐久間中佐の率ゐし二小隊は石門に於て小戦闘を開始し終に石門の隘を越て蕃人の胸壁を抜き *Voljan* 社の酋長 *Arrok* 父子を斃せり

是より先き十六日西郷都督は高砂艦(英船 *デルター* 號を十萬弗に新購せるもの)に搭じ二十二日を以て瑯嶼灣に入りしが清國軍艦揚武號外一隻も亦來著し臺灣幫辦防務潘霽及び臺灣道夏獻綸は翌日西郷都督に面し撤兵を求むるの書を致せり都督は之を斥け清艦要領を得ずして去れり二十五日附近の蕃人皆風を望みて款を納れしが獨り *Voljan* 及び *Kankus* (高士滑)の二社兇頑服せず六月二日其の巢窟を進剿せんとし本營を統埔に進め三道に分ち乃ち谷少將は北楓港の方面よりし佐久間中佐は正面の石門よりし赤松少將は東 *三竹* 社の方面よりし各々部署を定めて進發せり當時都督の發せし

作戰方略に曰く

一、敵の本據はモタン及クスクスに在り又其近傍に一二の屬營あり人を派し之を守らしむるものと信ず其北路はニイナイに至るまで敵の所屬たるは略々確知する所なり

一、風港に向ひたる一隊は谷少將之を率ゐ二日の日昇前に出發して成るべく速にモタン社に達すべし

一、テク社に向ひたる一隊は赤松少將之を率ゐクスクスを攻むべし

一、本隊は西郷中將自ら之を督し石門の難路を經過してクスクス或はモタンに到らんことを務むべし此難路たるや實に道路に非ず最も險隘なる山徑にして天然の妨碍物多きのみならず加ふるに敵は既に人造の妨碍物を設けたり地勢斯の如くなるが故に本隊の目的地に達するには時刻に多少の猶豫を許さざるべからず

斯くて三面合撃悉く其の巢窟を屠り五日に至り凱旋せり八日歸附蕃人の酋長龜山の本營に來謁す乃ち各々歸順の證票及び保護の旗章を授與し且つ物を給して遣還す彼の人口に増狹する大久保參議の詩に「請看皇威及殊域。石門頭上翻旭旗。」と詠せしは實に此の際の光景を寫せるものなりと

歸順證票

表面

第 號

某 社

頭 人

何 某

都 督 府 印

裏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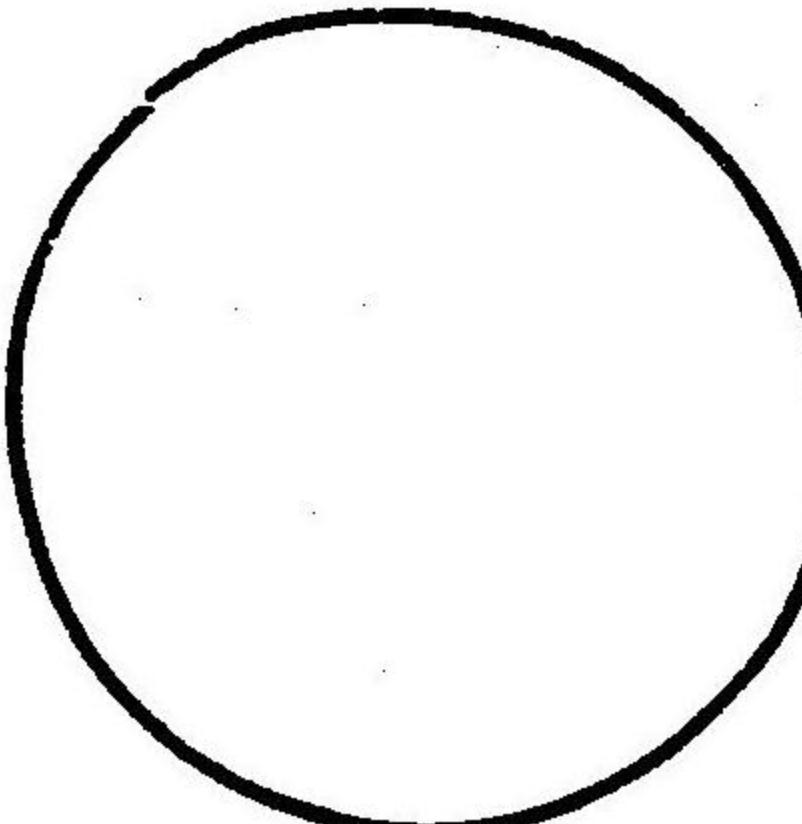
此證を所持する者は皇國に歸順する者なれば疎暴の取扱致間敷事

明治七年第六月

大日本……軍

本 營

この御旗を賜るものは我皇國の大稜威に順ひ奉るあかしなれは假染にも汚すなかりこ云ふこころかり



明治七年第五月

事已に平らげり是に於て東海岸に屯田の守備を置くの準備を整ひ十日日進艦をして各地に小分隊を廻送せしむ又此の地方の支那人にして力を我が軍に致せし者に賞を給する差あり其の一例を擧ぐれば左の如し

新街人 日 有

一毛布一張 一鹽一苞 一團扇三品

你向來竭力辦工兵部之役以充本軍所用物件甚爲可嘉茲給該物以賞功勞特致

明治七年八月十八日

地方事務課 龜 六

惟你龜六世在僻鄉先考之德你實維新孝悌自脩大全闔家淑範廉直內飭不失閭閻盛名我大嘉你懿德今我賜你紋銀三十圓白鹽三苞以旌其德行

明治七年十月

大日本蕃地都督 西 郷

時に清國船政大臣沈葆楨は臺灣督辦防務として欽差せられ閩省の舟師を統帶して臺灣に來り二十一日軍艦二艘を派して車城に至り使節を上陸せしめて撤兵を求む其の交渉二十四五の二日に渡り要領を得ずして去る是れより先き清國政府は公書を我が外務省に送りて異議を容る八月大久保參議を全權辦理大臣に任じ支那に赴き生蕃の所屬を議す而して清國の有司稽遲多日成章無さに迄ひ幾ど決裂

に至らんとす英國公使善く爲めに調停し兩使の策を籌り十月三十一日和議漸く成り北京和好條約を締結せり其の文に曰く

第一、日本國今回の所辨は原と保民義舉の爲めに企てたるものなれば清國は之を是認すべし

第二、清國は日本國被害難民遺族の撫恤として銀十萬兩を拂ふべく又日本國が該處に在りて道路を修め家屋を建てたる所のものは留めて自用とせんとするにより其の費用として銀四十萬兩を償ふべし

第三、此の事件に關する兩國一切來往の公文は彼此撤回注銷し永く異議を生ずるを罷め該處の生蕃に至りては清國自ら適當なる法を設けて之を制馭し永く航客を保し再び兇害を受けしめざることを期すべし

十一月十三日我が政府は特使を臺灣に派し公式に従ひ征臺軍撤回の命を傳へ我が兵の凱旋せしは十二月二十七日とす去るに臨み西郷都督は歸附蕃人に曉して曰く

大日本陸軍中將西郷從道告于生番各社、往歲牡丹社番殺我琉球民於難、大虐無道罪莫大焉、從道謹奉天皇之威命、來問其罪、既而你等悔過改德稽顙於轅門、我憫而救之、可庶幾與共沐浴于聖澤生長仁壽之域也、不料今也我與清國講和、悉聽其請、我歸期有日、你等謹奉清國之教、勿敢犯三尺、特曉諭、

明治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西郷都督

(參照) 西郷都督は戦ひ終るの後命じて被害琉球人の墳墓を統埔庄内に改修せしめ石を立て(高さ五尺幅一尺五寸許)表面に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の十二字を刻し裏面に左の顛末を勒せり(文は當時從軍せる相良賴善氏の稿にかゝるといふ)

明治四年十一月我琉球藩民遇颶破船、漂到臺灣蕃境、誤入牡丹賊窟、爲兇徒所殺者五十四人、五年琉球藩王具狀以聞

天皇震怒命臣從道往問其罪、今茲四月候騎先發、諸軍次之、蕃人箠壺相迎、獨牡丹高士滑等兇徒不下、五月擊兇徒於石門、斃巨酋阿祿父子以下三十四人、我兵三道竝進屠其巢窟、九月牡丹高士滑等餘類請罪轅門、初琉人之遇害也、有廣東流氓劉天保者、痛其非命、拾收遺體、即葬之双溪口、後移之統領埔、茲重修舊墳、建石表之、以敘其略云、

明治七年十一月

大日本陸軍中將西郷從道建之

此の役の我が兵數三千六百五十八人(將校士官七百八十一人軍屬百七十二人兵卒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從僕六十二人)軍艦五隻運輸船十三隻(買入船七、雇船四、外國雇船英佛各一)死者五百七十三人(戦没十二人病死五百六十一人)傷者十七人征討諸費三百六十一萬八千五百九十九圓餘なりしといふ

第三項 獅頭社の討伐

我が征臺軍の撤退せる後欽差臺灣督辦防務沈葆楨は、バイワン族の兇行を防遏する爲め瑯嶼枋寮等一帶の地方に淮軍二百を分駐せしめしが、Isyakvokvun部族に屬するSaino(獅頭)社等は屢々出で、附近庄民を戕殺し駐屯勇官を傷害せしより沈葆楨は斷然大舉して之を討伐するに決せり乃ち光緒元年二月十七日「商辦獅頭社番摺」を上りて曰く

竊、臣等於本年正月二十七日、奏上諭、沈葆楨等奏、履勘瑯嶼形勢擬建城設官一摺、即著照所議行該大臣等、即飭令委員、將築城建邑等事、實力籌辦、其餘未盡事宜、竝著隨時具奏、沈葆楨現在回省、著將船政應辦各事、迅速料理、即前往臺郡、督飭該地方、將撫番開山事務、通籌全局、悉心經理、以副委任、刺桐脚莊民、被生番戕害一案、著即妥爲辦結等因、欽此、正月間、臣葆楨甫將船政銷案、句稽就緒、旋聞獅頭社番抗不交兇、且敢公然戕勇傷官、擬刻期渡臺、業經奏明在案、二月初、將後膛洋槍等件、陸續盤運登舟、候解到臺餉分給、洋將日意格、西行采辦、臣葆楨即於初十日、發虎門、十二日抵澎湖登岸、履勘副將吳奇勳所修礮臺工程、頗知力求堅實、惟窮島荒陬、木料難致、尙未竣工、十三日午後抵安平、接見地方官、知王開俊失利之後、內外獅頭等社、常結連黨羽、在刺桐脚沿海一帶、伏路伺殺、風港枋寮各處道路、爲之不通、夏獻綸函商、淮軍總統唐定奎、委副將王福祿、帶王開俊原營、劉墩率總兵朱名登一營、竝鎮海中營兩哨、馳赴風港、唐定奎派提督王德成、周志本、張光亮、先帶七營、分紮枋寮南勢湖枋山等處、隨於本月初四日、親統

四營、扼紮刺桐脚、以當其衝、據報兇番晝則伏於莽中、狙擊行人、夜則燎於山巔、誘我出隊軍民夫役、零星行走者、往々爲所伺殺、唐定奎議、以該番恃密菁深林、爲藏身之固、我進彼隱、我退彼見、與中原之鬪髮捻、迥不相同、欲殲豺狼、必窮荆棘、各營添募土人、幫同勇夫、隨山刊木、務絕根株、竝細訪附近奸民、有接濟鹽米火藥者、按以軍法、所籌深合機宜、竊思臣葆楨奉命巡臺、意在撫安番社、今易撫爲勦、甚非所以仰體朝廷仁愛之心、第獅頭社番、前年伺殺委員王文聚勇夫當時恐波及無辜、未經切實懲辦、乃聞日本兵退、遂欲焚滅莊民、曉諭頻、仍抗頑益甚、惡言四布、謂不屠不休、各莊婦孺、環籲營門、致王開俊不及會商孤軍、深入遂句結龜紋等十八社、阻險潛蹤、殞我良將、而琅嶠各社、早經帖服者、亦因之觀望而有異心、若非震以天威、不特內患、迭乘外侮、且因而狎至、臣等檄飭各營、悉聽唐定奎調度、俟榛莽廓清後、按隘設調、步々爲營、層々逼人、痛懲一二社諸社、自當懾服輸誠、從而撫之、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固不敢養癰以貽患、亦不敢嗜殺以貪功、其原駐琅嶠之淮軍、原駐崑崙崗之粵軍、仍照常堅紮以鎮民番、至於中路北路各處、尙稱安謐、一切情形、當更陸續奏聞、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先將商辦事宜、合詞恭摺由輪船赴滬、付驛六百里馳、

是に於て三月總統淮軍提督唐定奎として路を分ちて討剿せしむ乃ち一は刺桐脚より一は南勢湖(刺桐脚の北十清里)より一は竹坑埔(刺桐脚の南十清里)より木を伐り道を通じて進みしが蕃人險に據

り莽に伏して抗敵し清軍の死傷極めて多かりき當時の情形は沈葆楨の致せる奏疏（報明南路剿番情形疏）の中に詳かなるを以て左に掲ぐ。

竊、臣等於本年（光緒元年）二月十七日、業將商辦獅頭社番情形、奏明在案、茲迭據總淮軍提督唐定奎稟稱、獅頭等社兇番、前雖經各軍連營進紮、將海邊樹木斫清、而近山仍可藏匿、狙擊無已、二月十二日前營之勇差、往枋寮者九人、途遇生番數十、被殺者七、受傷者二、連日福靖左營之勇、被殺者五、南勢湖之勇、被殺者一、含沙射影防不勝防、唐定奎招土勇千餘人、爲鄉導、督飭各軍、將山腰汙萊、槩行蕪蕪、自南勢湖起、至刺桐脚止、開路計寬三十餘丈、直三千餘丈、該番無莽可伏、沿途一清、隨獲獅頭社奸謀林進春一名、汎明烏示、當唐定奎之初至也、先於十八社中、訪出同惡之番社、曰內龜紋、曰外龜紋、曰內獅頭、曰外獅頭、曰竹坑、曰阿栽米息、曰中心崙、曰嗎梨吧、曰草山、曰千仔、曰阿養益、曰中改、凡十有二社、地皆毘連、因定進剿之路、一出刺桐脚、一出南勢湖、十四日、該番等竟敢先由刺桐脚迤北、要劫出哨、淮勇格鬪、移時、搶斃兇番二人、奪獲器械數件、方各獸散、二十日、中軍提督周志本、副營提督章高元、親自入山探路、見山窪茅屋數間、料有藏伏、施火箭射之、果有生番百餘、突出喊抗、我軍繞山而歸、其地蓋外獅頭社之卡也、二十二日、周志本督隊、由南勢湖探路、魚貫而入、約行數里、左巖右溪、鳥道一線、側足乃通、正警備間、生番約有五百餘人、突起迎擊、槍子雨墜、周志本執先登、士卒攀緣而上、頂踵相

摩、兇黨死拒、益力鏖戰兩時、始駭而奔、我軍乘勝急攻、連破其五卡、直擣草山社克之、弱息輻重早已遷匿、焚其草寮百區、敗番等分兩路奔竄、覓高下瞰數十武外、猶虎視眈々也、擬即築壘其地、以山無汲道、整隊而還、是役計陣斬悍番十餘名、槍斃百餘名、奪獲器械百餘件、我軍亦陣亡、銘中副營左哨官遊擊東維清一員、正勇三名、槍傷、銘中前營左哨官副將楊春泰一員、正勇二十餘名、鄉導千總郭占鼈亦右手受傷、唐定奎於山麓、廓清之後、施親督部伍、申刺桐脚循溪右偏而進三里許、至竹坑山口、察勘形勢可以安營、惟荆棘滿目、急須芟蕪、三月初三日、派武毅右軍右營管帶朱先聘、屯之、調集親正左三等營、幫築壁壘、布置就緒、唐定奎仍循溪右而進、數日之中、又清山三里有奇、遂至竹坑山下、地勢廻旋、爲竹坑。獅頭往來必由之道、初八日、復調集親正等營、助築營壘、派武毅左軍右營管帶何迪華、駐之、唐定奎仍督將士前行、伐木繞至竹坑山之後、其地曰竹坑埔、該處距刺桐脚十里、溪廣山高、竹坑社在其東南、阿栽米息中心崙在其正東、內外獅頭社皆在溪北、實爲形勝之區、仍飭親正等營、協築壁壘、令左軍左營管帶陳有元、扼之、現入山雖深、逐節廓清、連環進紮、俟攻克險砦、即分兵久占、建甌之勢既成、破竹之功可待、南勢湖一路、山溪更險、亦已開通三里有奇、該處係往獅頭社要隘、可以安營、惟其地石少土鬆、囊土成之、乃得結實、已派管帶銘字中軍左營梁善明、駐之、餘仍步步剪除、相機前進、批亢擣虛、以收全勝之效、現在抗違者、知技無可恃、漸生其惕息之心、附和者、知法在必懲、潛消其其勾結之術、

雖披荆斬棘、將士勞苦、迥異尋常、較諸冒險闢功、糜血肉之軀、以僥倖於一勝者、又不當以彼易此、攻心爲上、多殺何爲、此巨葆積與唐定奎、往返熟商、不敢以稍延時日爲憚也、至恒春建治事宜、俟剿務稍鬆、卽行舉辦、其衙署一切、業經繪圖貼說、由內地購材繩削、俟工竣轉運至臺、以節運費、而免曠工、茲先將淮軍近日開路入山進迫番社情形、合詞恭摺、由輪船到滬、交上海縣、發驛六百里、馳奏、(光緒元年三月十三日)

而して其の淮軍攻破の情形は左の沈葆楨の奏疏(淮軍攻破内外獅頭社摺)に依りて知るを得べし

竊、臣等於本年三月十三日、業將淮軍分途拔木通道、翻山逼巢情形奏明在案、茲復迭據總統淮軍提督唐定奎報稱、各營自紮竹坑埔後、卽將山麓榛莽一律廓清、三月十七日擬進攻竹坑社、料該番必有埋伏、豫派統帶武毅左軍提督張光亮、出竹坑山前爲中路、管帶左軍左營遊擊陳有元、管帶左軍右營遊擊何迪華、管帶右軍右營副將宋先聘、由左右兩路各路、步々哨探、攀緣登山、又以管帶武毅親兵、副營總兵章高元、營務處候補知府田勤生、繞由竹坑山後進、拊其背、以絕外援、張光亮等行入箐叢伏、賊突起、我軍用連珠陣法、且戰且進、擊傷兇番十數名、將士乘勝搗巢、該番捨穴而走、抄出鴉芋數千觔、槍矢刀斧數百件、內有鬪體十餘顆、非捐軀之士卒、卽被難之人民、揮淚瘞之、其社正據竹坑山巔、東望阿栽米息アサカイシ中心嶺、南瞰楓港刺桐脚、俱朗若列眉、誠形勝要區也、因飭陳有元、分一哨扼之、特其社下距竹坑埔尙七里、中隔重山、慮倉卒之際、聲息驟難相聞、又

飭何迪華、分一哨、踞其適中之山、以聯絡之、自入山來、步々爲營、非惟礮石無所取資、卽版築萬難、咄嗟立辦、因購麻袋數萬、擊之以趨、遇敵則攻、得險卽守、就地囊土立壁、不日而成、番族望之、氣奪、竹坑布置就緒、仍督將士、循大龜紋溪、向内外獅頭等社、開路、該番登高瞭望、百十成群、二十三日、章高元帶隊前擊、槍傷悍番十數名、奪其紅旗而歸、二十五日、正在伐木、突有兇番二百餘人、蜂擁截路、經張光亮、章高元應隊迎戰、鏖鬪逾時、陣斬十餘名、傷十數名、而散、我軍乘勝入砦、焚其草寮五六十區、詢諸土人、蓋龜紋所屬之本武社也、二十七日、章高元率親副營、築壘於溪左之大橋頭、並分哨山頂、仍飭合力翦關草萊、以爲進取之計、其南勢湖一路累經提督王德成、周志本等、沿途開通、每日兇番四五百人、撓我進路、互有殺傷、焚其沿山草寮百餘所、該番堅築石臺、爲久踞計、二十七日管帶武毅右軍左營、總兵余光德、進紮衡山、此三月望後、攻克竹坑、本武等社、並兩路進紮之情形也、四月初、唐定奎親登絕頂、見内獅頭社正面、懸崖如削、無徑可通、仍飭各營、循龜紋溪、剪關而進、思取勢以擣其後、至初三日、又廓清三里、有餘、張光亮正寬路上山、相度營址、忽兇番二三百人、突起莽中、隘地相逢、短兵奮擊、鏖戰兩時許、悍番扶傷數十、遁入密箐、左軍正營幫帶副將馬加銀、左軍左營哨官遊擊張賢扶、均受槍傷、勇丁亦受傷六名、初四日、宋先聘營其山巔、龜紋社之接濟梗矣、南勢湖一路、又派中軍前營副將劉朝林、營於獅頭山背、去外獅頭社僅二里、訪聞大甘仔力トカカレン周式濫等社、皆萃居外獅頭社壘、石牆插

鹿角、建望臺、樹哨旗、以守、我軍疊次、陣斬悍番二十餘名、轟傷百餘名、而兵勇陣亡受傷者、亦十數名、將士憤極、勇氣彌厲、各思滅此朝食、而兼旬不雨、酷熱如內地之六月、張光亮、王德成、章高元、感受風瘴、病莫能興、張光亮、竟以十四日歿於營次、知府田勤生、代領其衆、唐定奎登山、察看形勢、見生番於各山稍平之處、亦自伐木通路、蓋知官軍清道、而後行、故掘阱乎其中、置伏於其旁、去荆棘以誘我也、十五日、唐定奎、面授各統帶機宜、十六日子時、犒食銜枚而進、則內獅頭社者、唐定奎自督親兵正營、爲中路、陳有元率左軍左營、爲左路、宋先聘率右軍右營、爲右路、而以副將畢長和、帶親兵副左營、伏於山後、以斷龜紋社救援之途、田勤生以左軍正營繼之、何迪華帶左軍右營、扼山岡、以斷外獅頭社往來之道、東方未白、中路之兵、已過三卡、聞其無人、至第四卡、逆黨呼嘯迎拒、槍礮雨集、而陳有元、宋先聘、已由左右踰嶺、軼至山巔卡、番擾動、中路遂乘銳、猛攻連破堅卡、與左右合搗賊巢、該番依然負險死守、龜紋社兇番聞信、果以二百餘人前來、遇伏而潰、畢長和、田勤生、仍留哨設伏、別分兵由山後繞出、與中左右三路、併力合圍、自卯至巳、賊砦始破、計斬悍番六七十名、內一名、名阿拉推、龜紋社番酋之弟也、轟傷者二百餘名、生擒小番二名、奪獲槍刀三百餘件、餘番二百餘人、衝入深林、向龜紋社而竄、何迪華通抵風吹嶺、始還、當時我軍、一面糞土築營、一面搜查草寮、抄出福靖左營旗幟十餘面、槍礮十桿、番槍百餘槍、刀斧千餘柄、火藥百餘斤、鴉片數百石、髮辮二十餘條、焚其草寮二百餘間、撤左軍右

營何迪華守之、此四月十六日攻克內獅頭社之情形也、剿外獅頭社者、提督周志本、暨副將劉朝林、率中軍前營營字營兩哨、爲中路、提督梁善明、帶中軍副左兩營、爲左路、總兵余光德、帶右軍左營、提督姚天霖、帶右軍正營兩哨、爲右路、亦三路齊進、自卯至辰、連破五卡、巳時攻克外獅頭社、斬斃悍番三十餘名、轟傷百餘名、奪獲槍刀一百餘件、餘番二百餘名、向大甘仔力社奔逸、周志本派中軍副營三哨、營於山巔、一面搜查草寮、抄出刀斧火藥鴉片、與內獅頭社相埒、計燬其草寮一百餘間、隨於前後溪壑、覓得白骸甚夥、千總郭占釐、指爲王開俊及勇丁等捐軀之地、無貴無賤同爲枯骨、慘目傷心、急購木匣殮之、其王開俊首級、必爲逆酋所藏、尙須細訪下落、此同日攻克外獅頭社之情形也、陣亡淮勇十二名、土勇一名、受傷者四十餘名、都司彭壽長、鍾玉鏞、均受槍傷、業已分別醫治等因、前來臣等思獅頭兩社、自外生成、戕我兵民、傷我良將、此次各軍深入、用伸天討、而快人心、其主謀助惡各社、果能悔罪輸誠、縛獻渠魁、以彰國典、臣等何敢不仰體朝廷好生之德、寬其脅從、倘梗頑如前、亦不敢畏難、苟安留遺孽、以貽民患、淮軍歷著偉績如此、戰事各將領、並不以之自多、而披荆棘之勞、炎瘴毒霧之酷、蕪山越澗之奇險、含沙射影之難防、其艱苦、更非血戰中原者比、可否容臣等彙案擇尤請旨獎勵之處、出自逾格天恩、除飭查明張光亮生平戰功、別行奏懇賜卹外、謹將先後剿克竹坑、本武及內外獅頭各社情形、謹會同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合詞恭摺、由船內渡發驛六百里馳奏、（光緒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斯くて到る所堡を築き兵を屯し持久逼迫の策を取りしより五月に至り蕃人力盡き營に至り降を乞ふに及び此の役約三月の久きに亘り其の間清軍の戦死病没合せて一千九百十八人に及びといふ其の蕃人の歸降就撫の情形は沈葆楨の左の奏疏に記する所に依りて知るべし

番社就撫布置情形疏

竊臣等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將先後攻破竹坑、本武並內外獅頭等社情形、奏明在案、茲迭准總統准軍提督唐定奎報稱、各軍攻克獅頭等社、後仍分哨扼險、拔木通途、徐圖進取、附近各社、知負觸不足恃、天討不可逃、五月初九日、率芒社番目一名晉笏、一名姑益翼、一名沙貝、一名處雷、一名姑猷、董的社番目一名烏力烈、南片社番目一名姑冷、草山社番目一名土結、一名晉朗等、率散番五十餘人、到營乞降、經該提督傳譯曉諭利害、愈共震懾、願求收恤、當日均給衣履諸物、該番等各跪戴而歸、十二日、枋山民人有程古六者、帶至內龜紋社番目野艾、外龜紋社番目布阿里烟、又有射不力社番目郎阿郎者、帶至中紋社番目龜吹仔、周武濞社番目文阿蛋、及散番等百餘人、款營乞降、該提督示約七條、曰違雜髮、曰編戶口、曰交兇犯、曰禁仇殺、曰立總目、曰墾番地、曰設番塾、以龜紋社番野艾、向為諸社頭人、拔充總社目統之、著照約遵行、所統番社、如有殺人、即著總目交兇、如三年之內、各社並無擅殺一人、即將總目從優給賞、其獅頭社餘孽、探悉竄伏何社、即由何社限交、不許藏匿、野艾及各番等、均願遵約、隨將竹坑社更名曰永平社、本武社更名曰永福社、草山社更

名曰永安社、內外獅頭社更名曰內外永化社、脅從各社均許自新、惟獅頭社罪大惡極、漏網者不許復業、所有內外永化社、即著總社目別招屯墾、以昭炯戒、於枋寮地方、先建番塾一區、令各社均送番童三數人、學語言文字、以達其情、習拜跪禮讓、以柔其氣、各番聞之、無不俯首帖服等因、適臣凱奏、本月十一日、由省東渡、十七日抵臺、與臣葆楨公同參酌、伏思曩奉撫番之命、以獅頭社之變、易撫為剿、實出於不得已、幸天威所震、頑族歸誠、敢不仰禮生成、使之同託衽幪之下、惟狃獠之性、初就範圍、不能不堅明約束、俾先受我羈勒、後乃可徐與漸摩擬、即如該提督所請按條、實力奉行、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候聖裁、(光緒元年五月二十三日)

臺南撫番就緒准軍陸續凱撤摺

竊臣等於本年五月二十三日、業將臺南番社次第就撫情形奏明在案、茲復准總統准軍提督唐定奎報稱、五月十五日、巡檢周有基帶至中心崙社、媽梨也社、阿栽米息、及新改之內永化社外永化社番目乞降、即令雜髮、賞給衣履、宣示條款、均各俯首聽從而歸、十七日千總郭占鼐、復帶至大籠輦社、謝阿閣社、龜仔籠輦社、番酋乞降、曉諭如前、亦皆欣躍以去、惟據率芒社目稟稱、迤北之北方社等五社、與該社素不相能、該社今已歸誠、自當守法、恐北方社仍復逞兇等語、當時諭以此後如有啓釁情事、不拘何社、均應控官候訊、分別曲直、不許擅自爭鬪、即飭郭占鼐、往諭北方社、相率來歸、毋得自外等因、又據准軍營務處知府田勤生、鳳山縣知縣孫繼祖等稟稱、於五月

十五日、在刺桐脚地方、設立招撫局、各雜髮番管等、帶同通事書識、前赴各社、造具戶口清冊、一俟送齊、再行編驗、散給腰牌、其在社未雜髮之番、亦均發給剃刀、俾自雜髮、以昭畫一、該番裸居習慣、自見受撫、番酋賞穿衣袴、各萌愧耻、競慕冠裳、時々來局、請領衣袴爲式、學製改裝又中文、永化二社、各送番童二名、願入官學、擬於枋寮創建義塾、延師教導、俾通言語文字、有以自達其情、所有膏火口糧、由官發給等因、臣等於此、竊幸撫局之有成、而番族向化之有漸也、惟淮軍自去秋渡臺以後、沿海設防、衝風冒雨、瘴癘交侵、物故者已不少、今年深入內山、圍剿番社、披荊斬棘、越澗騰巖、艱險萬狀、將士勞苦之餘、加以疾疫、其甚者至一營無病之人僅二十有七、炎荒酷熱、深秋未已、爲日正長、大支勁旅、關國家元氣、非及早量移、恐有不堪設想者、臣等思剿務已畢、撫局亦有端倪、雖未敢大意疏防、亦須更番休息、因飭淮軍全數、移回鳳山老營、以待內渡、先飭署臺防同知袁開栢、馳往接辦招撫事宜、復飭鎮臣張其光、於前駐崑崙崙坳等處之四營內、抽出六哨馳往、會辦總兵朱名登、副將王福祿兩營、留紮刺桐脚、千總郭占鼈一營、留紮南勢湖、調提督高登玉、副將李勝才、帶蘭軍兩營、由郡城前往、填紮瑯嶼、竝調在省之王蔭南、林福喜兩軍、來臺候遣、現准唐定奎報稱、染病最重之右軍正營、銘中左營、業於六月初一日、先令啓程回鳳、其刺桐脚各營、於初六日、親督就道、南勢湖各營、於初十日、由提督周志本、率帶回防、琅嶼兩營、俟蘭軍到齊、當即陸續撤凱撤等因、臣等一面飭船政局、豫派輪船、到旅後口拋泊、候

其整隊登舟、惟局船均派差使、前赴各口轉運、一時未能遞集、而臺地六七月間、風湧異常、非同風浪稍平、口岸不能停泊、淮軍人數近萬、兼以疾病者衆、艙位宜寬、官輪往來、周轉曠日、需時恐傳染者多、省費而滋窒礙、擬更雇洋輪濟之、俾得迅速內渡、其病甚不能登舟者、仍留鳳山調理、俟全愈後、以局船送之北歸、合將臺南撫番情、竝淮軍凱撤內渡緣由、謹會同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恭摺由輪船內渡發驛六百里馳奏、(光緒元年六月十八日)

(附記) 裝送王開俊忠骸片(沈葆楨)

正繕摺開、准唐定奎報稱、本月二十日、營務處知府田勤生、帶隊巡山、派縣丞李際、同勇丁、至內獅頭社、左近密箐中、見有首級絡於竿杪、急爲解懸、負回營次、經唐定奎飭、會隨王開俊、剿番之千總郭占鼈、及其舊部兵勇等、環列諦視、咸稱、確係前遊擊王開俊之首、計死難已逾百日、面目凜々如生、莫不搏額下淚、歎爲鬼神呵護、即備木匣、裝送郡城、轉交故員家屬、祇領歸葬、以慰忠魂等因、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光緒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次で光緒三年昭忠祠を鳳山城外に勅建し以て死者の靈を祀れり

(參照) 勅建鳳山昭忠祠碑

於維聖清含育萬品、雙牙咸折、宵類知歸、獨臺灣孤懸海中、物產豐殖、生番錯處、鼠伏猿緣、外啓戎心、內遺王化、廼恢廟勝輔、德以威、豐遠人、馴異類、將領忠力、士卒用命、窺謀既寢、蒙

機漸開、爰疇勳庸、竝旌義烈、有勅建昭忠祠於臺灣之鳳山、祀提督王德成、張光亮、李常孚、總兵胡國恒、福建候補道田勤生等、諸部死事者、無問官卒、咸得塋饗、有司以時詣祭、牲幣如禮、必備必虔、褒往厲來、規制遠矣、先是日本以番戕難民爲辭、於同治甲戌春、入犯臺南、詔以今尙書沈公視師、公請益軍、則遣今福建提督唐公、將淮軍萬人以往、唐公方屯徐州、受調遣發、不憚行、旗鼓嚮指、號令明肅、日本度不可敵、請成而退、會生番復戕開山官兵於獅頭山下、移軍往征、番類胚渾、阻箐出沒、嗜殺忘死、奮以度外置之、唐公刊道列營、轉戰奪險、連下番社、首惡就擒、餘休軍威、相率歸命、芟蕪不極、約以八條、革頑奉法、易獸爲人、威行窮山、歡播醜種、是爲臺灣生番服化之始、竣功都籍、陷陣中瘴、物故者幾二千人、宿將賢僚、忠存魄逝、班師息瘁、駐旆澄江、於是踰二年矣、唐公喟然、語提督周志本、章高元曰、我儕奉國威靈、涉遠犯難、師武臣職也、公等悉智盡勇、僕受其成、而王田諸君、出不偕入、皇仁章祀、禮亦宜之、章義抒哀、茲焉何屬、周君章君、廼謂銘曰、是行也、吾子實掌書記、本末具睹、忠勤共之、辭而碑焉、繫吾子之責、銘不獲辭、於戲諸君、在軍十餘載、南北巨孽蕩定、咸豫、今茲戡遠啓昧、烈垂方來、交嶺祠伏波、寧益祠武鄉、古今實同、頌勳何媿、祠十有二楹、創於光緒乙亥七月、迄丙子六月落成、遷葬鳳山枋寮兩冢、千九百十八棺、仍置祠田、守者司之、別石具勒、參將程曾郁、副將趙元成、經理其事例、得塋書、辭曰、

海氛蒸鬱兮、山嵐與通、島夷旁伺兮、諸華不同、猿狖異性兮、沙塵濛々、函入聖度兮、勞臣之功、竊林麓兮千萬重、靈風肅兮神雨從、偕彼狂兮波激溶、福新低兮膺膏蒙、歌峒叟兮舞蠻童、戴皇覆兮永無窮、屹字下兮碑穹隆、用告來者兮、式茲群忠、
大清光緒三年歲次丁丑秋八月、鳳陽柳銘撰、

第四項 率芒社の討伐

光緒十年清國兵勇の卑南に行く者楓港より双溪口を經阿郎壹アロウイチに至る通路を過ぐる際 Suvon (率芒) 社蕃の爲めに數十名を要殺せらる。是に於て兵を派して同社を討ち盡く其の社を剿燼したり

第五項 下蕃社討伐

光緒十六年三月 Parizario 部族に屬する Vojyan (牡丹) 社酋長 Kajava 等數名恒春の車城田中央附近に於て庄民王姓の者三人を伏殺せり兩庄の民仇を挟み此の年九月 Kajava の兄弟三人田中央庄内田頭地方に来るを偵ひ衆を率ひ之を襲殺し其の死屍を燒毀せり Vojyan 社蕃之を聞きて大に怒り Kusals (高士滑) Katsinai (加芝來) 其の他附近の各社と謀合し五六百人を聚めて車城田中央の二庄を襲ひ庄民亦衆を集めて防禦し鬪爭數日輸贏なし恒春知縣呂非瓚、恒春營遊擊兼屯軍隘勇營官設炳南、車城汛把總等相議し兵威を示して鎮壓せんとす蕃衆應せず反て其の兵勇を殺すに至りしかば乃ち巡撫に稟して討蕃を請ふ是に於て十二月中旬臺灣總鎮萬國本は兵勇千餘、大砲數門を整へて臺南

より至り車城に上陸し兵勇を四重溪内山の双溪口、牡丹山下に配し聲言すらく大舉して蕃社を剿討せんと而かも兵を按して動かさず蕃人之を逆撃し清兵の殺さるゝもの日に多く且つ兵勇の病者甚だ多く死するもの夥し萬國本終に通事を派し甘言以て *Kajava* 等を慰諭し之を管内に招きて車城田中央兩庄の總理と和約せしめ爾後人を殺す者は賠償金(六十圓乃至八十圓)を出すべく且つ永遠に相闘争せざるべきを誓はしめ翌十七年正月萬國本は臺南に引上げたり而して *Vojan* 社蕃の兵民を殺すこと依然たり是に於て知縣は再び巡撫に派兵を請ひ總鎮萬國本は再び兵勇一千餘を率ゐて來り復た双溪口、牡丹山下に兵を屯し蕃社の剿討を聲言し而して未だ發せずたましく風雨連日已ます萬國本乃ち行路の不利を名とし通事を派し各社酋長を營に召し庄民と和約を重ねしめて歸る然れども是れ實際に於ては和を蕃人に乞へるの姿なりしを以て蕃人の横肆をして已まざらしむるに至れり

第六項 上蕃社討伐

光緒十八年六月 *Tsyakvukvun* 部族に屬する *Tsyaravatsyak* (射不力) 社蕃楓港庄民を殺害す楓港庄民仇を挾み蕃人を殺せしより蕃人千餘來りて楓港庄に迫る庄民亦衆を擧げて之に抗し數日の間庄民四人に死す庄民乃ち援を恒春縣に求む知縣高晉翰及び恒春營遊擊兼屯勇營官張世香等兵勇數百を率ゐて楓港に至り和約を爲さしめんとせしも蕃人肯んせず反りて兵勇を殺害せり會々高晉翰は病に罹り恒春に歸りて没し張世香は之を如何ともする能はず巡撫に稟して派兵を乞へり是に於て總鎮萬國

本三たび千餘の兵を帶して來り楓港に駐紮し兵を進めて四株、檳榔等の地に配し又 *Tsyaravatsyak* 社前面の山頂に屯兵せしめ先づ通事をして山に入りて蕃人に歸降をすゝむ蕃人應せず乃ち兵を進め先づ *Tsyakokovarie* (老佛) 及び *Pasonak* (巴士墨) の二社を討ちて之を破り蕃人數名を斬殺し其家屋を燒き其園圃を毀ち更に楓港庄民六十餘を募り義勇兵となし嚮導に充て進みて他蕃社を剿討せんとす蕃衆少く恐怖の色あり乃ち機に乗じ楓港汛官汪斌をして兵勇及び庄民若干と共に潜に *Tsyaravatsyak* 社に入り酋長 *Kanun* を生擒せしめ首を斬りて軍門に梟せり時恰も八月の雨期に際し颱風暴雨連日已ます山中屯營の兵勇大に苦み及び溪水氾濫の爲め溺死せしもの多く而して病死亦夥し此の時陳文緯といふ人新に恒春知縣に任せられ直に楓港に至りて萬國本と議し再び通事を派して大酋長及び各社酋長を召來し曉諭して楓港庄民と和約を爲さしめ萬國本は兵を臺南に返へせり爾後蕃人の爲めに行旅等の害を被る多きも概して不問に附し只一方に防隘を嚴にし彼此交も暴を以て暴に應せしに過ぎたり

第六節 アミス族及び臺東ハイボ族の討伐

第一項 奇密社の討伐

光緒三年統領吳光亮は水尾より大港口に通ずる道路を開かんとす附近なるアミス族に屬する *Kinit* 社蕃(水尾より大港口に至る沿道山上に在り)之を肯んせず總通事林東涯を殺し八月終に反す吳光亮

(光英)及び林福喜兵を督して之を討つ蕃人猖獗にして清軍利あらず遂に潰走す吳光亮更に孫開華、羅魁、林新吉等をして璞石閣駐營の兵を擧げて之を伐たしむ九月に至り蕃人支へず降を乞ふ吳光亮乃ち命すらく汝等果して誠意歸順せんと欲せば明春を期し各々一擔の米を負ひ我が營に來り獻じ以て他志なきを證せよと蕃人之を諾し翌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蕃人約を履みて營に至る吳光亮命じて營内に集め門を閉ぢ銃殺せり總數百六十五人の中遁れ還る者少かに五人なりしといふ

第二一項 加禮宛の討伐

初めて北路の開通を爲すや臺東の北部に在る加禮宛(ペイボ族の一部)はアミス族に屬する Tsika-sou(七脚川)諸社を唆動し清兵の病疫に侵さるゝ者多きに乗じ亂を謀りしが羅大春各社通事を集め實情を窮詰し切實曉諭して異心を息め又兵勇の病羸を汰遣し精銳を添補し戒備森嚴なるを致せしより形を逸めて惕息しき

光緒四年一月加禮宛は支那商陳文禮といふ者を殺す蓋し支那人の其の地に入りて開墾せんとするを悦ばざりしに因る加禮宛管哨官肅某之を憐み加禮宛に命じ金穀を遺族に給して贖罪せしむ加禮宛は肯せず反て傳令の兵を害し陰かに謀をアミス族に屬する Ukalio(支那人の竹窩宛)社蕃に通じ六月に至り反を企つ是に於て陳得勝は新城駐紮の兵を率ゐて之を討ちしも克たず吳光亮乃ち孫開華と謀り令を各地の營汎に傳へ兵を出さしむ李光、李英、張兆連は花蓮港よりし列風順は吳全城よりし吳乾初

は六合地庄よりし吳孝祿は農兵庄よりし劉國志は濁水營よりし吳光亮自ら督し七月二十六日先づ Ukalio 社を伐ち翌二十七日加禮宛庄を伐つ二蕃支へず走りて難を北方の東角山に避く會々暴風雨大に至り山中食乏しく餓死する者多く潜に逃れて海岸地方に走る者あり是に至り老蕃等山を下り營門に至り降を乞ふ吳光亮乃ち罪を赦して問はず且つ衣食を給し老幼婦女をして歸社せしめたり
次で布五十疋、嘔岐六疋、猪六隻、酒六壘を給して加禮宛の地を官買し東は加禮宛溪に至り西は山に至り南は荳蘭溪に至り北は加禮宛山に至る間を境界とし荳蘭溪以北を官地とし支那人の開墾を許し蕃人之を侵すを得ず同溪以南を蕃地とし蕃人の耕種に供し支那人之を侵すを得ざるの約を立て事全く平げり爾來治化に歸服せるを表する爲め加禮宛庄を改めて佳落庄といひ Ukalio 社を改めて歸化社といふべきを命せしが加禮宛は終に用ゐず Ukalio 社に少かに兼用せらるゝのみ

第三項 平埔蕃の討伐

光緒十四年臺東に在る清國有司の收斂甚だ酷なり而して收租の吏平埔蕃部落の一なる大庄(水尾溪南岸)に來る者威を以て迫り婦女を辱むるに至る廻階(水尾溪北岸)觀音山(水尾溪南岸)頭人埔、犁仔坑、石牌、里巷、公埔、新開園、里隴(以上中央線路)等の平埔各庄之を開きて憤起し力を大庄と合せ六月反を爲す秀姑巒、卑南地方のアミス族之に應じ勢ひ猖獗なり時にアミス族の Tapanon(太巴壘) Maman(馬太安)二社蕃先づ花蓮港の營汎に迫る李得勝之を邀撃して大に敗るや走りて同族

なる「Sikatsan (七脚川) Pokpok (薄々) 社に頼る該二社は已に歸附の蕃人たり是に於て陽はに之を肯んじ酒に酔ひて熟睡せるを窺ひ首を刎ること四十餘之を清官に致して賞を得たり

越れて二日平埔蕃及びアミス合せて數千進みて卑南に至り直隸州衙門及び兵營を圍み攻む統領張兆連自ら兵を督して防戦に力むる半月の久しきに及びしも終に解けず會々清國軍艦の來航するあり海上より發砲しつゝ兵をして上陸應援せしむ蕃人敵せず圍みを解きて去り事平らぐを得たり或は曰く一夜軍艦燈を點じて敵狀を察す蕃人見て驚き戒めて曰く月橋上に横はる凶兆なりと終に解散せりと乃ち更に拔仔庄、新開園に各一營を添設せり

第四項 呂家望社の討伐

光緒十五年ブヌマ族に屬する Rokavon (吳家望) 社不穩の舉あり統領張兆連兵を擧げて之を討ち次で平定す

第五項 平埔蕃の討伐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三日觀音山庄の平埔蕃反し大庄總理宋梅芳及び Hanowan (下羅灣) 社通事朱某を殺す十五日拔仔庄營官吳某花蓮港營官邱光斗兵を率ゐて觀音山庄を討ち斬首七級に及ぶ他庄に在る平埔蕃皆降を乞ふ時に新開園及び花蓮港營糧食盡く仍て歸附の平埔蕃に命じ銀數百兩米千餘石を獻せしめしに之を肯んせず二月又反し新開園營を圍む營官劉某力戰之を敗りしも平埔蕃屈せず璞石閣

に據りて堡寨を築き兵民を殺傷す三月吳は拔仔庄より邱は花蓮港より兵を進めて之を討ち漸やく平らぐ平埔蕃乃ち米銀を獻じて歸順の意を表せり

第七章 支那人の臺灣土蕃に關する人種的觀察

支那人の初めて臺灣島の位置を知り且つ其の固有土人乃ち土蕃の存在を認めしは實に年久しくして隋書に既に其の事見たり然れども當時只土俗言語を異にせる異人族として認めしのみにして別に命名を爲せるにあらず其の之れあるは明の時莆田の人周嬰の「東番」と名づけたりしを嚆矢とす蓋し東方海島の蕃人といへる義なるべし何喬遠の閩書には乃ち亦此の稱呼を採用せしも其の人種的解決に至りては「東番夷不知所自始」と曰へり而して清朝の臺灣を領有するに及び其の政化に歸附するの有無を以て二類に大別し一を「生蕃」といひ一を「熟蕃」といへり是れ原と支那の西南部に在る苗族に對し政化に歸附せざるものを「生苗」と呼び歸附せるものを「熟苗」と呼ぶに倣へるものにして人種的觀察に據りしにあらす

明末の寓賢沈文光の雜記に臺灣土蕃の由來を記して曰く

臺灣土蕃、種類各異、有土產者、有自海船飄來、及宋時零丁洋之敗、遁亡至此者、聚衆以居、男女分配、故番語處々不同、

其の臺灣の土蕃に言語を同じくせざる種類ありとし且つ土產の者あり海船飄來の者ありといへるは

移住の新舊を指説せるものといふべく未だ其の本源地に説き及ばざるのみ宋時零丁洋の敗者遁亡此に至るといふが如きは人種的解決上價值ある無し

康熙三十六年初めて臺灣の内地を探検せる郁永河の稗海紀遊に臺灣土蕃(平地近蕃)の特徴及び起源を記し

狀貌無甚異、惟兩目拗深、瞪視似稍別、其語多作都盧囀聲、呼酒曰打喇酥、烟曰篤木固、相傳、元人滅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爲颶風飄至、各擇所居、耕鑿自贍、數世之後、忘其所自、而語則未嘗改、

蓋し金は北方アムール河上より南進して支那に入り一時國を建てたる滿洲人の朝號なれば其の説固より妥當ならざるなり

康熙二十三年諸羅知縣たりし季獻光の榕洲文稿に曰く

臺灣、海中番島、昔人所謂乾坤東港華嚴婆娑洋世界、名爲雞籠、攷其源、則琉球之餘種、自哈喇分支云々、

其の臺灣の土蕃を以て琉球之餘種と爲すの説は古來淵源する所あり乃ち隋書に「大業三年煬帝羽騎尉朱寬をして琉球(即ち臺灣)に至らしむ言相通せず一人を掠めて返る七年復寬をして之を慰撫せしむ琉球従はず其の布甲を取りて還る時に倭國の使來朝し之を見て曰く此れ夷邪久(今の琉球)國人の

用ゆる所なり」といへるに本づき立説せるものなるべく獨人ドクトル、フリードリッヒ、リース氏の如きも主として重きを隋書に置き之と近似の説を唱へり然れども地理上近接せる海島の土人間に行はるゝ一二の土俗言語の近似は未だ必ずしも其の系統の同一なるを證すべき價值なく又一步を假して二者の近似を是認するも其の本源地の琉球なるを解決すべき理由たるの力なし乃ち該近似の關係は寧ろ海流の自然に隨ひ臺灣より琉球に及びし結果なりとも言ひ得べければなり

乾隆九年巡臺御史六十七の臺灣番社采風圖考に據れば

南社、猫兒干二社(彰化地方)番、其祖與化人、渡海遭颶風、船破漂流到臺、娶番婦爲妻、今其子孫婚配、皆由其父母主婚、不與別番同、

といへる如き或は少數なる支那人の飄流して臺灣に至り土蕃の或るものと血を混せしを記したるならんも未だ以て土蕃の起源と認むべからず

之を要するに支那人の臺灣土蕃の本質に關する人種的觀察は粗笨を極むといふに歸著すべきのみ隨て學術上未だ參考すべき價值ある立説あらざるなり而して其の之れあるを致せし唯一の要因は土蕃を認めて化外の異類とし殆ど之を人類の班に除外するの概念に本づけるに外ならずして諸羅縣志に「鮮食衣毛、所異於禽獸者、幾希矣」、といひ東征集に「此輩、雖有人形、全無人理、」といひ問俗錄に「鳥語鬼形、殆非人類、」といふが如きは其の事例にして終に虛構誇大の傳説を書に筆して異まざ

るものあるに至れり今試みに著しき二三の抄記を左に掲げん

(甲)魔鬼に似たる蕃人 番境補遺に曰く「斗尾、龍岸番、皆偉岸多力、文身文面、狀同魔鬼、出則焚掠殺人、土番聞其出、皆號哭走避、」と是れ蓋しアタイヤル族に屬する南方の一部の土蕃を指したるもの、如く乃ち其の數條の刺墨を顔面に施す爲め醜容を致せるを誇大形容せしものなるべし

(乙)雞距の蕃人 番境補遺に曰く「雞距番、足趾植杼、如雞距、性善緣木、樹上往來跳躑、捷同猴狎、其巢與雞籠山相近、」と又番社米風圖考に曰く内山絶頂、有社、名曰啣、其番剪髮、突睛大耳、狀甚惡、足指如雞爪、上樹如猿獼、善射好殺、無路可通、土人扳藤上下、與近番交易、一月一次、雖生番亦憚焉、」と二者共にアタイヤル族に屬する蕃人を指せり雞距の如しといひ雞爪の如しといふもの其の樹上住居を爲す爲め山徑徒跋を爲し自ら足趾の變形をなすに至れるを誇大形容せしものなるべし

(丙)人肉を食する蕃人 臺灣志略に曰く「陸路提督萬正色、有海舶之日本、行至雞籠山後、爲東流所牽、抵一山下、舟中四人、登岸探路、見異類蛇首猙獰、馳躍一人共瞰之、三人逃歸、於莽中遇一泉人、携之登舟、道妖獸人狀、泉人曰、往余舟至、同侶遇瞰、惟余獨存云々、」と其の地勢より按ずれば臺東地方の北部なる如し然れども臺灣に人肉を生食するの風ある蕃人の存在することは甚だ疑はし恐らく迷信上異人族の肉を煮て食するの風あるを誇大形容せしものなるべし

(丁)矮人 鳳山縣志に曰く「由淡水入深山、番狀如猿猴、長僅三四尺、語與外社不通、見人則升樹杪、人視之則張弓相向、」と蓋し是れツァリセン族の口碑に一種の矮人の存在するを想像しつゝ、あるを事實として傳へしものなるべし

而して其の極一種の迷信を胚胎し蕃を惡むの情を轉じて至親に移すの沒倫を見るに至れり同治九年に成れる林豪の東瀛紀事に載する左の一節の如き以て證と爲すべし

臺地無虎、生番即虎也、聞噶瑪蘭之奇萊、有居民近生番者、父死於番、安葬既畢、二子在野、見父導番至、殺兄以去、弟疾趨斜徑、匿叢草中、得免、番目直視過者、每斜行以避之是夜、弟聞兄叩門、不敢喘息焉、蓋死於虎、爲虎俛導虎以傷人、而死於番者、則爲番俛導番以殺人也、故凡見殺於番者其家人不敢出聲哭泣、不敢爲位招靈上墓祭享、恐番覺而鏢鎗隨至也、嗚呼亦可憫哉

乃ち支那人の臺灣土蕃に關する人種的觀察は

(一)人種考定の解決は學術上全く價値なし

(二)人類の現状を記述するに屢々稗史的の傳説を以て事實と爲す

との缺點を免かれざるに歸結すべきのみ

附錄 臺灣蕃地交涉年表

干支	皇曆	漢曆	西曆	事	項
丁卯	推古十	隋大業三	六〇七	羽騎尉朱寬琉球(臺灣)の異俗を訪ふ言語通ぜず一人を掠めて返る	
辛未	同十九	七	六一一	朱寬琉球(臺灣)を撫す土人従はず之を逆撃す	
	壽安永元	宋淳熙間	一一七四 一一八九	臺灣の土蕃竹筏に乘じ支那の東岸(泉の水潭)に侵掠を企つ	
庚戌	永享二	明宣德五	一四三〇	大監王三保西洋に航するの途臺灣に漂著し藥を水中に投じ土蕃の病者をして洗滌せしむ	
	永祿頃	明嘉靖末	一五〇代	日本人臺灣北岸の土蕃を焚掠し避けて山に入らしむ 支那南部の漳泉人初めて臺灣の土蕃と貿易す	
癸亥	六	四十二	一五六三	海賊林道乾南部の打鼓山社蕃を虐殺し又北部の平埔蕃を苦累す	
壬戌	元和八	明天啓二	一六二二	和蘭人澎湖に據る	
癸亥	九	三	一六二三		
甲子	寬永元	四	一六二四	和蘭人澎湖を退き南部臺灣に據る	
乙丑	二	五	一六二五		
丙寅	三	六	一六二六	和蘭の宣教師カンヤクス初めて土蕃の教化に著手す 西班牙人基隆に據り土蕃に布教を企つ	

丁卯	四	七	一六二七	
戊辰	五	明崇禎元	一六二八	西班牙船カルバハル號臺灣の東海岸に漂著し土蕃の殺掠に遇ふ
己巳	六	二	一六二九	和蘭の宣教師ロベルト、ユニウス臺灣に来る 西班牙人淡水に據り土蕃に布教を企つ
庚午	七	三	一六三〇	
辛未	八	四	一六三一	
壬申	九	五	一六三二	カンボチャの船宜蘭海岸に漂著し土蕃の殺戮に遇ふ西班牙人兵を發し之を警懲して克たす
癸酉	十	六	一六三三	西班牙人臺北平原の蕃地を探檢す 西班牙宣教師グアエス蕃害に死す
甲戌	十一	七	一六三四	
乙亥	十二	八	一六三五	西班牙宣教師ムロ蕃害に死す
丙子	十三	九	一六三六	
丁丑	十四	十	一六三七	
戊寅	十五	十一	一六三八	
己卯	十六	十二	一六三九	ジャバアの東印度會社より實況視察者來臺し土蕃教化の成績をも視察す
庚辰	十七	十三	一六四〇	

辛巳	十八	十四	一六四一	
壬午	十九	十五	一六四二	
癸未	二十	十六	一六四三	和蘭人の教化を受けたる土蕃を教師に採用す
甲申	正保元	十七	一六四四	
乙酉	二	明弘光元	一六四五	和蘭宣教師ユニウスの蕃語譯「耶穌教問答」成る 和蘭人は歸附土蕃の長老を集めて評議會を組織す
丙戌	三	明隆武元	一六四六	
丁亥	四	明永曆元	一六四七	和蘭の宣教師ダニエ、ルグライヴス臺灣に来る
戊子	慶安元	二	一六四八	和蘭人は土蕃教育の學校をシンカン及モアタオの二社に建つ
己丑	二	三	一六四九	和蘭宣教師バツバルスの蕃語辭書成る
庚寅	三	四	一六五〇	
辛卯	四	五	一六五一	
壬辰	承應元	六	一六五二	支那人の内亂あり歸附土蕃大に和蘭人の爲に力を致す
癸巳	二	七	一六五三	
甲午	三	八	一六五四	

己酉	九	康永	二十三	一六六九	
庚戌	十	康永	二十四	一六七〇	
辛亥	十一	康永	二十五	一六七一	
壬子	十二	康永	二十六	一六七二	
癸丑	延寶元	康永	二十七	一六七三	
甲寅	二	康永	二十八	一六七四	
乙卯	三	康永	二十九	一六七五	○B.Sの「等閑にせられたるフォルモサ」和蘭に於て出版せらる
丙辰	四	康永	三十	一六七六	
丁巳	五	康永	三十一	一六七七	
戊午	六	康永	三十二	一六七八	
己未	七	康永	三十三	一六七九	
庚申	八	康永	三十四	一七八〇	
辛酉	天和元	康永	三十五	一七八一	
壬戌	二	康永	三十六	一七八二	鄭氏の部將陳緯は新港竹塹等の番社を夷らぐ

乙未	明暦元		九	一六五五	
丙申	二		十	一六五六	
丁酉	三		十一	一六五七	和蘭人は土蕃教育に要する宗教上の課目を定む
戊戌	萬治元		十二	一六五八	
己亥	二		十三	一六五九	
庚子	三		十四	一六六〇	
辛丑	寛文元		十五	一六六一	和蘭宣教師クラヴィウスの善語譯新約聖書の一部成る 鄭成功は臺南附近の番社を巡視し土蕃を慰撫す
壬寅	二	清永 康熙元	十六	一六六二	鄭成功は其部將十人をして番社の事を分管せしむ 明人沈文光がアカルワン社に入り蕃童を教化す
癸卯	三	康永	十七	一六六三	
甲辰	四	康永	十八	一六六四	鄭氏の部將黃安は阿狗讓蕃を討つ
乙巳	五	康永	十九	一六六五	鄭氏が兵を農に寓するの法の進行に伴ひ蕃界の事業興る
丙午	六	康永	二十	一六六六	
丁未	七	康永	二十一	一六六七	
戊申	八	康永	二十二	一六六八	

癸亥	三	永 三十七 康 二十二	一六八三	清軍の臺灣に上陸せし時土蕃接應して至りし者を賞す
甲子	真享元	康二十三	一六八四	臺灣知府蔣毓英は歸附土蕃を安撫す
乙丑	二	二十四	一六八五	
丙寅	三	二十五	一六八六	
丁卯	四	二十六	一六八七	
戊辰	永祿元	二十七	一六八八	
己巳	二	二十八	一六八九	
庚午	三	二十九	一六九〇	
辛未	四	三十	一六九一	
壬申	五	三十一	一六九二	
癸酉	六	三十二	一六九三	陳文林佩さいふ者の商舶風に遭ひて臺後山後(蕃萊地方)に至り留まりて土蕃と交通す
甲戌	七	三十三	一六九四	臺灣府志初修成る中に蕃俗の一篇あり
乙亥	八	三十四	一六九五	臺灣知府新治揚土蕃を招撫するに力め府城附近の蕃社に社學を設く
丙子	九	三十五	一六九六	頼科さいふ者雞籠方面より山を越り臺東の崇文蕃地に至る

丁丑	十	三十六	一六九七	郁永河は西部平原の蕃地を探検す
戊寅	十一	三十七	一六九八	
己卯	十二	三十八	一六九九	吞弊社を討伐す
庚辰	十三	三十九	一七〇〇	
辛巳	十四	四十	一七〇一	劉却の亂を諸羅に起せし時所在の生蕃四出して殺戮を逞くす
壬午	十五	四十一	一七〇二	
癸未	十六	四十二	一七〇三	
甲申	寶永元	四十三	一七〇四	アサルマナザルの偽臺灣成り中に虚構せる土蕃の土俗言語を載す
乙酉	二	四十四	一七〇五	臺厦分巡道王敏政歸附土蕃を安撫す
丙戌	三	四十五	一七〇六	
丁亥	四	四十六	一七〇七	
戊子	五	四十七	一七〇八	泉州人土蕃と約して臺北平原を開墾す
己丑	六	四十八	一七〇九	
庚寅	七	四十九	一七一〇	

辛卯	正徳元	五十	一七二一	
壬辰	二	五十一	一七二二	
癸巳	三	五十二	一七二三	北路參將阿蔡文は西部の蕃地を巡視す
甲午	四	五十三	一七二四	
乙未	五	五十四	一七二五	浙閩總督覺羅滿保は「生蕃歸化疏」を上る
丙申	享保元	五十五	一七二六	
丁酉	二	五十六	一七二七	臺灣道陳瓚は北淡水の蕃地を巡察す
戊戌	三	五十七	一七二八	諸羅縣下の通事吳鳳蕃人化育の爲め難に死す
己亥	四	五十八	一七二九	
庚子	五	五十九	一七三〇	
辛丑	六	六十	一七三一	朱一貴の亂に際し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の歸附土蕃殺掠を肆にす 劃界邊民の議出づ 阿里山水沙連蕃反し翌年就撫す 石を蕃界に立て、漢人の越入を禁制す 臺灣道陳大章は熟蕃の讀書を能くし文理に通する者を衍生に擧るの特典 を定む
壬寅	七	六十一	一七三二	臺灣知府高輝大に熟蕃々童の就學を奨勵す 傀儡蕃を討つ
癸卯	八	雍正元	一七三三	
甲辰	九	二	一七三四	

乙巳	十	三	一七二五	蕃地を拓墾せんと欲する者は蕃租を納むべきことを定制す 熟蕃婦の口餉を免じ又熟蕃丁の餉は穀一石を銀三錢六分に折價し改徵す 水沙連蕃を討つ
丙午	十一	四	一七二六	巡臺御史尹秦は「臺灣田糧利弊疏」を上る
丁未	十二	五	一七二七	臺灣道夏之芳は歸附土蕃を安撫す
戊申	十三	六	一七二八	漢人の蕃境に偷越するの禁を發布す 山毛猪社蕃を討つ
己酉	十四	七	一七二九	
庚戌	十五	八	一七三〇	
辛亥	十六	九	一七三一	大甲西社等の蕃反し猖獗を極む
壬子	十七	十	一七三二	大甲西社等の蕃を討伐す
癸丑	十八	十一	一七三三	
甲寅	十九	十二	一七三四	臺灣道張嗣昌の建議により南北兩路の各熟蕃社に社學を設く
乙卯	二十	十三	一七三五	眉加臘社蕃を傳懲す
丙辰	元文元	乾隆元	一七三六	
丁巳	二	二	一七三七	巡臺御史白起圖等の奏疏により漢人の蕃婦を娶るを禁す 蕃人の丁口餉を輕減するの上諭あり
戊午	三	三	一七三八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明和元	二	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一七五三	一七五四	一七五五	一七五六	一七五七	一七五八	一七五九	一七六〇	一七六一	一七六二	一七六三	一七六四	一七六五	一七六六
					熟番をして髮を剃にし清俗に從はしむ 巡警御史楊景表北路地方の蕃界を巡察す								南北路理蕃同知を置く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四	五	寛保元	二	三	延享元	二	三	四	寛永元	二	三	寶曆元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一七三九	一七四〇	一七四一	一七四二	一七四三	一七四四	一七四五	一七四六	一七四七	一七四八	一七四九	一七五〇	一七五一	一七五二
民蕃地の交界に石を立て、越侵の弊を防ぐ					駐蹕の武員側を置き田園を開墾するを禁ず								更に石を民蕃地の交界に立て、越侵の弊を防ぐ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乙未	甲午	癸巳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安永元	八	七	六	五	四
四十五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一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一七八〇	一七七九	一七七八	一七七七	一七七六	一七七五	一七七四	一七七三	一七七二	一七七一	一七七〇	一七六九	一七六八	一七六七
									ベ子オウスキイ臺灣の北東部蕃地を探検す	黄教の亂に南部地方の熟蕃出力剿討に功あり		林漢生さいふ者蛤仔難蕃地に入墾せんとし蕃人の殺す所を爲る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六	五	四	三	二	寛政元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天明元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十四	五十三	五十二	五十一	五十	四十九	四十八	四十七	四十六
一七九四	一七九三	一七九二	一七九一	一七九〇	一七八九	一七八八	一七八七	一七八六	一七八五	一七八四	一七八三	一七八二	一七八一
				熟蕃に發贖埔地を給し又屯田を設定す		屯蕃制を施行す	林爽文の亂に各熟蕃力を清軍に致して功あり			浙閩總督宮綱は蕃界に於て開墾せる田園を清丈せんことを建議す			

己巳	六	十四	一八〇九	蛤仔難蕃地を版圖に歸入し噶瑪蘭を爲す
庚午	七	十五	一八一〇	
辛未	八	十六	一八一二	
壬申	九	十七	一八一三	噶瑪蘭に通判を設け一廳を置く 噶瑪蘭熟蕃の爲め加留餘埔の制を立つ
癸酉	十	十八	一八一四	漢人大に水沙連蕃地に估掠を企つ
甲戌	十一	十九	一八一五	
乙亥	十二	二十	一八一六	
丙子	十三	二十一	一八一七	水沙連蕃地を封鎖す
丁丑	十四	二十二	一八一八	
戊寅	文政元	二十三	一八一九	
己卯	二	二十四	一八二〇	
庚辰	三	二十五	一八二一	
辛巳	四	道光元	一八二二	
壬午	五	二	一八二三	

乙卯	七	六十	一七九五	
丙辰	八	嘉慶元	一七九六	吳沙といふ者蛤仔難蕃地に開墾を企つ
丁巳	九	二	一七九七	蛤仔難の開拓緒に就く
戊午	十	三	一七九八	
己未	十一	四	一七九九	
庚申	十二	五	一八〇〇	
辛酉	享和元	六	一八〇一	
壬戌	二	七	一八〇二	蛤仔難の五圍(今の宜蘭)を開き漢人の移殖多し
癸亥	三	八	一八〇三	
甲子	文化元	九	一八〇四	彰化地方の平埔蕃山を越に蛤仔難蕃地に入るものあり
乙丑	二	十	一八〇五	
丙寅	三	十一	一八〇六	海寇蔡牽の烏石港(噶瑪蘭)を犯さんせしき歸附蕃目力を郷勇に合 せて功あり
丁卯	四	十二	一八〇七	海寇朱浪の蘇澳を佔めんとするき歸附蕃目は義民と協同して之を斥退す
戊辰	五	十三	一八〇八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天保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一八二三	一八二四	一八二五	一八二六	一八二七	一八二八	一八二九	一八三〇	一八三一	一八三二	一八三三	一八三四	一八三五	一八三六
北路理番同知郭傳安埔里社蕃地を買査す	北路理番同知郭傳安は埔里社を開くの議を立つ 噶瑪蘭通判姚登大に民蕃を和睦す	分類械闘の餘波南庄蕃地に及びしを以て此地に於て開墾駁陸す				西部臺灣の平埔蕃は臺東に移殖を企つ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弘化元	二	三	四	嘉永元	二	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一八三七	一八三八	一八三九	一八四〇	一八四一	一八四二	一八四三	一八四四	一八四五	一八四六	一八四七	一八四八	一八四九	一八五〇
				復たび埔里社を開くの議有司に唱へらる					三たび埔里社を開くの議有司に唱へらる	浙閩總督劉韻珂は埔里社蕃地を開くの疏を上る			

辛亥	四	成豐元	一八五一	黃阿風といふ者宜蘭より芥菜の平原に至りて開墾を企つ
壬子	五		一八五二	
癸丑	六		一八五三	
甲寅	安政元		一八五四	
乙卯	二		一八五五	
丙辰	三		一八五六	
丁巳	四		一八五七	
戊午	五		一八五八	
己未	六		一八五九	
庚申	萬延元		一八六〇	プロシヤのエルベ號南部生蕃の攻撃に遇ひ之を撃破す
辛酉	文久元	十一	一八六一	
壬戌	二	同治元	一八六二	戴萬生の亂に北路の生蕃討剿に與りて力あり
癸亥	三		一八六三	スピンホーの臺灣人種誌成る
甲子	元治元	三	一八六四	

乙丑	慶應元	四	一八六五	英艦ドーブ號南嶼附近にて蕃人の襲撃に遇ふ
丙寅		五	一八六六	米船ロゲア號臺灣南岸に漂著しクアール社蕃に殺さる次で米國領事自ら蕃頭目と交渉し謝罪によりて事止む
丁卯	三	六	一八六七	英艦コモランド號及シルヴァヤ號南嶼附近の蕃人に襲はる
戊辰	明治元	七	一八六八	一英人南嶼蕃地を開拓し清政府之を中止す
己巳	二	八	一八六九	臺灣道黎兆棠は熟蕃の科試に應ずるを得るの特典を定む
庚午	三	九	一八七〇	琉球藩民臺灣東岸に漂著し牡丹社蕃に殺さる
辛未	四	十	一八七一	我が小田縣民卑南の海岸に漂著し劫掠に遇ふ
壬申	五	十一	一八七二	
癸酉	六	十二	一八七三	
甲戌	七	十三	一八七四	四月我國臺灣蕃地征討の軍を發し五月蕃地を攻克し九月蕃人投降し清國政府は我が征蕃の擧を是認し償金を致し我が軍凱旋す
乙亥	八	光緒元	一八七五	欽差大臣沈葆楨開山撫蕃の議を建つ
丙子	九	二	一八七六	南中北の三路より臺東に通ずる道路を開鑿し又蕃地に入るの禁を撤す
丁丑				鳳嶼蕃地に恒春縣を設け噶瑪蘭を宜蘭縣とし北路理蕃同知を中路撫民理蕃同知とし埔里社に南路理蕃同知を南路撫民理蕃同知とし卑南に移す
戊寅				撫蕃委員を設く
己卯				埔里社に熟蕃義塾二十六所、臺東に三十四所の蕃人義學、恒春に八所、鳳山に六所の義學を設く
庚辰				訓練社蕃を討つ
辛巳				埔里社に熟蕃義塾を設く
壬午				鳳山に六所の義學を設く
癸未				訓練社蕃を討つ
甲申				太魯閣蕃を討つ
乙酉				エドワード・ハウスの征臺紀事成る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巳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一八九〇	一八八九	一八八八	一八八七	一八八六	一八八五	一八八四	一八八三	一八八二	一八八一	一八八〇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一八七七	
臺北城内に善學堂を設く 恒春の下蕃社を討つ	臺東の下蕃社を討つ	大南澳蕃社及大料峽方面の蕃社を討つ 呂家望社を討つ	臺東の平埔蕃を討つ 大南澳蕃社蕃殺を肆にす	臺東の平埔蕃を討つ 巡撫劉銘傳は「奏臺灣生番歸化並開山招撫情形疏」を上る	臺東の平埔蕃を討つ 太魯閣蕃を管轄し大料峽及五指山方面北港方面の堂社を討つ ツォオ族のナマカマア社内に善學堂を設く	撫臺局を全島の蕃界に置く 監丁制を改めて隘勇制をなす 基隆通判を改めて北路撫民理番同知をす 東勢角方面の蕃社及風尺方面の蕃社を討つ	率老社を討つ					化番俚言成る	加禮宛熱蕃を討つ	紅頭嶼を調査す 奇密社を討つ

乙未	甲午	癸巳	壬辰	辛卯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一八九五	一八九四	一八九三	一八九二	一八九一
臺東の平埔蕃を討つ		ホーシイの臺灣に関する報文成る中に蕃情の記述あり	恒春の上蕃社を討つ アイロルの臺灣に関する論文成り中に土蕃の種族別に関する一節あり	

明治三十七年三月三日印刷

明治三十七年三月五日發行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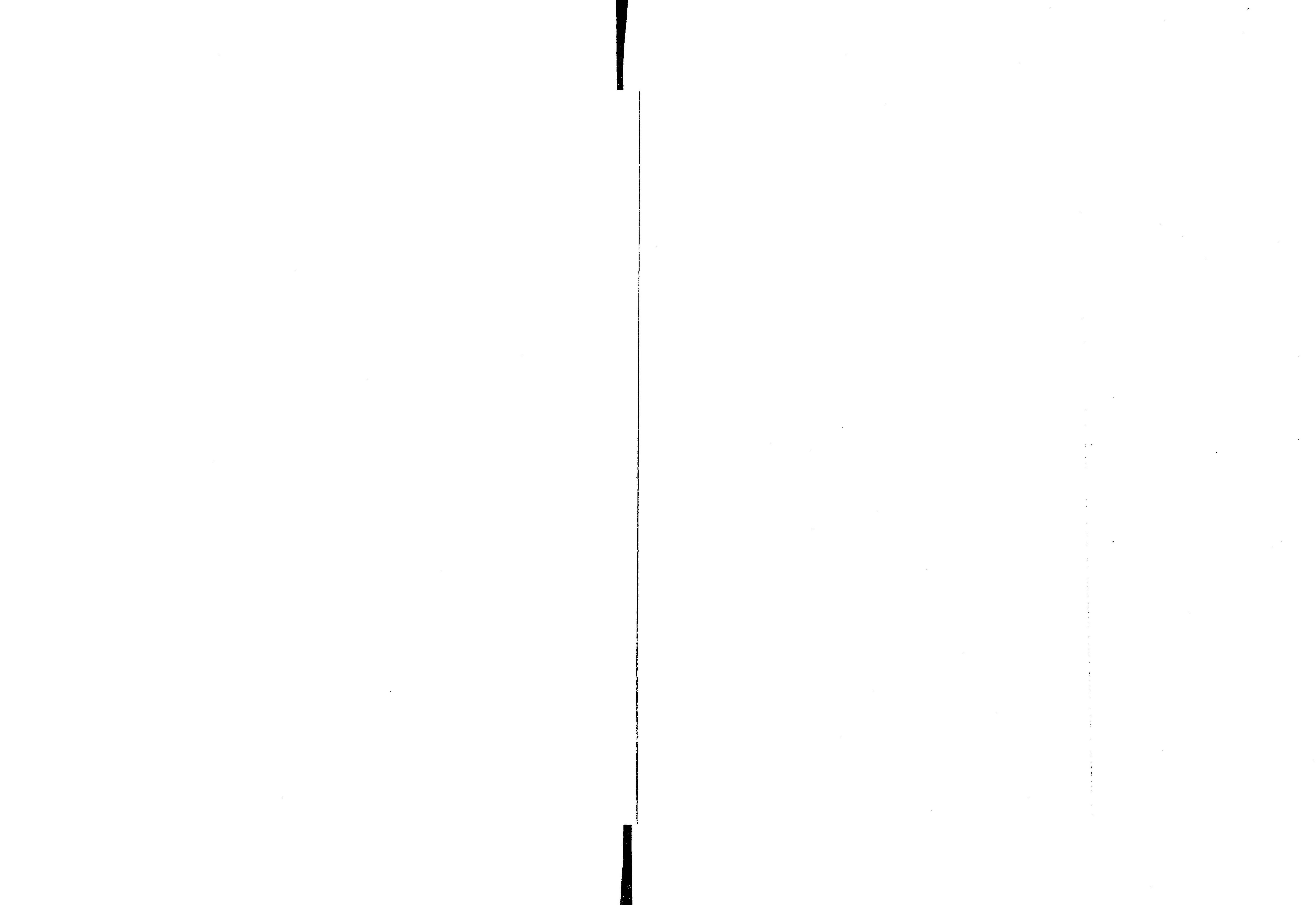
臺北城內西門街四十七番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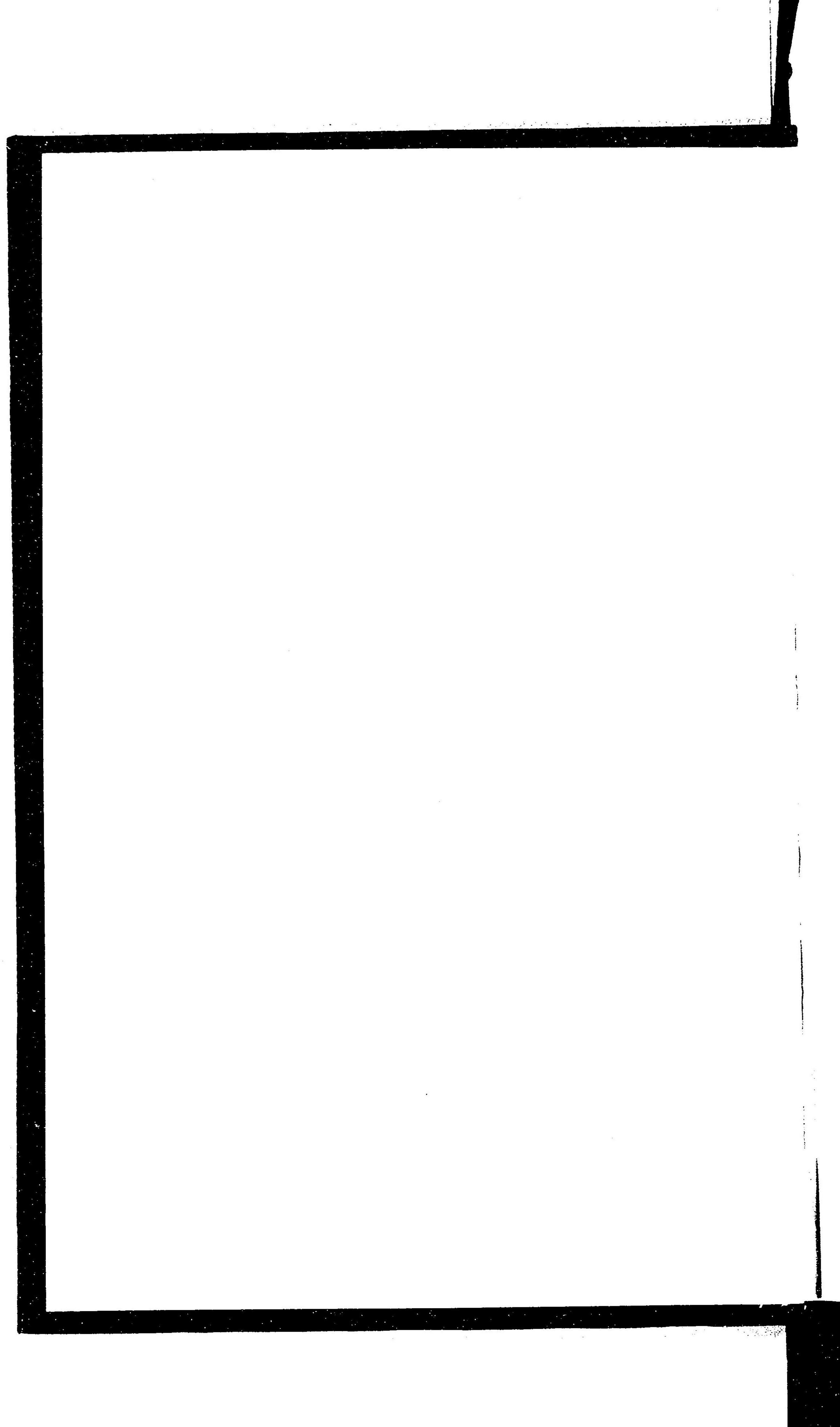
印刷人 宮 部 勘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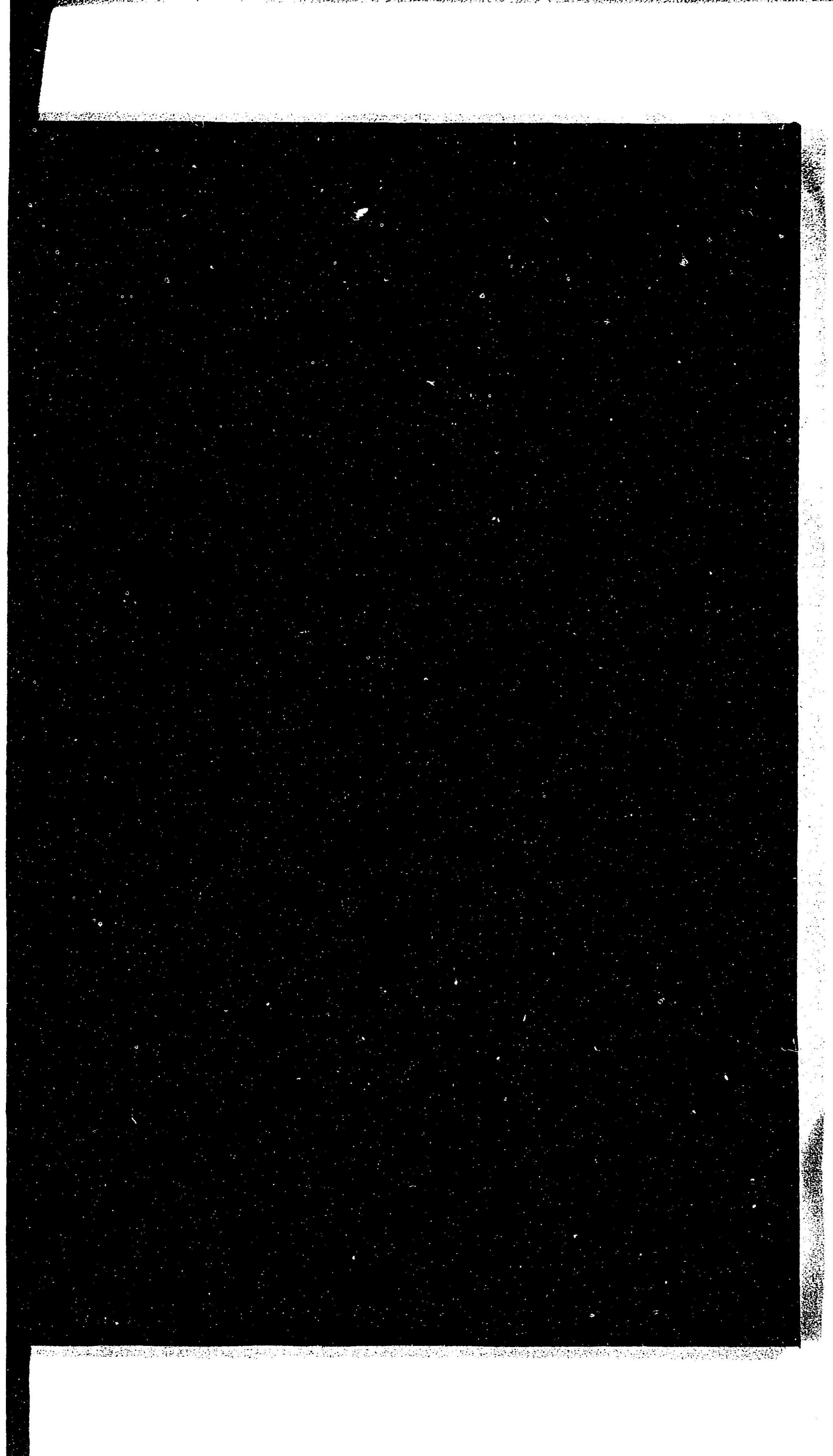
臺北城內西門街四十七番戶

印刷所 株式會社 臺灣日日新報社

IT2K42







028170-000-5

316.8224-Ta165t

台湾蕃政志

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産局

M37

BAA-0631



